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作品全集之

死亡约会

贵州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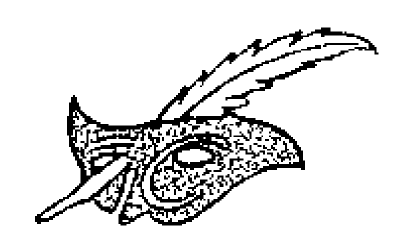


死 亡 约 会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郭 茜 郭 维 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版权登记号：图字22－1996－004号



死亡约会

APPOINTMENT WITH DEATH

原　　作：〔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译　　者：郭　西　郭　维
总 策 划：卢惠龙
责任编辑：陈继光
装帧策划：邹　刚　莫贵阳
版式设计：施德端
出版发行：贵州人民出版社
发行联系人：莫贵阳　邹　刚
社　　址：中国贵州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电　　话：(0851) 6828570
邮　　编：550004
经　　销：贵州省新华书店
印　　刷：贵州新华激光照排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字　　数：170千字
印　　张：7.875
印　　数：1－10000
版　　次：1998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7－221－04699－9/I·1033
定　　价：17.50元

第　一　部

第 一 章

“你的确清楚，必须得杀死她，对吧？”

这个问题飘浮出来，进入宁静的夜空中，似乎在那儿悬浮了一会儿，然后在黑暗中飘向死海。

赫尔克里·波洛手搁在窗钩上，呆了一会儿，然后，皱着眉头将窗子猛力关上，把有害的夜晚空气都关在了外面。赫尔克里·波洛从小受到的教育是：外面的空气最好是让它留在外面，而夜里的空气对健康尤为有害。

他拉好窗帘，走向床边，并对自己宽容地笑了笑。

“你的确清楚，必须得杀死她，对吧？”

对于赫尔克里·波洛——一个侦探——来说，在耶路撒冷的第一个晚上无意中听到的这句话，可真够不寻常的。

“绝对没错，不论我上哪儿，总会有什么事情令我联想到犯罪！”他自言自语道。

他还在微笑着，想起了曾听说过的，小说家安东尼·特罗洛普的一个故事。特罗洛普那会儿正乘船横渡大西洋，无意中听到同船的两位乘客，在讨论他的某部长篇连载小说刚刚登出的一节。

“棒极了！”其中一个人声称，“只是他应该除掉那个讨厌的老妇人。”

小说家笑容满面地对他们说：

“先生们，非常感谢！我这就去除掉她！”

赫尔克里·波洛不知道是什么引出了他刚刚无意中听到的那句话。合作写一部戏或一本书？可能吧。

他仍然微笑着，想到：“这句话可能会在某天被记起来，并赋予更邪恶的意义。”

现在回想起来，在那声音里有一种奇怪的、神经质的紧张——显示某种强烈的精神压力的颤抖。一个男人的声音，或者是一个男孩的……

赫尔克里·波洛关掉床头灯时，心中想到：“下次听到那个声音时，我应该能听出来……”

雷蒙德·博因顿和卡罗尔·博因顿胳膊肘放在窗台上，头靠着头，凝视着外面蓝色的夜空。雷蒙德紧张地重复了一遍他刚才说的话：“你的确清楚，必须得杀死她，对吧？”

卡罗尔·博因顿微微颤抖了一下，她声音低沉、嘶哑地说道：“太可怕了……”

“不会像现在这样更可怕！”

“我想不会……”

雷蒙德激动地说道："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不能……我们得做点什么……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卡罗尔再说话时，她的声音毫无说服力，连她自己也清楚这一点，"如果我们能想法逃走呢——？"

"我们做不到。"他的声音空洞、毫无希望，"卡罗尔，你知道我们做不到。"

女孩战栗了一下，"我知道，雷——我知道。"

他突然爆发出一阵短暂、痛苦的笑声。

"人们会说我们疯了——就连走出去都做不到——"

卡罗尔慢慢说道："可能我们——是疯了！"

"我敢说是这样的。是的，我敢说我们是疯了。不管怎样，我们很快就会……我想有些人会说我们已经疯了——在这儿冷静地计划着，蓄意要杀死我们自己的母亲。"

卡罗尔尖声说道："她不是我们的亲生母亲。"

"是的，没错。"

一阵沉默，然后，雷蒙德声音平静，就事论事地说道："你的确同意了，卡罗尔？"

卡罗尔嗓音平稳地答道："我想她是该死——是的……"

她突然情绪激动起来，"她是个疯子……我敢肯定她是个疯子……她——她要是正常，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折磨我们。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在说：'不能这样下去！'但情况一直如此！我们总在说：'某个时候她会死的。'——但她还没有死！我想她是不会死的，除非——"

雷蒙德平静地接下去："除非我们杀了她……"

"是的。"

她攥紧了搁在胸前窗台上的双拳。

她哥哥继续以冷静、就事论事的语调说下去，只有一点轻微的颤抖揭示了他内心深处的激动。

"你清楚为什么得由我们俩中的一个来干，对吧？伦诺克斯有纳丁需要照料，我们也不可能让吉尼卷进这件事中。"

卡罗尔打了一个冷颤。

"可怜的吉尼……我真担心……"

"我知道，情况已经相当糟了，对吧？所以，我们得赶紧动手——赶在她出事之前。"

卡罗尔突然站了起来，将搭在前额、有点散乱的栗色头发拢在脑后。

"雷，"她说道，"你真的觉得该这样做吗？"

他回答时语调也是尽量不带感情色彩，"没错，我想这就像杀死一条疯狗——某样为害世间，必须加以阻止的东西。这是唯一能阻止她的办法。"

卡罗尔喃喃道："但是他们——他们还是会把我们送上电椅的……我是说，我们无法说清她是怎么样一个人……听起来会很荒谬……你知道，在一定的程度上，这全是我们心中的感受！"

雷蒙德说："不会有人知道的，我已经有了一个计划。我把一切都想好了。我们会很安全的。"

卡罗尔突然将头转向他。

"雷——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你变了。发生什么事

情啦？……你是怎么会想到这一切的？"

"为什么你会觉得发生了什么事呢？"

他将头扭向一边，凝视着外面的夜空。

"因为，的确有事发生了……雷，是因为火车上的那个女孩吗？"

"不是，当然不是。怎么会呢？噢，卡罗尔，别胡说八道了。让我们回到……到……"

"回到你的计划上。你确信这是一个——好计划吗？"

"是的，我想是的……当然我们得等待合适的机会，然后——一切顺利的话——我们就自由了——我们所有的人。"

"自由？"卡罗尔轻叹了一声，她仰望群星，突然放声大哭起来，浑身上下颤抖不已。

"卡罗尔，怎么了？"

她断断续续地啜泣道："一切都这么可爱——夜色、蓝天、群星，如果我们能是其中一分子该多好……但愿我们能像其他人一样，而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这么古怪、扭曲、不正常。"

"但是我们会——正常的，只要她——死！"

"你确信如此？不会已经太晚了吧？我们会不会一直都像现在这样，古怪、与众不同？"

"不会，不会，不会。"

"我不知道——"

"卡罗尔，如果你不想——"

她将他伸过来安慰她的手臂推到一边。

“不，我和你站在一边——我绝对和你在一起。为了所有其他的人——尤其为了吉尼。我们必须拯救吉尼！”

雷蒙德沉默了一会儿。“那么——我们继续讨论？”

“是的！”

“好！我来告诉你我的计划……”

他低下头，凑近她的耳边。

第 二 章

医学硕士萨拉·金小姐，坐在耶路撒冷“所罗门”旅馆写字间的桌子旁，无聊地翻看着一些报纸和杂志。她双眉紧皱，看起来正陷入沉思之中。

从大厅走进房间的高个子中年法国男人观察了她有一会儿了，然后，慢慢走到桌子对面。当他们的视线相遇时，萨拉微微一笑，以示她认出了这个人。她记得在她旅行离开开罗，找不着搬运夫时，这个人曾过来帮忙，替她拎过一只箱子。

“你喜欢耶路撒冷吗？”在他们互致问候以后，杰勒德大夫问道。

“在某些意义上，这个城市怪可怕的，”萨拉说，随后又加了一句：“宗教非常古怪！”

这个法国人看起来觉得很有趣。

“我清楚你的意思。”他说的英语几近完美。“能够想象得出的，各种教派争吵、打斗。”

“还有他们建立的那些可怕的东西！”萨拉说。

“是的，没错。”

萨拉叹了口气。

“今天，他们把我从一个地方赶了出来，就因为我穿了一件无袖的衣服，”她懊恼地说。“显然，上帝虽然造了我的双臂，却不喜欢看到它们。”

杰勒德大夫笑了起来。过了一会儿，他说：“我想要点咖啡，你也来点吗？对了，你是——？”

“金。萨拉·金。”

“我是——请允许我……”他抽出一张名片。萨拉接过名片一看，又是高兴又是敬畏，一双眼睛都瞪圆了。

“西奥多·杰勒德大夫？噢！见到您真是令人太激动了。当然，我读过您所有的医学论文。您对于精神分裂症的看法，真是既可怕又有趣。”

“你读过我的论文？”杰勒德双眉上扬，困惑不解地问道。

萨拉不太自信地解释道：

“您知道——我自己也准备做医生。刚拿到医学硕士学位。”

“哦，明白了。”

杰勒德大夫要了咖啡，他们在休息室的一个角落里坐了下来。法国人对萨拉医学方面的成就，还不如对她从前额向后梳、如波浪般起伏的黑发和她形状优美、色泽红润的嘴

唇更感兴趣。看到她肃然起敬的样子,他不禁暗自好笑。

"你在这儿呆的时间长吗?"他试图寻找话题。

"就呆几天,然后我就去佩得拉。"

"啊哈!要是花时间不多的话,我也正考虑去看看呢。你知道,十四日我得回到巴黎。"

"我估计要花一个星期。两天去,在那儿玩上两天,然后两天回。"

"我早上得去趟旅行社,看他们能不能给安排一下。"

一群人走进休息室,坐了下来。萨拉颇感兴趣地看了他们一会儿,然后,压低声音说道:

"刚刚进来的那些人,你那天晚上在火车上注意到他们了吗?他们和我们同一天离开的开罗。"

杰勒德大夫戴上一枚单片眼镜,视线落在屋子对过的那群人身上。"那些美国人?"

萨拉点点头。

"是的。一家美国人。但是,我感觉是挺不寻常的一家人。"

"不寻常?怎么个不寻常法?"

"嗯,看看他们,尤其是那个老妇人。"

杰勒德大夫照办了。他敏锐的职业目光迅速地从一张脸扫到另一张脸上。

他首先注意到的是一个高个、瘦弱的男人,年龄大约三十岁,他看上去讨人喜欢但不健康,而且他的举止似乎带点奇怪的病态。然后,是两个漂亮的年轻人。那男孩的头型极像希腊人。"他也有毛病。"杰勒德大夫心中暗忖,"是的,绝

对是处于神经质的紧张状态。"那女孩显然是他妹妹，两人看起来非常相像，她也处于一种容易激动的状态。还有一个更年轻的女孩，金发像一圈光环一样笼罩在她的头顶上，双手一刻不停地撕扯着放在腿上的方巾。另外，还有一位妇女，年轻、冷静，深色的头发，肌肤有如凝脂一般，有一张极像圣母玛丽亚那样温和宁静的脸。她看上去可没有一丝紧张不安。然后是这群人的中心——"老天！"杰勒德大夫以法国人惯有的率直，嫌恶地想到，"这女人看上去可真够恐怖的！"衰老、鼓胀、臃肿，像一尊扭曲变形的老佛像，一动不动地坐在他们中间，宛如盘踞在网中央的一只硕大无朋的蜘蛛！

他对萨拉说："La maman[1]，她长得可不漂亮，呃？"说着还耸了耸肩。

"她身上有种相当——不祥的东西，你感觉到了吗？"萨拉问道。

杰勒德大夫又仔细端详了她一会儿，这次是以职业的眼光，而非审美的眼光。

"浮肿，心脏病。"他娴熟地加上一个个医学用语。

"哦，是的，这都没错！"萨拉对医学方面的判断不感兴趣。

"但是您没发觉他们对她的态度，有些古怪吗？"

"您认识他们？"

"他们姓博因顿。母亲、结了婚的儿子、儿媳、小儿子，还

① 法文，意为：那位妈妈。——译注。

有两个女儿。"

杰勒德大夫咕哝道："La famille Boynton[1] 看世界。"

"是的。但是，他们看世界的方式有点古怪。他们从不与其他任何人说话。那老妇人不开口的话，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敢做任何事！"

"她是母系氏族一家之主的典型。"杰勒德若有所思地说道。

"我倒觉得她更像一个不折不扣的暴君。"萨拉说。

杰勒德大夫耸耸肩，评论说美国妇女统治着整个地球——这是尽人皆知的事。

"是的，但不只如此。"萨拉坚持道，"她已经——噢，她已经把他们都彻底驯服了，都绝对受她控制。这简直——简直太可耻了！"

"女人权力太多真是糟糕。"杰勒德附和道，神情突然严肃起来，摇了摇头。

"女人很难不滥用权力。"

他偷偷瞥了萨拉一眼。她正看着博因顿一家——或者准确点应该说：正凝视着这一家的某一个成员。杰勒德大夫脸上露出法国人特有的那种心领神会的一笑。啊，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对吧？

他试探性地嘟哝了一句："你和他们说过话吧？"

"是的。至少与他们之中的一个人说过话。"

"那个年轻人——小儿子？"

---

① 法文，意为：博因顿家庭。——译注。

“对，在从坎塔拉来这儿的火车上。他站在过道里，我找他说过话。”

她对生活的态度可以说是毫无忸怩之处。她对人性感兴趣。生性虽不是很有耐心，但却非常友好。

“你怎么会想到找他说话的？”杰勒德问道。

萨拉耸耸肩。

“没什么不行的呀！我旅行时经常找人聊天。我对人感兴趣——对他们做什么、想什么，感受如何感兴趣。”

“也就是说，你把他们置于显微镜下观察。”

“我想你可以这么说。”女孩承认道。

“这一次你的印象如何呢？”

“嗯，”她犹豫了一下，“相当古怪。开始的时候，那男孩的脸一直红到了脖子根。”

“这很奇怪吗？”杰勒德干巴巴地问道。

萨拉笑了起来。

“你是说，他把我当成了不知羞耻地和他套近乎的妓女吗？哦，不是这么回事。我想他不是那样想的。男人总是能看出普通女人与妓女的不同之处的，对吧？”

她以坦率的目光征询杰勒德大夫的看法，后者点了点头。

“我有一种感觉，”萨拉说道，语调缓慢，眉头微皱，“他是……我该怎么说呢？既激动又恐慌。异乎寻常的激动，同时又是令人好笑的恐慌。现在你发现有些古怪之处了吧？因为我一向认为美国人特别沉着冷静。一个，比方说二十岁的美国男孩要比一个同样年龄的英国男孩的社会阅历丰富得

多，也能干得多。而这个男孩应该已经过了二十岁。”

“我得说，他大概有二十三四岁。”

“那么大了吗？”

“我想应该有。”

“是的……可能您是对的……只是，不知道怎么回事，他显得很小……”

“心智上不适应。‘幼儿’因素一直在起作用。”

“那么我是对的了？我是说，他身上的确有不太正常的地方？”

杰勒德大夫耸耸肩，对她一脸严肃的样子报之以一笑。

“我亲爱的年轻女士，我们中又有谁是完全正常呢？不过，我同意你的看法，是可能有某种精神疾病。”

“肯定是与那个可怕的老妇人有关。”

“你似乎非常讨厌她。”杰勒德大夫说道，同时好奇地看了看她。

“是的，她——噢，目光邪恶！”

杰勒德大夫嘀咕了一句：“在儿子被年轻迷人的女士吸引住的时候，很多母亲都会这样！”

萨拉不耐烦地耸耸肩。她感觉法国人都一样，成天想的都是性！但是，当然，作为一名心理学家，她的良心使她不能不承认，大多数现象背后都有性的因素在起作用。她的思绪把她带到了那条她所熟悉的心理学轨道上。

她突然从沉思中惊醒。雷蒙德·博因顿正穿过房间走向大厅中央的桌子，并在那儿挑了本杂志。在他往回走经过她身边时，她看着他说：“你们今天一直忙着到处观光吧？”

她是随便找了句话说，真正的目的，是想看雷蒙德会有什么反应。

雷蒙德放慢了脚步，脸一红，像一匹紧张的马一样倒退了一步，双眼恐慌地向他家庭的中心看去，他结结巴巴地说道："噢，噢，是的……啊，是的，当然。我……"

然后，突然就像被黄蜂给蜇了一下似的，他拿着杂志匆匆地回到了他的一家人当中。

那个古怪的、巨佛一般的雕像，伸出一只粗肿的手接过了杂志。但在她接杂志时，杰勒德大夫注意到，她的双眼一直盯着那男孩的脸。她咕哝了一句，但肯定不是道谢。然后，她稍微变换了一下头部的姿势，大夫发现她严厉的目光投向了萨拉。她面无表情，没人能看出这个老妇人心里在想着什么。

萨拉看了一眼手表，发出一声低呼。

"没想到已这么晚了。"她站了起来，"杰勒德大夫，真谢谢您请我喝咖啡。我得去写几封信了。"

他站了起来，和她握手并说道。

"希望我们还有机会再见面。"

"啊，是的！你也有可能去佩得拉吧？"

"我肯定会尽力争取的。"

萨拉冲他一笑，然后转身走了。她走出房间要从博因顿一家人身边经过。

杰勒德大夫一直注视着，他看到博因顿夫人的目光又落到了她儿子的脸上，他看到男孩的视线与她的视线相遇。在萨拉经过时，雷蒙德·博因顿微微侧了一下头——不是

转向她，而是转向相反的方向……这是一个缓慢的、不情不愿的动作，看上去像是老博因顿夫人扯动了一根看不见的绳。

萨拉·金也注意到了男孩有意避免看她。她还年轻，又不是圣贤，因而不由得感到恼怒。他们曾经在卧车晃荡的走道里，进行过非常友好的谈话。他们交换过关于埃及的看法，一起嘲笑过赶驴的男孩和街头兜售货物者滑稽可笑的语言。萨拉告诉他，曾有一个赶骆驼的人满怀希望、冒冒失失地和她搭腔："你，英国女士还是美国女士？"而她则回答："不是，中国人。"那个人迷惑不解、目瞪口呆的样子真是好笑极了。她感觉这个男孩一直像个可爱的热切的小学生——他的热切似乎都有点可悲。但是现在，没有任何原因，他却突然变得害羞、粗鲁——绝对是粗鲁无礼。

"我才不再为他自寻烦恼呢。"萨拉生气地想道。

萨拉虽然并不傲慢自负，但对自己的评价却也一直颇为不错，她知道自己对异性绝对具有吸引力，而她也绝不会甘受慢待。

她对这个男孩可能也有一点点过于友好了，这是因为，出于某种莫名的原因，她为他感到难过。

但是现在，很明显，他只不过是一个粗鲁、傲慢、无礼的美国年轻人！

萨拉·金并没有如她所说的写信。她在梳妆台前坐了下来，把头发从前额梳到脑后。看着镜子里一双困恼的栗色眼睛，她开始思考自己的生活。

她刚刚经历了一段痛苦的感情危机，一个月前，她解除

了与一位比她大四岁左右的年轻医生的婚约。他们都被对方所吸引，但他们的性情太像了，两个人意见不合，发生争吵都是常事。萨拉个性很强，不能容忍对方心安理得地实行独裁。和许多充满生气的妇女一样，萨拉相信她自己，崇尚力量。她一直告诉自己：她希望被驾驭。但当她真的找到一个能驾驭她的人时，她发现自己一点都不喜欢这种感觉。解除婚约让她很是伤心了一阵子，但她还算清醒，知道仅靠两性相吸引并不足以维系一生的幸福。她是特意给自己放这次大假的——一次有趣的国外假期，以便能在认真地重新投人工作之前忘掉过去。

萨拉的思绪从过去回到了现在。

"我不知道，"她想到，"杰勒德大夫是否愿意与我谈论他的工作。真是了不起的工作。要是他能认真点对待我就好了……还是有可能的——如果他来佩得拉的话……"

然后，她又想到了那个奇怪的、粗鲁无礼的年轻美国人。

她毫不怀疑是因为他的家人在场，他才会作出那么古怪的反应的，但是，她仍然有点蔑视他。像那样完全置于家人的控制之下，真是太荒唐可笑了，尤其是对于一个男人来说！

但是……

一种怪异的感觉突然震动了她。当然，这一切本身就有些古怪，不是吗？

她突然大声说道："这个男孩需要拯救！我一定要想办法救他！"

第 三 章

萨拉离开休息室后，杰勒德大夫在原地又呆了几分钟，然后他慢慢走到桌子边，挑了一本最新发行的《Le Matin》①，拿着它慢慢踱到离博因顿一家几码远处坐了下来。他的好奇心被激起来了。

刚开始的时候，他还因为那个英国女孩对这个美国家庭所表现出的兴趣而感到好笑，并狡猾地断定，这种兴趣是由于对某一个家庭成员的兴趣所引起的。但是现在，这家人身上某种异乎寻常的东西唤醒了他更深层次的不带任何偏见的兴趣——科学家的兴趣。他已经意识到：这儿有点什么东西是绝对值得进行心理学研究的。

借着报纸的掩护，他非常仔细地打量着他们。首先是引

① 法文，意为：早晨。——译注。

起那位迷人的英国女郎极大兴趣的男孩。是的，杰勒德想到，他的个性绝对吸引她。萨拉·金拥有力量——她情绪稳定、冷静睿智，意志坚定。按杰勒德大夫的判断，这个年轻人敏感、感悟能力强、缺乏自信、极易接受他人的暗示。他以一个医生的眼光注意到一个明显的事实：这个男孩目前正处于神经高度紧张的状态。杰勒德大夫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他感到很困惑：这年轻人看来健康状况良好，理应享受旅行之乐，为什么会处于这样一种状态，以至于濒临神经崩溃的边缘呢？

医生将注意力又转到这一家的其他成员身上。栗色头发的女孩显然是雷蒙德的妹妹，他们俩属于同一血统，都是小骨架、体形优美、颇有贵族气质，他们有同样纤瘦优雅的手和同样线条清晰的下颚，连修长优雅的脖子的姿态都相同。而且这个女孩也神经紧张……她有一些无意识的神经质的小动作，眼圈很黑，眼睛却很明亮。说话时她速度很快，有一点上气不接下气。她处处戒备，时时警觉，所以无法放松。

"她也害怕，"杰勒德大夫断定，"是的，她感到害怕！"

他听到一鳞半爪的对话——非常普通、正常的对话。

"我们可以去所罗门的马厩看看吧？""母亲会不会吃不消？""早上去哭泣墙呢？""神殿，当然很好。他们把它叫作奥玛清真寺，不知道为什么？""当然是因为它被建成了一座穆斯林清真寺啦，伦诺克斯。"

这是游客间很平常的对话。但是，不知怎么回事，杰勒德大夫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他坚信偷听到的这些一星半点

的对话都非常不真实。它们是一张面具，遮住了其下汹涌起伏的某些东西，某些深藏的难以揣摩的东西，无法用言语表达……他再次在《Le Matin》的掩护下偷瞥了一眼。

伦诺克斯？是那个老大。在他身上能发现同一家族的相似之处，但也有不同的一面。伦诺克斯并没有那么紧张。杰勒德大夫断定他的性情不那么容易神经紧张。但就连他也有一些怪异之处。在他身上没有另外两个人那种肌肉紧张的迹象。他坐在那儿，相当放松，柔软无力。奇怪的是，回想记忆中，在医院病房里他见过这种坐姿的病人时，杰勒德想到的却是：

“他已经筋疲力竭了——是的，因为承受过太多痛苦而筋疲力竭。那种眼神——一头受伤的狗或一匹受伤的马才有的眼神——像动物一样默默无言地忍受……真是古怪……身体似乎没有任何毛病……但是，毫无疑问最近他刚刚经历了很多痛苦——心灵上的痛苦。现在，他已不再感到痛苦了，只是木然地忍耐。我觉得他在等待着打击的降临……什么样的打击呢？是我自己幻想出的这一切吗？不，这个男人肯定是有所期待的，他在等待着末日的到来。癌症患者就是这样躺在病床上等待着死神的降临，很高兴镇痛药能使痛苦稍微减轻一点。”

伦诺克斯·博因顿站了起来，拾起老太太掉在地上的毛线团。

“给您，母亲。”

“谢谢。”

她在织什么呢？这个雕像一般面无表情的老妇人？某

种厚实粗糙的东西。"给救济院里的人织的手套!"杰勒德突然想到,并为自己丰富的想象力感到好笑。

他的注意力转移到这一家最年轻的成员——那个金发女孩的身上,她年约十九岁,和很多红发女性一样,皮肤细腻光洁。她的脸虽然太瘦,但依然很美。她坐在那儿,独自微笑着——向空气中看不见的东西微笑。那笑有点奇妙,它离耶路撒冷和所罗门旅馆都很遥远……它让杰勒德大夫想起了点什么……就在这时,像有一道闪电照亮了他的脑海,那是雅典阿克罗波利斯的少女们轻启朱唇时露出的那种奇异的、不染尘埃的笑——遥远、可爱、有一点远离尘嚣的味道……那笑容的魔力和她优雅沉静的样子让他感受心灵受到了冲击。

就在这时,他颇感震惊地注意到了她的手。桌子旁坐在她周围的家人看不见,但从他坐的地方,他能看得清清楚楚:她的双手放在膝上,正在撕着、扯着,将一块精美的方巾撕成小碎片。

他突然感到恐慌、震惊。那遥远漠然的微笑,那平静的身躯,还有那忙着破坏的双手……

第 四 章

一阵缓慢的、哮喘病人的咳嗽声——然后，忙着编织的那个臃肿的老妇人发话了：

“吉尼弗拉，你累了。你最好上床休息。”

那女孩一惊，手指停止了机械式的撕扯运动。“我不累，母亲。”

杰勒德颇为欣赏地注意到她的声音有如音乐，能使最平淡无奇的话也富于魅力，如吟诵般甜美。

“不，你累了，我很清楚。我觉得明天你不能出去玩了。”

“噢，我要去，我身体很好。”

她母亲以粗重沙哑——简直刺耳——的声音说道：“不，你身体不好。你会病的。”

“我不会，我不会。”

女孩开始浑身剧烈地颤抖。

一个温柔、平静的声音说道："我陪你上去，吉尼。"一位娴静的年轻妇女站了起来，她灰色的大眼睛若有所思，黑发利落地盘在脑后。

老博因顿夫人说道："不，让她自己上去。"

女孩哭叫道："我要纳丁陪着我。"

"我当然陪着你。"年轻妇女向前走了一步。

老妇人说道："这孩子愿意一个人走——是吗，吉尼？"

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吉尼弗拉·博因顿突然声音单调乏味地开了口：

"是的，我愿意一个人走。谢谢你，纳丁。"

她缓缓离去，高挑瘦削的身影移动起来，有一种惊人的优雅。

杰勒德大夫放低报纸，恣意地仔细打量了一下老博因顿夫人。她从背后望着女儿，胖脸上的皱纹挤成一堆，展现出一种怪异的笑。这笑与前不久刚刚改变了那女孩面容的、可爱的、空灵的微笑竟隐约有几分相似之处。

然后，老妇人的目光转向了纳丁。后者刚刚重新坐下，她抬起头，与她婆婆对视着，脸上表情镇定自若。老妇人则是目光恶毒。

杰勒德大夫心想："这老暴君真是荒谬可笑！"

就在这时，老妇人的目光突然一下子落在了他身上，他猛吸了一口气。那是一双似乎暗藏着什么的黑色小眼睛。从里面传递出一种力量，一种确定无疑的力量，一股邪恶之波。杰勒德大夫对性格产生的力量颇有了解，他意识到这一切绝不是一个被惯坏了的、暴君似的病人耽溺于一些卑鄙

的怪念头。这老妇人无疑就是力量的化身。在她恶毒目光的逼视下，他似乎感受到了响尾蛇的威力。不错，老博因顿夫人可能是上了年纪、身体虚弱、疾病缠身，但她却绝非软弱无力，这个老妇人清楚知道力量的意义，行使了一辈子的权力，而且从未怀疑过自己的力量。杰勒德大夫遇到过一个与老虎一起进行非常危险、非常壮观的表演的女人。曾潜行于丛林间的森林之王，在驯虎者的指挥下爬到它们的位置上，进行着有辱身份的表演。它们的眼睛和低沉的咆哮声诉说着它们的仇恨——深切、狂热的仇恨，但是，它们屈服了，畏缩了。驯虎者——一位年轻、傲慢、皮肤微黑的美人——她的神态却和这个老妇人的，一模一样。

"Une dompteuse。[①]"杰勒德大夫自言自语道。

他现在明白了，貌似无害的家庭谈话下的潜流是什么，那是仇恨——黑色的仇恨漩流。

他心想："多数人会认为我太富于幻想、滑稽可笑。这个再普通不过的、和睦的美国家庭在巴勒斯坦观光，我却在它周围编造了一个有关妖术的故事！"

然后，他颇感兴趣地看着那位叫纳丁的娴静的少妇。她左手戴着结婚戒指。就在他注视她的时候，发现她迅速看了一眼四肢舒散，一头金发的伦诺克斯。这一瞥却暴露了她的心事，杰勒德从而得知……这两个人是夫妻。但是，这一瞥像母亲而不像妻子，这是一个真正的母亲才会有的、卫护、忧虑的一瞥。他又知道了一些新的东西。他知道这一群人

① 法文，意为：一名驯兽员。——译注。

里只有纳丁·博因顿没有受到她婆婆符咒的控制。她可能讨厌这个老妇人，但她并不怕她，老妇人的力量对她没有起作用。

她不快乐，非常为她的丈夫担心，但她是自由的。

杰勒德大夫自言自语道："这一切真有意思！"

第 五 章

在这黑暗的幻想世界中吹进了一股平庸的微风，倒也颇为好玩。

一个男人走进休息间，看见了博因顿一家，立刻向他们走去。这是一个讨人喜欢的普通的中年美国人。他衣着严谨，长脸上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说话慢慢悠悠，声音悦耳，只是有点单调乏味：

“我到处在找你们。”他说道。

他小心翼翼地与每一个家庭成员握手。“您感觉怎么样，博因顿夫人？旅行没有太劳累吧？”

老太太喘着气，以几近和蔼亲切的态度回答道：“没有，谢谢。我的身体一向不好，你知道的……”

“啊，当然，太糟了——太糟了。”

“但是，肯定也没有变得更糟。”

博因顿夫人慢慢露出爬行动物那样阴沉的一笑，加上一句：

"纳丁在这儿照顾我呢，是吧，纳丁？"

"我尽我所能。"她的声音里听不出任何感情。

"啊，我相信你肯定是这样做的！"陌生人热情地说道。"呃，伦诺克斯，你觉得大卫王之城怎么样？"

"哦，不知道。"

伦诺克斯淡漠地说道——显得毫无兴趣。

"你是觉得有点失望，对吧？我得承认开始的时候，我也有这种感觉。你大概还没到处参观吧？"

卡罗尔·博因顿接嘴道："因为母亲的缘故，我们不能逛太久。"

老博因顿夫人解释道："我一天最多能逛两个小时。"

陌生人热切地说："我觉得您能做到这样已经很不错了，博因顿夫人。"

老博因顿夫人喘息着，慢慢抿嘴一笑，在她的笑容中简直有点幸灾乐祸，得意洋洋的味道。

"我从不屈服于我的身体！精神才是最重要的！是的，精神……"

她的话音渐渐消逝，杰勒德看见雷蒙德·博因顿神经质地一颤。

"你去过哭墙了吗，科普先生？"他问道。

"啊，是的，那是我来这儿后，最早参观的几个地方之一。我希望再用两天的时间，好好地游一游耶路撒冷。我现在正让库克旅行社的人给我弄一份旅行路线图来，这样我

就能好好地游览一下圣地——伯利恒、拿撒勒、太巴列、加利利海。这一定会非常有趣。然后还有杰拉什，那儿有些有趣的古罗马废墟。此外，我还很想看一看玫瑰红城佩得拉，我相信那是一个非常奇特的自然景观，离大路也不远。不过，来回一趟也还是得花大半个星期。”

卡罗尔说：“我真想去，听起来妙极了。”

“啊，我认为这是绝对值得一游的——是的，绝对值得一游！”科普先生顿了一下，有点迟疑地瞥了老博因顿夫人一眼。再说话时，正在凝神细听的法国人，发现他的口气很不确定。

“我不知道你们中有没有人能和我一起去？自然啰，我知道您是受不了的，博因顿夫人。您的一些家人自然会留下来陪您，但是如果你们愿意‘兵分两路’……”

他停了下来。杰勒德听得见老博因顿夫人编织针碰触的声音。然后她说道：

“我想我们不愿意分开。我们是非常依恋家庭的一群人。”她抬起头来。“嗯，孩子们，你们说呢？”

她的声音听起来有点怪异。孩子们的回答非常迅速。“不，母亲。”“噢，不。”“不，当然不。”

老博因顿夫人脸上露出她那特有的古怪笑容，说道：“你看——他们不愿意离开我。你呢，纳丁？你没说话。”

“不，谢谢您，母亲。伦诺克斯不去，我也不去。”

老博因顿夫人慢慢将头扭向她的儿子。

“呃，伦诺克斯，怎么样？你干吗不和纳丁一起去呢？她好像想去。”

他一惊，抬起头来。“我，嗯，不。我，我想我们最好都呆在一起。”

科普先生礼貌地说道：“啊，你们真是很亲密的一家人。”但是，他的礼貌听起来似乎有点空洞，而且有点言不由衷。

“我们总是守在一起。”老博因顿夫人说。她开始卷起她的毛线团。“对了，雷蒙德，刚才和你说话的那个女孩是谁？”

雷蒙德神经质地一惊，满脸通红，随即又变得煞白。

“我，我不知道她的名字。她——她那天晚上和我们坐同一趟火车。”

老博因顿夫人开始慢慢地从椅子中挣扎着想站起来。

“我不想我们和她打什么交道！”她说。

纳丁站起来，帮助老妇人挣扎着站起，她表现出的职业性灵巧，引起了杰勒德的注意。

“睡觉时间到了。”老博因顿夫人说道。“晚安，科普先生。”

“晚安，博因顿夫人。晚安，伦诺克斯夫人。”

他们走了——像一个小型的游行队伍。似乎这家人中的年轻成员，没有一个想到过要多呆一会儿。

科普先生给晾在那儿。他注视着他们离去，脸上的表情很奇怪。

杰勒德大夫的经验告诉他，美国人是一个天性友好的民族。他们不像旅行中的英国人那样觉得不自在、好猜疑。对于一个像杰勒德大夫这样能干的人来说，想法结识科普先生，简直易如反掌。这个美国人现在正孤身一人，而且，和

他们民族中的大多数人一样，他天性友好。

杰勒德大夫的名片又旗开得胜，杰斐逊·科普先生读着上面的名字，完全给震住了。

“啊，杰勒德大夫。前不久您还去过美国吧？”

“去年秋天。我在哈佛讲课。”

“没错。杰勒德大夫，您是您这一行里的佼佼者，在巴黎，您在您的专业领域里相当有权威。”

“我亲爱的先生，您真是太过奖了！我抗议。”

“不，不，这真是幸会。事实上，就在现在，耶路撒冷这儿有好几位大名鼎鼎的人物呢！有您，有韦尔登勋爵，还有金融家加布里埃尔·斯坦鲍姆爵士和老牌英国考古学家曼德斯·斯通爵士。再还有英国政界赫赫有名的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此外，还有著名的比利时侦探赫尔克里·波洛。”

“小个子赫尔克里·波洛？他也在这儿？”

“我在本地报纸上看到了他的名字，说他刚刚到了这儿。我感觉，似乎全世界的名人现在都来到了所罗门旅馆。这倒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旅馆，布置得很有品味。”

很显然，杰斐逊·科普先生现在感觉很惬意。只要杰勒德大夫愿意，他可以魅力无穷。不久，这两个男人就去了酒吧。

喝过两杯姜汁威士忌后，杰勒德大夫说道：“刚才和你谈话的那家人，是典型的美国家庭吗？”

杰斐逊·科普先生沉思着，抿了一口酒，然后说道：“嗯，不是，我觉得不太典型。”

“不太典型吗？我感觉像是非常和睦的一家人。”

科普先生慢慢说道:"你是说,好像一家人都在围着那老太太转?这绝对没错。你知道,她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老太太。"

"真的?"

科普先生并不需要多少鼓励,像这样轻轻一句就足以使他打开话匣子了。

"杰勒德大夫,我不怕告诉您,我最近心里老是念着这一家,老是想着他们。恕我冒昧,跟您谈谈这件事也能让我感觉舒服点。当然,这得看您,会不会觉得厌烦啦。"

杰勒德大夫声称一点都不厌烦。于是,杰斐逊·科普先生缓缓道来,他那讨人喜欢、刮得干干净净的脸上,因为感到困惑而出现了一些皱纹。

"我对您直说了吧,我有那么点担心。你知道,博因顿夫人是我的一位老朋友。我说的不是老博因顿夫人,是年轻的那位,伦诺克斯·博因顿夫人。"

"啊,是的,那位非常迷人的黑发年轻女士。"

"没错,那是纳丁。杰勒德大夫,纳丁·博因顿十分可爱。她结婚前我就认识她。那会儿她在医院里,正受训要成为一名护士,然后她去度假,与博因顿一家呆在一起,她嫁给了伦诺克斯。"

"是吗?"

杰斐逊·科普先生又抿了一小口姜汁威士忌,接着说道:

"杰勒德大夫,我想跟您谈谈博因顿的一家。"

"呵,请说。我洗耳恭听!"

"喏，你知道，已故的埃尔默·博因顿是一位极有魅力的知名人物，他结过两次婚。他第一任妻子去世时，卡罗尔和雷蒙德都还只是蹒跚学步的婴儿。据说，第二位夫人跟他结婚时，虽然已经不太年轻，长得却还不错。看看她现在的样子，很难想到她曾是一个美人。不过我这是从消息绝对可靠的人士那儿听说的。不管怎么样，她丈夫非常疼爱她，什么事都听从她的意见。他去世前几年身体很虚弱，她实际上已控制了一切。她很能干，很有经济头脑，也很尽心尽责。埃尔默去世后，她全副身心都放在这几个孩子身上。她自己也有一个孩子，吉尼弗拉。那是个漂亮的红发女孩，就是有点娇弱。啊，就像我刚才说的，老博因顿夫人完全献身于她的家庭。他们跟世人毫无来往。我不知道您是怎么想的，杰勒德大夫，但我觉得这样做并不见得很明智。"

"我同意你的看法。这对智力的发育非常不利。"

"是的，我想说的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老博因顿夫人庇护这些孩子，使他们避免受到外界伤害，也从不让他们与外界有任何接触，结果呢？他们长大以后——我该怎么说呢？——都有点神经质。他们容易激动、紧张，您知道我的意思吧？他们不会和陌生人交朋友。这样不好，真的！"

"非常不好。"

"毫无疑问，老博因顿夫人的动机是好的，只是她过于溺爱孩子们了。"

"他们都住在家里吗？"大夫问道。

"是的。"

"两个儿子都没有工作？"

"啊，没有。埃尔默·博因顿很有钱。他把所有的钱都留给了老博因顿夫人，供她终生使用——当然，大家都明白，这算是给全家照管的。"

"这么一来，他们在经济上都得依赖她啰？"

"是这样的。她也一直鼓励他们住在家里、不要出去找工作。嗯，可能这也没错。他们有很多钱，不需要做事。但我总觉得，不管怎么样，工作对于男人来说是一种很好的滋补品。另外，还有一样——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有任何爱好。他们不打高尔夫，不参加乡村俱乐部，不出去跳舞，也不与其他年轻人一起做任何事。他们住在偏僻的乡下一座像兵营一样的房子里，方圆几英里内都没有人烟。我跟您说，杰勒德大夫，我认为这样很不好。"

"我同意你的看法。"

"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有最起码的社会意识，完全缺乏团体精神。他们家庭成员之间，可能关系很亲密，但他们就圈在自己的小圈子里了。"

"他们中从来没有人想要自己发展吗？"

"没听说过，他们就只坐在一起。"

"你认为是他们自己的错，还是老博因顿夫人该对此负责呢？"

杰斐逊·科普不自在地扭动了一下身体。

"嗯，在一定意义上，我觉得她多少有些责任。这是她教育方法有问题。但是，年轻人成长以后，应该自己主动脱离管束。男孩不应该一直拴在母亲的腰带上，他应该自己选择独立之道。"

杰勒德大夫若有所思地说道:“有时可能做不到。”

“怎么做不到?”

“科普先生,有一些方法可以阻止树木的生长。”

科普瞪大了眼睛。“他们的身体都很棒,杰勒德大夫。”

“心灵和身体一样也可能受到压抑、扭曲,不再成长。”

“他们都很聪明呀?”

杰斐逊·科普又接着说:“不,杰勒德大夫,相信我的没错,男人应该用自己的双手掌握自己的命运。有自尊的男人应该自谋生计,做出一番事业。他不应该只是袖手闲坐。女人不应该尊重这样的男人。”

杰勒德好奇地打量了他一两分钟,然后说道:“我想,你是在说伦诺克斯·博因顿先生吧?”

“嗯,是的,我谈到的正是伦诺克斯。雷蒙德还只不过是个孩子,但伦诺克斯已经差不多三十岁了。到了他该有所表现的时候了。”

“他妻子的生活可能也挺不容易的。”

“当然不容易!纳丁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孩子,我对她的仰慕之情难以言表。她从未发过一句怨言,但她不快乐。杰勒德大夫,您简直无法想象她是多么的不快乐!”

杰勒德点了点头。

“是的,我想情况很有可能就是这样的。”

“我不知道您是怎么想的,杰勒德大夫,但是我认为女人的忍耐应该是有限度的!要是我是纳丁,我会直接和年轻的伦诺克斯摊牌。要么他开始新的生活,否则的话……”

“否则的话,你认为,她应该离开他?”

“她有她自己的生活，杰勒德大夫。如果伦诺克斯不能给予她应有的重视——嗯，有别的男人会的。”

“譬如说——你自己？”

美国人的脸一下子红了，随即，他直率而威严地直视着对方。

“是这样的，”他说道。“我并不因为我对那位女士的感情而感到惭愧。我尊敬她，深深为她所吸引。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她能快乐。如果她和伦诺克斯在一起能够快乐，我会立刻放弃任何行动，自动从她的生活中消失。”

“但现实情况呢？”

“现实并非如此，所以，我才会在这儿等待机会。只要她需要我，我总在这儿。”

“你真是 parfait gentil[1] 骑士。”杰勒德喃喃说道。

“什么？我没听清。”

“亲爱的先生，现在只有美国才有骑士精神！你不求回报，只要能为心中的女士效力，就感到满足，这真是太令人钦佩了！你究竟想为她做什么呢？”

“我希望，在她需要我的时候，我总是在她身边，随时都能施以援手。”

“恕我冒昧，老博因顿夫人对你是什么态度呢？”

杰斐逊·科普慢慢说道：“我对那老太太，从来都摸不太透。我刚才说过的，她不喜欢与外界有什么接触，但她一直对我青眼有加，总是和善亲切，挺像把我当成了这个家庭

---

① 法文，意为：完善而高贵的。——译注。

的一员似的。"

"事实上,她是赞同你和伦诺克斯夫人之间的友谊啰?"

"是的。"

杰勒德大夫耸耸肩。

"这可有点古怪呀!"

杰斐逊·科普冷冷地说道:"我可以向您保证,杰勒德大夫,这份友谊绝对是高尚的,是纯柏拉图式的!"

"我亲爱的先生,我绝对相信这一点。但是,我重复一下,就老博因顿夫人而言,她会鼓励这份友谊的存在,你不觉得有点古怪吗?你知道,科普先生,我对老博因顿夫人感兴趣,非常的感兴趣。"

"她的确是一位出众的女性。她性格刚强——这是非常突出的一个特点。我说过的,埃尔默·博因顿绝对信赖她的判断。"

"真是非常信赖,以至于他会让他的孩子们在经济上完全任由她摆布。在我们国家,科普先生,这是法律所不允许的。"

科普先生站了起来。"在美国,"他说道,"我们信奉绝对自由。"

杰勒德大夫也站了起来,丝毫不为这句话所动。在此之前,他曾听很多不同国籍的人说过这种话。相当多的人都有一种错觉,以为自由是自己民族所拥有的特权。

杰勒德大夫还不至于那么不明智,他知道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个人都不可能是绝对自由的。不过他也知道,不自由的程度各有不同。

他若有所思而又兴趣盎然地走回客房。

第六章

萨拉·金站在哈拉麦什——谢里夫神庙的境域里，背对“巨石之巅”，耳中回响着喷泉的飞溅之声。一小群游客从旁边经过，并没有破坏静谧、安宁的、古老的东方气氛。

萨拉感到很奇怪，竟然会有一个叫杰布赛特的人，将这块满是岩石的山顶改造成打谷场，而大卫王竟然又会用六百块金币把它买下来并建成一块圣地。现在，这儿能听到来自各国的观光者不同语言的大声喧哗声。

她转过身来，看着建在原圣祠之上的清真寺，不知道当时所罗门的庙，看起来会不会有现在的一半漂亮。

随着一阵踢踏的脚步声，一小群人从清真寺里走了出来。是由一位口若悬河的通译陪伴着的博因顿一家。老博因顿夫人由伦诺克斯和雷蒙德搀扶着，走在他俩中间，纳丁和科普先生跟在后面，卡罗尔走在最后。就在他们要离开的

时候，卡罗尔看见了萨拉。

她犹豫了一下，然后突然下定决心，转过身来，快捷而又悄无声息地跑过庭院。

"对不起，"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我必须……我……我觉得我必须和你说几句话。"

"什么事？"萨拉问道。

卡罗尔浑身剧烈地颤抖，脸色煞白。

"是关于——我哥哥的事。你——你昨天夜里和他说话时，一定觉得他非常粗鲁，但他并不想那样——他——他没有办法。噢，请你一定要相信我。"

萨拉觉得整个场面非常滑稽。她的骄傲和高雅的品味都受到了侮辱。为什么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孩要突然跑过来，替她粗鲁无礼的哥哥进行一番滑稽可笑的道歉呢？

一句现成的回答差点脱口而出——就在这时，她的情绪突然变了。

这儿有些东西很不寻常。这个女孩是绝对认真的。使萨拉选择了医生这个职业的内在因素，对女孩的需求起了反应。她凭直觉知道了有严重不对头的地方。

她以鼓励的口气说道："告诉我，是怎么回事？"

"他在火车上跟你说过话，对吧？"卡罗尔开口说道。

萨拉点点头，"是的，至少，我跟他说过话。"

"噢，当然，会是那样的。但是，你知道，昨天夜里，雷害怕……"

她猛然停住了。

"害怕？"

卡罗尔苍白的脸涨得通红。

“哦，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可笑——很疯狂。你知道，我母亲——她，她身体不好，不喜欢我们在外面交朋友。但是——但是我知道，雷想——想和你交朋友。”

萨拉感到颇为有趣。她还没来得及说话，卡罗尔又接着说了下去：“我，我知道我所说的听起来很傻，但是我们是——相当古怪的一个家庭。”她迅速向四周看了看，脸上满是恐惧之色。

“我，我不能再呆了，”她咕哝道。“他们可能在找我了。”

萨拉下了决心：

“如果你愿意的话，为什么不能留下来呢？我们可以一起走回去。”

“噢，不行。”卡罗尔退了一步。“我，我不能那样。”

“为什么不行？”萨拉问道。

“我真的不行。我母亲会——会……”

萨拉平静而清晰地说道：

“我知道父母有时很难意识到并接受‘自己的孩子已经长大’这一事实，他们还想继续安排孩子们的生活。可是，你得知道，屈服是很可悲的！一个人得维护自己的权利。”

卡罗尔喃喃说道：“你不知道——你一点儿也不明白……”

她的双手神经质地绞在一起。

萨拉接着说道：“有时候，人们会因为害怕发生争吵而屈服。争吵令人不快，但是，我觉得行动的自由，总是值得为之而奋斗的。”

“自由？”卡罗尔紧盯着她。“我们中没有一个人有过自由。我们永远也不会有。”

“胡说八道！”萨拉清楚地说道。

卡罗尔倾身向前，碰了碰她的手臂。

“听着。我必须试着让你明白！我母亲——实际上是我继母——结婚前，是监狱的女看守。我父亲是州长，娶了她。从那以后，情况就一直如此。她还在做她的女看守——看管我们。我们就跟生活在监狱里一样。”

她又一次猛地一回头。

“他们在找我了。我——我得走了。”

她正想跑开，萨拉抓住了她的手臂。

“等一等。我们得再见面谈谈。”

“不行。我办不到。”

“不，你可以的。”她以权威的口气说道。“等他们都睡了之后，到我的房间来，我住319。别忘了，319。”

她松了手，卡罗尔飞跑着去追赶她的家人。

萨拉站在那儿，盯着她的背影。她从沉思中回到现实，发现杰勒德大夫站在她身旁。

“早上好，金小姐。这么说来，你刚刚与卡罗尔·博因顿小姐谈过话？”

“是的，我们进行了极不寻常的谈话。我这就告诉您。”

她扼要地重述了和那女孩的谈话，杰勒德对其中一点很感兴趣。

“那个老河马，是个监狱女看守？这一点可能很重要。”

萨拉说道：“您是说，这就是她施行暴虐统治的原因？是

职业后遗症？"

杰勒德摇摇头。

"不，这是从错误的角度看问题。有某种更深层次的内心冲动。她并不是因为做过女看守才喜欢当暴君。我们不如说她是因为喜欢当暴君，才做了女看守。依我看，是一种希望统治他人的隐密愿望，促使她选择了那个职业。"

他脸色十分严肃。

"在潜意识里埋藏着这样一些奇怪的东西。权力欲，虐待欲，撕扯、拉裂、破坏的野蛮欲望——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过去的种族记忆的遗物……它们全都存在着，金小姐，所有的残暴、野蛮和贪欲……我们紧紧关上门，不让它们出现在我们的意识里，但是有时候——它们太强大了。"

萨拉打了个寒颤。"我明白。"

杰勒德继续说道："现在这一切，在我们周围到处可见——在政治教条中，在各国的行为中。这是人道主义的倒退，是同情、怜悯心的倒退，是兄弟般情谊的倒退。那些教条有时候听起来很不错——睿智的政治制度，仁慈的政府——但这些教条是强加于人的，有赖于残暴与恐惧的基础。这些暴力的使徒正在打开大门，它们要恢复往昔的野蛮状态，重拾旧日从残暴中获得的乐趣！噢，太困难了——人是一种处于岌岌可危的平衡状态中的动物。他有一个最基本的需要——生存需要。走得太快和落在后面一样致命。他必须生存！可能必须保留一些原有的野蛮凶猛，但他不应该——不，他肯定不应该——将此神化！"

一阵静默，然后萨拉说道：

"您觉得老博因顿夫人是虐待狂?"

"我几乎可以肯定。我想她从施加痛苦于他人中取乐——注意,是精神上、心灵上的痛苦,不是肉体上的。这要少见得多,也要难以对付得多。她喜欢控制他人,喜欢让他们受苦。"

"真是有如禽兽!"萨拉说道。

杰勒德告诉了她,自己与杰斐逊·科普的谈话。"他没有意识到是怎么回事?"她若有所思地问道。

"他怎么会呢?他又不是心理学家。"

"不错。他没有我们这些惹人讨厌的想法!"

"就是。他的头脑是正直、善良、多愁善感、正常的美国人的头脑。他崇尚善良而不是邪恶。他看出博因顿家庭的气氛很不对。但他认为老博因顿夫人只是方法不对,对家庭却是忠心不贰的,并不认为她是有意做恶。"

"她要知道了他的看法,肯定会觉得非常好笑。"萨拉说道。

"我想也是。"

萨拉不耐烦地说道:

"但他们为什么不逃掉呢?他们做得到的。"

杰勒德摇摇头。

"不,这你就错了。他们做不到。你看过以前常做的公鸡试验吗?在地板上用粉笔画一道线,然后将公鸡的喙放在上面。公鸡以为它是被绑在那儿了,抬不起头来。这些可怜的人也是一样。要知道,从他们还是孩子时,她就开始对他们施加影响了,而且是心灵上的控制。她已对他们进行了催

眠，使他们相信：他们不能不听她的。哦，我知道多数人会说这是胡说八道——但是你我了解得更清楚。她已经使他们相信：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完全依赖于她。他们已经在'监狱'里呆了太久，现在如果'监狱'的门开了，他们也不再会注意得到。他们中至少有一个人已经不再想要自由！他们都会害怕自由。"

萨拉问了一个实际的问题："她死了会怎么样？"

杰勒德耸耸肩。

"这得看情况而定。看她会不会早点死。要是现在就死了——嗯，我想可能还不太迟。那男孩和女孩还年轻、容易受影响。我相信他们能成为正常人。对伦诺克斯来说，可能已经太迟了。在我看来，他已经不再抱有任何希望——像一头没有思想的动物一样活着、忍受着。"

萨拉不耐烦地说道："他妻子早就该做点什么了！她应该帮助他！"

"我不知道。也许她已经试过——没能成功。"

"您认为她也受魔咒影响吗？"

杰勒德摇摇头。

"不，我想那老太太对她毫无影响力，也正因如此，老太太非常恨她。注意看她的眼神。"

萨拉皱着眉头问道："我搞不懂她——我是说年轻的那位。她清楚是怎么回事吗？"

"我认为她非常清楚。"

"嗯，"萨拉说道。"那个老妇人应该被干掉！我的处方是：在她的早茶中搁点砒霜。"

然后，她突然说道：

"最小的那个女孩怎么样——笑容迷人而空洞的那个红发女孩？"

杰勒德双眉皱起。"不知道。有一点很奇怪，吉尼弗拉无疑应是老妇人的亲生女儿。"

"是的。我想亲生女儿该有所不同吧——不是吗？"

杰勒德缓缓地说道："一旦权力欲以及虐待欲占据了一个人的心灵，我不相信任何人能得以幸免——就连骨肉至亲也不例外。"

他沉默片刻，然后说道："你是基督徒吗，小姐？"

萨拉慢慢说道："不知道。我过去觉得我什么都不信，但是现在——我不清楚。我感觉，噢，我感觉如果我能将这一切都一扫而光，"她做了一个大幅度的手势，"所有的建筑、所有的教派和所有激烈争斗的教堂，都一扫而光，那么我可能就能看见基督的平静的身影骑驴进入耶路撒冷——我就会信仰他。"

杰勒德满脸严肃地说："我至少相信基督教的主要信条之一——安于贫贱。我是医生，我知道雄心——成功欲与权力欲——是导致人类心灵大多数疾病的原因。如果愿望得以满足，会导致傲慢、暴虐和最终的满足；如果愿望没能实现的话——啊！如果愿望没能实现——让所有的疯人院都来作证吧？它们中挤满了人，这些人无法面对自己平庸、无权、无力的事实，他们想法逃离现实，从而永远与真实生活隔绝。"

萨拉突然说道："真遗憾，老博因顿夫人没被关进疯人

院。”

杰勒德摇摇头。

“不，她并不在那些失败者之列。情况正好相反——她成功了！她已经实现了她自己的梦想。”

萨拉战栗了一下。

她激动地叫道：“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

第 七 章

萨拉非常想知道卡罗尔·博因顿当晚是否会赴约。

总的来说，她不抱太大的希望。卡罗尔早上对她透露了一些秘密，可能会有些后悔的。

不过，她还是做好了准备，穿上一件蓝色缎子睡袍，取出小酒精灯，烧好开水。

时间已过了午夜一点，她不想再等了，准备上床睡觉。就在这时，传来了敲门声。她打开门一看，赶紧退了一步，将卡罗尔让进来。

卡罗尔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还在担心你可能已经上床了……"

萨拉小心翼翼地显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哦，没有，我正在等你呢。喝点茶吧，这是地道的拉勒散小种茶。"

她拿过一个茶杯，给卡罗尔倒了杯茶。卡罗尔一直显得神经紧张，惊惶不定。喝了茶，吃了片饼干后，她才慢慢镇定下来。

"这真好玩。"萨拉笑着说道。

卡罗尔看上去有点吃惊。

"是的。"她怀着疑虑说道，"是的，我想是的。"

"挺像我们过去在学校举行的午夜盛餐，"萨拉问道，"你没上过学吧？"

卡罗尔摇了摇头。

"没有，我们从没有离开过家。我们有家庭女教师——不同的家庭女教师。她们都呆不长。"

"你们从来没出去过吗？"

"没有，我们一直住在同一幢房子里。这次出国是我们第一次出门。"

萨拉不经意地说道："这一定像次大冒险。"

"噢，是的。这一切都像一场梦。"

"你的继母是怎么想到要出国旅行的？"

一提到老博因顿夫人，卡罗尔面露惧色。萨拉赶紧说道：

"你知道，我准备当医生，刚拿了医学硕士学位。你母亲——应该说，你继母——作为一个案例，让我很感兴趣。我敢肯定，她这种情况绝对是一起病理学案例。"

卡罗尔睁大了双眼，觉得这种观点真是闻所未闻。萨拉这样说自有她的目的。她已经认识到，在其家人眼里，老博因顿夫人就像强有力的可怕偶像，总是构成一种隐隐约约

的威胁。萨拉的目的就是要撕去她这令人恐惧的面具。

"是的,"她说道,"有些人染上了一种病——自大狂。他们变得非常专制,每件事都要严格按照他们所说的办,而且都是很难对付。"

卡罗尔放下杯子。

"噢,"她叫道,"我真高兴能和你谈谈。真的,我相信雷和我都变得越来越古怪了。我们会因为一些事而弄得非常激动。"

"和外人聊聊天总是件好事,"萨拉说道,"呆在家里,人总是容易激动。"然后,她故作漫不经心地问道:"你既然觉得不快乐,就没有想过要离开家吗?"

卡罗尔看上去吓了一跳。"噢,不!我们怎么可能呢?我,我是说母亲永远都不会同意的。"

"但是,她无法阻拦你,"萨拉温和地说道,"你已经成年了。"

"我二十三岁。"

"就是。"

"但是,我还是不知道该怎么样……我是说,我会不知道去哪儿、做什么。"

她似乎手足无措。

"我们一分钱都没有。"

"你们没有朋友可以投奔吗?"

"朋友?"卡罗尔摇摇头,"哦,没有,我们谁都不认识。"

萨拉换了个话题。她觉得这女孩手足无措的样子很可怜。

她说道："你喜欢你继母吗？"

卡罗尔缓缓摇了摇头，以低沉畏惧的声音说道："我恨她。雷也一样……我们——我们经常希望她早死。"

萨拉再次改变话题。

"和我谈谈你哥哥的事吧。"

"伦诺克斯吗？我不知道伦诺克斯最近怎么搞的。他现在几乎很少说话，好像在做白日梦。纳丁非常非常为他担心。"

"你喜欢你嫂子吗？"

"是的，纳丁不一样。她总是很善良。但是她并不幸福。"

"因为你哥哥的缘故？"

"是的。"

"他们结婚时间长吗？"

"四年了。"

"他们一直住在家里？"

"是的。"

萨拉问道："你嫂子喜欢这样吗？"

"不。"

一阵沉默。然后，卡罗尔说道：

"四年多前，闹过一场大乱子。我刚才说过，在家时，我们谁都没有出过门，我们可以到庭院里去，但是别的地方就没有去过了。可伦诺克斯出去过。他是夜里出去的，去了'春泉'——那儿在举行舞会。母亲发现后，勃然大怒，那样子真是可怕。后来，她邀请纳丁来和我们住在一起。纳丁是父亲的一个远房亲戚，很穷，正在受训准备成为医院护士。

她来和我们一起住了一个月。你都想象不出来，有人来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有多高兴！她和伦诺克斯相爱了。母亲说他们最好结婚，和我们住在一起。”

“纳丁当时愿意吗？”

卡罗尔犹豫了一下。

“我想她不是非常愿意，但她当时也并不太在意。后来，她想离开——当然是和伦诺克斯一起……”

“但是他们没走成？”萨拉问道。

“没有。母亲听都不要听。”

卡罗尔顿了顿，然后接着说道：

“我想——从那以后，她就不再喜欢纳丁了。纳丁很有意思。你从来都不知道她在想些什么。她想帮助吉尼，母亲对此很不高兴。”

“吉尼是你的妹妹？”

“是的。她的真名叫吉尼弗拉。”

“她也——不快乐吗？”

卡罗尔满是疑虑地摇摇头。

“吉尼最近很怪。我不清楚她是怎么回事。你知道，她一直都相当柔弱，而母亲又总是为她大惊小怪，这就使她的情况更糟了。最近，吉尼真的是非常古怪。她——她有时让我觉得害怕。她——她不是总清楚她在做些什么。”

“她看过病吗？”

“没有。纳丁想让她去，但母亲不同意——吉尼就变得非常歇斯底里、尖叫，说她不要看病。我真为她担心。”

卡罗尔突然站了起来。

“我不该让你熬夜的。谢谢你请我来聊天。你一定认为我们一家很古怪。”

“哦，每个人都有古怪之处，真的，”萨拉轻描淡写地说道，“有空再来坐坐，好吗？如果愿意，也带上你哥哥。”

“真的可以吗？”

“是的，我们来进行点秘密计划。我还想让你见一见我的一位朋友，杰勒德大夫，一位非常好的法国人。”

卡罗尔双颊泛红。

“噢，听起来真有趣。但愿母亲不要发现！”

萨拉本想反驳，但控制住了自己，说道：“她怎么会发现呢？晚安！我们定在明晚同一时间，好吗？”

“噢，好的。你知道，后天我们可能就要离开这里了。”

“那我们就说定了明天见。晚安。”

“晚安。谢谢！”

卡罗尔走出房间，悄无声息地穿过走道。她的房间在楼上。走到了门口，她打开门——愣在那儿，吓呆了。老博因顿夫人身着一件深红色的羊毛睡衣，正坐在壁炉前的一张扶手椅上。

卡罗尔不禁一声低呼。“噢！”

一双黑眼睛直勾勾地盯住她的双眼。

“你去那儿了，卡罗尔？”

“我——我——”

“你去那儿了？”

压低了的嘶哑嗓音，有一种奇异的威慑力，总使卡罗尔感到不可理喻的恐怖，而心跳加快。

"去见一位金小姐——萨拉·金。"

"那天晚上跟雷蒙德说话的那女孩。"

"是的,母亲。"

"你打算再和她见面吗?"

卡罗尔的双唇无声地翕动了一下。她点头承认了。恐惧——恐惧如巨浪一般,向她打来,令她一阵眩晕……

"什么时候?"

"明天夜里。"

"你不去!明白吗?"

"是的,母亲。"

"你保证?"

"是的——是的。"

老傅因顿夫人挣扎着起身。卡罗尔机械地上前帮助她。老傅因顿夫人拄着拐杖,慢慢穿过房间,在门口停了下来,回过头来看看畏畏缩缩的女孩。

"你不能再和这位金小姐来往,明白吗?"

"是的,母亲。"

"重复一遍。"

"我不再和她来往。"

"好。"

老傅因顿夫人走出房间,关上了门。

卡罗尔步履僵硬地走向卧室。她感到恶心,浑身麻木,身体好像已不属于自己。她倒在床上,突然痛哭起来,浑身颤抖不已。

似乎刚有一幅美好的前景,在她面前展开——满是阳

光、树木和鲜花的前景……

现在，黑幕再一次笼罩了她。

第 八 章

"我能和你说句话吗?"

纳丁·博因顿吃惊地转过身去,发现自己正面对着一位素不相识的年轻妇女,这位妇女肤色微黑,表情急切。

"啊,当然可以。"

但就在她说这话的同时,她自己都几乎没意识到:她向身后投去了紧张、迅速的一瞥。

"我叫萨拉·金。"对方继续说道。

"哦,是吗?"

"博因顿夫人,我要和你说一件相当古怪的事。有天晚上,我和你的小姑进行了一番长谈。"

一阵淡淡的阴影似乎扰乱了纳丁·博因顿脸上的宁静。

"你和吉尼弗拉谈过?"

"不，不是和吉尼弗拉——是和卡罗尔。"

阴影消失了。

"哦，我知道了——和卡罗尔。"

纳丁·博因顿似乎很高兴，却又非常吃惊。"你怎么办到的？"

萨拉说道："她来了我的房间——半夜里。"

她看见白皙的额头上，两道细眉向上微微挑起，有点尴尬地说道："我相信，你一定觉得这样做很怪。"

"不，"纳丁·博因顿说道，"我非常高兴。真的非常高兴。卡罗尔能有个朋友聊聊天非常好。"

"我们在一起处得非常好。"萨拉尽量小心翼翼地选择字句。"实际上，我们还约好了第二天夜里再见面。"

"哦！"

"但卡罗尔没来。"

"是吗？"

纳丁声音冷静——能听出她在沉思。从她宁静、温柔的脸上，萨拉什么也看不出来。

"她没有。昨天，她穿过大厅时我对她说话，她不理我。就看了我一眼，又扭头看别的地方，急急忙忙地走了。"

"我知道了。"

一阵沉默。萨拉发现谈话很难继续下去。就在这时，纳丁·博因顿说道："我很抱歉。卡罗尔——相当神经质。"

又是沉默。萨拉鼓起勇气："你知道，博因顿夫人，我准备当医生。我想，你小姑如果不是——不是像这样远离人群，对她会有好处。"

纳丁·博因顿若有所思地看着萨拉。

她说："我明白了。你是医生，这就有所不同了。"

"你知道我的意思吧？"萨拉追问道。

纳丁垂下头，她似乎还在沉思之中。

"当然，你说的非常正确。"过了一两分钟之后，她说道："但是有些麻烦，我婆婆身体不好，她对任何想要挤入她家庭圈子的外人都有一种——我只能说是——病态的厌恶。"

萨拉不服气地说道："但卡罗尔已是成年女子了呀！"

纳丁·博因顿摇摇头。

"哦，不。"她说道，"她身体方面已成熟，但心智方面并没有。你和她交谈过，一定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出现紧急情况时，她总会表现得像个被吓坏了的孩子。"

"你认为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吗？你认为她——害怕了？"

"金小姐，我能想象得到，肯定是我婆婆坚持要卡罗尔不再和你来往。"

"那，卡罗尔就屈服了。"

纳丁·博因顿平静地说道："你觉得她有可能不这样吗？"

两位女性的视线相遇了。萨拉感觉到，在平凡话语的面具下，她们已互相了解了。她觉得纳丁对局势很清楚，却显然不想进行任何形式的讨论。

萨拉感到绝望。那天晚上，她似乎已赢得了一半的胜利。通过秘密见面的方式，她可以向卡罗尔灌输反抗精神——对，还有雷蒙德。扪心自问，一直以来，她心中真正想着

的，难道不是雷蒙德吗？可是现在，刚进行第一轮战役，她就被那团双眼放射出幸灾乐祸的邪光的巨大的肉球，给可耻地击败了。卡罗尔不战而降。

"这一切真是不正常！"萨拉叫道。

纳丁没有作声。过了一会儿，萨拉才彻底明白她的沉默的含义，这无异于在萨拉的心上浇了一盆冰水。她想到："这个妇女比我更清楚这种毫无希望的感觉。她一直置身其中！"

电梯门开了，老博因顿夫人走了出来。她倚在一根拐杖上，雷蒙德从另一边扶住她。

萨拉微微一惊，她看见老妇人的眼睛从她身上扫到纳丁身上，又扫回到她身上。她以为会在那双眼睛里看到厌恶、甚至仇恨。她丝毫没想到她看到的会是——胜利而又恶毒的满足。萨拉把脸转向一边。纳丁走上前，和另外两个人会合。

"这么说你在这儿了，纳丁。"老博因顿夫人说道。"我要坐下来歇一会儿再出去。"

他们把她安顿在一张高背椅上坐好。纳丁在她旁边坐了下来。

"你在和谁说话，纳丁？"

"一位金小姐。"

"哦，是的。那天夜里跟雷蒙德说话的那个女孩。嘻，雷，你现在干吗不过去和她说话？她就在那儿，写字桌旁。"

老妇人看着雷蒙德，嘴张得老大，露出一副恶毒的笑容。他脸一下红了，头扭到一边，咕哝了句什么。

“你在说什么，儿子？”

“我不想和她说话。”

“我想也是。他不会和她说话的。不论你心中有多想都不行！”

她突然一阵咳嗽——哮喘性咳嗽。

“这趟旅行我真开心，纳丁，”她说道，“把什么给我，我都不会换的。”

“是吗？”

纳丁的声音毫无感情色彩。

“雷。”

“什么事，母亲？”

“给我拿一张记事纸——就在那边角落的桌子那儿有。”

雷蒙德顺从地过去了。纳丁抬起头。她没有望着那年轻的男孩，而是望着老妇人。老博因顿夫人身体前倾，高兴得鼻子鼓胀。雷就从萨拉身边走过。她抬起头来，脸上突然浮现出希望的神情。但他同她擦身而过，从盒子里拿了点记事纸，又穿过房间走了回去。希望破灭了。

他重新回到他们之中时，前额上满是豆大的汗珠，脸色一片死灰。

老博因顿夫人注视着他的脸，轻声低语：“啊……”

然后，她发觉纳丁的双眼正紧盯着她，眼中的神色使她不禁勃然大怒。

“今天早上科普先生去哪儿了？”她问道。

纳丁又垂下双眼，以她温顺而又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

声音说道。

"不知道。我还没见到他。"

"我喜欢他，"老博因顿夫人说道，"我非常喜欢他。我们应该和他多见面。你会高兴的，对吗？"

"是的，"纳丁说道，"我也很喜欢他。"

"伦诺克斯最近怎么了？他似乎非常安静，无精打彩的。你们没有闹矛盾吧？"

"哦，没有。怎么会呢？"

"我不知道。夫妻并不是总能相处得很好的。可能你们住在自己的家里会更快乐吧？"

纳丁没有说话。

"嗯，你觉得这个主意怎么样？你喜欢吗？"

纳丁摇摇头，笑着说道："我想您不会喜欢的，母亲。"

老博因顿夫人的眼皮连眨几下。她尖刻而又怨毒地说道："你总是反对我，纳丁。"

年轻妇女平静地答道：

"我很遗憾您会这样想。"

老妇人的手攥紧了拐杖，脸上颜色似乎更深了。

她换了一种口气说道："我忘了拿药水。给我去拿来，纳丁。"

"好的。"

纳丁站了起来，穿过休息室，走向电梯。老博因顿夫人注视着她的背影。雷蒙德四肢无力地瘫在一张椅子里，目光呆滞，流露出隐隐的痛苦。

纳丁上了楼，经过走道，进入他们套间的起居室。伦诺

克斯正坐在窗子旁，手上拿着本书，但没有看。纳丁进来时，他从沉思中惊醒过来。“嘿！纳丁。”

“我上来取母亲的药水。她忘了拿。”

她走进老博因顿夫人的卧室，从盥洗台上的一个瓶子里，小心地量出一次的剂量，倒入一个小药杯里，加满水。再次穿过起居室时，她停了下来。

“伦诺克斯。”

过了一两分钟后，他才回答，似乎她的呼唤走了一段长路才到达他那儿。

然后他说道：“对不起，怎么啦？”

纳丁·博因顿小心地将杯子放在桌子上，然后走过去站在他身边。

“伦诺克斯，看看阳光——那儿，窗子外面。看看生活，很美。我们可以走出去，溶入这生活中，而不是干坐在这儿看着窗外。”

又是一阵静默。然后他说道：“对不起。你想出去吗？”

她迅速答道：“是的，我想出去，和你一起出去，到阳光中去，到生活中去。生活——就我们俩在一起。”

他缩回到椅子里，双眼流露出不安的神色，好像被追赶的猎物。

“纳丁，亲爱的——我们一定得再次讨论这件事吗？”

“是的，我们必须讨论。让我们走吧，找个地方，去过我们自己的生活。”

“我们怎么做得到呢？我们没有钱。”

“我们可以自己挣钱。”

“怎么挣？我们能做什么？我没有一技之长。成千上万的男人——有资格、技术的男人——都找不着工作。事实就是如此，我们活不下去的。”

“我可以挣钱来养活我们俩。”

“亲爱的孩子，你连护士资格都还没得到呢！没有希望的。不可能的。”

“不，毫无希望、不能忍受的是我们现在过的这样的生活。”

“别胡说啦。母亲对我们很好，让我们过奢侈的生活。”

“就是没有自由！伦诺克斯，振作起来，现在就跟我走——今天就走——”

“纳丁，你疯了！”

“不，我很正常，绝对、完全正常。我要和你一起，在阳光下过自己的生活，而不是在一个老妇人的阴影里窒息而死。这个老妇人是个暴君，从你们的不幸中取乐！”

“母亲可能是相当专制……”

“你母亲是个疯子！她不正常！”

他温和地回答：“这不是真的，她有极佳的经济头脑。”

“可能吧。”

“纳丁，你该想到，她不会活得太久了。她上了年纪，身体又不好。她一死，父亲的钱就由我们几个平分。你记得她给我们念过的遗嘱吧？”

“等到那时候，”纳丁说道，“可能就已经太晚了。”

“太晚了？”

“太晚了！已经不可能有幸福了。”

伦诺克斯喃喃说道："太晚了，已经不可能有幸福了。"他突然浑身颤抖起来。纳丁靠近他，将手放在他肩上。

"伦诺克斯，我爱你！这是我和你母亲之间的一场战斗。你站在她那一边还是我这一边？"

"你这一边——你这一边！"

"那就请按我说的做。"

"那是不可能的！"

"不，不是不可能的。想一想，伦诺克斯，我们可以有孩子……"

"母亲希望我们有孩子。她说过的。"

"我知道，但是，我不愿意将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来，让他们生活在你成长于其中的阴影下。你母亲可以控制你，她可管不了我。"

伦诺克斯咕哝道："你时常惹她生气，纳丁。这样不明智。"

"她生气，那只是因为她知道，她无法控制我的心灵，指挥我的思想。"

"我知道你对她总是彬彬有礼、温柔有加。你真好。你对我太好了。你一直都是这样。你答应嫁给我时，我简直不敢相信，像是在做梦一样。"

纳丁平静地说道："我嫁你是犯了一个大错误。"

伦诺克斯绝望地说道："是的，你错了！"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说，如果那时我离开，并请你跟我走，你会做到的。是的，我真的相信你会的……我当时太傻了，没有看清你母亲，没看清她的真实意图。"

她顿了一下，然后说道："你不愿意跟我走。好吧，我没法强迫你。但是，我有离开的自由！我想——我想我要走了……"

他难以置信地抬起头看着她，第一次迅速作出了回答，就好像缓慢的思路终于给理畅了。他结结巴巴地说道："但是——但是你办不到啊。母亲——母亲不会同意的。"

"她拦不住我。"

"你没有钱。"

"我可以去挣、去借、去讨、去偷。伦诺克斯，你要明白，你母亲管不了我！我或走或留，全凭我自己高兴。我现在觉得，这样的生活我已经受够了。"

"纳丁——别离开我——别离开我……"

她若有所思地、平静地看着他，脸上的表情捉摸不透。

"别离开我，纳丁。"

他说话的口气就像个孩子。她扭过头去，不让他看见突然涌入她双眼中的痛楚。

她在他身边跪了下来。

"那就和我一起走。和我一起走！你做得到的。真的，只要你愿意，你做得到的！"

他从她身边缩了回去。

"我做不到！我做不到！我没有——上帝帮助我吧——我没有勇气……"

第 九 章

杰勒德大夫走进卡斯尔旅行社的办事处，发现萨拉·金正站在柜台前。

她抬起头来。

“嘿，早上好。我正在安排去佩得拉的旅行。刚听说，您最后也决定去了。”

“是的，我发现正好可以安排得过来。”

“太好了。”

“会有什么人一起去吗？”

“他们说还有两位女士，再就是您和我。一辆车就能坐下。”

“这真让人高兴，”杰勒德大夫说道，并微微一点头，然后就去办他的事了。

不一会儿，他手里拿着个信封，就在萨拉步出办公室时

赶上了她。这是个寒冷、干燥、阳光明媚的一天，空气中有一丝凉意。

"我们的朋友——博因顿一家有什么消息吗？"杰勒德大夫问道。"我去了伯利恒、拿撒勒和其他一些地方——三天的旅程。"

萨拉缓慢而又相当不情愿地讲述了她试图与他们交往的失败经过。

"不管怎么样，我输了，"她最后说道，"他们今天就要走了。"

"上哪儿？"

"不知道。"

接着，她恼怒地说道："我觉得自己出了个大洋相！"

"哪个方面？"

"干预别人的事情。"

杰勒德耸耸肩。

"这要看各人的观点了。"

"您是指究竟该不该干预别人的事情？"

"是的。"

"您会干预吗？"

法国人似乎觉得很有趣。

"你是说，我是否习惯于关心别人的事情？我坦率地告诉你，不。"

"那您认为我这样试着干预是不对的啰？"

"不，不，你误解了我的意思。"杰勒德快速有力的说道。"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一争的问题。如果一个人看见有人

在做错事,他应该试图纠正错误吗?他的干涉可能会有好处——但也可能带来难以估量的害处!在这个问题上,无法制定任何规则。有些人有干涉的天赋,他们做得很好!有些人干得很笨拙,还不如不管为妙!还有一个年龄的问题。年轻人拥有理想与信念给予他们的勇气,他们的价值观念更多的是理论,而不是从实践中获得的。他们还没有过事实与理论不符的经历!如果你相信自己,相信你所做的事是正确的,那么你经常能完成一些值得一做的事!顺便说一句,你也经常造成一些损害!与此相反,中年人更有经验——他们已经发现,试图干涉不仅可能会带来好的结果,也可能造成损害,而且,后一种情况更为常见,因而,他们非常明智地退而不前了。这样一来,就扯平了——热情的年轻人既带来好处又造成损害——谨慎的中年人哪样都不会干!"

"您说的这些,一点都帮不上忙,"萨拉抗议道。

"一个人能帮上另一个人的忙吗?这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

"您是说,对于博因顿一家,您不打算做点什么啦?"

"对,不打算。我不会有机会成功的。"

"那我也不会有啦?"

"你,可能会有的。"

"为什么?"

"因为你有特殊的资格。你年青,有异性的吸引力。"

"性?噢,我明白了。"

"最后总是回到了性上,对吧?你对那女孩的努力失败了,这并不意味着你对她哥哥的努力也会失败。从你刚才转

述的卡罗尔的话来看，老博因顿夫人的专制统治明显还存在着一个威胁。大儿子在他刚成年的时候，因为青春的力量而反抗过她。他从家里逃了出去，参加了当地的舞会。男人寻找配偶的欲望战胜了催眠的符咒。但是，这个老妇人很清楚性的力量（在她的一生中肯定见识不少）。她采取了聪明的对策——将一个漂亮但身无分文的女孩带回家，鼓励他们结婚，这样，她就又多了一名奴隶。"

萨拉摇摇头。

"我可不认为年青的博因顿夫人是奴隶。"

杰勒德同意她的看法。

"对，她可能不是。我想，因为她是一个宁静、温顺的年轻女孩，所以，老博因顿夫人低估了她意志与性格的力量。那时，纳丁·博因顿夫人也太年轻，缺乏经验，没能看清形势。现在她看清了，但也太晚了。"

"你觉得她已经放弃希望了吗？"

杰勒德大夫满腹疑虑地摇摇头。

"如果她有什么计划，也不会有人知道的。你知道，因为有科普先生的介入，还是存在一定的可能性的。男人天生就是一种嫉妒心强的动物——嫉妒是一种很强大的力量。伦诺克斯·博因顿仍然有可能从他正日益深陷的休眠状态中被唤醒过来。"

"您觉得，"——萨拉有意使她的语调听起来平板而职业化——"我有可能能帮助雷蒙德？"

"是的。"

萨拉叹了口气。

"我想我本来可以试一试的。唉，不管怎么说，现在已经太迟了。再说，我也不喜欢这个主意。"

杰勒德大夫看起来似乎觉得很有趣。

"这是因为你是英国人。英国人对于性有强烈的成见。他们认为性'不太雅'。"

萨拉脸上愤怒的反应并没能触动他。

"是的，是的。我知道你很现代——你在公共场合，随意使用你在字典里所能找到的最不雅观的词——你是专家，完全没有任何偏见。Tout de même[1]，我重复一遍，你有着和你母亲、你祖母一样的民族特性。虽然，你不至于羞得满脸通红，但你仍然是害羞的英国小姐。"

"我从来没听过这种胡言乱语！"

杰勒德大夫眼中闪过一丝笑意，毫不为之所动地接着说道："这使你很有魅力。"

这次萨拉什么都没说了。

杰勒德大夫匆匆忙忙拿起帽子。"我要走了，"他说道，"免得你把你心中所想的都倒出来了。"说着，他溜进了旅馆中。

萨拉放慢脚步跟在他后面。

旅馆里很嘈杂。几辆装满行李的车正要离去。伦诺克斯与纳丁夫妇和科普先生在一辆大轿车旁边监视着。一位胖胖的通译正用异常流利的英语与卡罗尔站着交谈。

萨拉从他们身边经过，走进旅馆。

---

① 法文，意为：但是。——译注。

老博因顿夫人裹着一件厚厚的外套，坐在一张椅子里等候出发。萨拉望着她，心头涌起一种奇异的厌恶感。她一直觉得老博因顿夫人是一个邪恶的人物，是邪恶歹毒的化身。

就在这时，她突然看到了这老妇人病态、无力、软弱的一面。生来就有强烈的权力欲、统治欲，到头来却只能在家里进行一点小小的暴君统治。但愿她的孩子们能看到萨拉现在所看到的形象——一位可怜、愚蠢、恶毒、病态、软弱无力、装腔作势的老妇人。一时冲动之下，萨拉向她走了过去。

"博因顿夫人，再见。"她说道。"祝您旅行愉快！"

老太太看着她，双眸中流露的不知是恶毒还是震惊。

"您一直对我非常粗鲁无礼。"萨拉说道。

（自己是疯了吗？她在心中暗忖，怎么会这样讲话？）

"您一直阻止您的儿女们与我交朋友。您不觉得这样做真的非常愚蠢、幼稚吗？您喜欢把自己弄得像个恶魔，但实际上您既可怜又可笑。我要是您的话，就会停止这种愚不可及的演戏。我这么说，估计您会恨我，但是，我确实是这么想的，也希望您能听进去一点。您知道，您还是可以活得很快乐的。对人友好、仁慈，生活会美好得多。只要您肯努力，您能做到的。"

一阵沉静。

老博因顿夫人像死尸般僵坐在那儿，一动不动。终于，她伸出舌头舔了舔干燥的嘴唇，张开嘴……但过了一会儿，她还是什么也没说。

"说呀，"萨拉鼓励她，"说出来！您对我说什么都没有关

系。但是，好好想想我对您说的话。”

最后，老博因顿夫人以低沉、嘶哑，却尖利如刺的声音开了口。她毒蛇般的目光并没有看着萨拉，而是越过萨拉的肩，看着她的身后。她似乎不是在对萨拉讲话，而是在对某个熟悉的精灵说话。

“我从来不会忘记，”她说道，“记住，我从来不会忘记任何东西——任何一种行为、任何一个名字，任何一张脸，我都不会忘记的……”

这些话本身并没有什么，但是，老妇人说话时的恶毒使萨拉不禁倒退了一步。就在这时，博因顿夫人咧嘴笑了——这绝对是非常可怕的一笑。

萨拉耸耸肩。“您这可怜的老家伙。”

她转身向电梯走去，几乎与雷蒙德·博因顿迎面撞上。一时冲动之下，她迅速开了口。

“再见。祝你玩得开心！说不定我们还会有机会再见面的。”她冲他热情友好地一笑，迅速地走开了。

雷蒙德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好像化成了石头。他陷入深思之中，以至于当一个长着大胡子的矮个子男人想挤出电梯时，不得不连说几声：“请让一下。”

雷蒙德最后总算反应过来了，让到一边。

“真是对不起，”他说道，“我，我在想点事。”

卡罗尔向他走来。

“雷，把吉尼找来，好吗？她回房间了。我们马上就要出发了。”

“好的。我去找她，让她马上来。”

雷蒙德步入电梯。

赫尔克里·波洛在他身后站了会儿,目送他离去。波洛双眉上扬,脑袋微侧,似乎在凝神倾听。

然后,他似乎是表示赞同地点了点头。穿过休息室时,他仔细看了一眼已走到了母亲身边的卡罗尔。

随后,他点头示意,让旁边经过的侍者领班过来。

"对不起。能告诉我,那边那些人的名字吗?"

"先生,他们姓博因顿,是美国人。"

"谢谢。"赫尔克里·波洛说道。

三楼上,杰勒德大夫正要回房间,与正向等候着的电梯走去的雷蒙德和吉尼弗拉擦肩而过。在就要走进电梯的一刹那,吉尼弗拉突然说道:"稍等一下,雷,在电梯里等我一下。"

她跑回去,转过走道拐角,追上了行走中的男人。"请留步,我有话要对你说。"

杰勒德大夫惊讶地抬起头。

女孩走近他,拉住他的胳膊。

"他们要把我带走。他们可能想杀了我……我和他们并不是一家人,我不姓博因顿……"

她匆匆忙忙说着,语速很快,说得都有点含糊不清了。

"我把秘密告诉你。我是,我是皇室成员,真的。我是王位继承人,所以,我周围布满了敌人。他们想毒死我——各种各样的办法……如果你能帮助我——逃走……"

她突然打住。传来了脚步声。"吉尼——"

女孩吃了一惊,那模样很美。她将食指抵在唇边,用恳

求的目光看了杰勒德一眼，然后跑走了。

“我来了，雷。”

杰勒德大夫扬起双眉，又起步而行。他慢慢摇摇头，皱起了双眉。

第十章

启程去佩得拉的早晨。

萨拉下了楼，看到一个长着木马鼻子、颐指气使的壮硕妇女，萨拉先前在旅馆的大门外看到过这位妇女。这会儿，她正激烈地抗议车太小。

“简直是太小了！四位乘客？还加通译？当然得要一辆大得多的轿车。请把那车弄走，换一辆大小合适的车来。”

卡斯尔旅行社的代表怎么高声解释，都无济于事。他告诉这位妇女，一直提供的都是这种大小的车，这车真的非常舒适，再大些的车不适合沙漠旅行……那大个子妇女，打个比方说吧，就像一台蒸汽轧路机一样，把他给压平了。

然后，她的注意力转向萨拉。

“你是金小姐吧？我是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我相信，你一定同意我的看法，那辆车绝对是太小了。”

“嗯，”萨拉谨慎地说道，“我想，大一点会更舒服些。”

卡斯尔旅行社来的年轻人嘟囔说，大车得加钱。

“车钱，”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说：“是包括在旅费中的，我肯定一分钱都不会再加的，你们的宣传小手册里，写得清清楚楚：‘提供舒适的轿车。’你们得守约。”

旅行社来的年轻人意识到，他是说不过韦斯特霍姆夫人了，便嘀咕道他去想想办法，悻悻地走了。

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转向萨拉，历经风霜的脸上露出了胜利的微笑，红色的大木马鼻子也因为兴奋而胀得老大。

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在英国政界非常有名。韦斯特霍姆勋爵是一位头脑简单的中年贵族，他生活中唯一的乐趣就是狩猎、射击和钓鱼。他有一次从美国乘船回英国时，同船的乘客中有一位范西塔特夫人。不久以后，范西塔特夫人就成了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当人们谈及航海旅行的危险时，便常常举这次婚姻为例。新的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成天穿着粗花呢衣服和结实的厚底皮鞋，忙着养狗、欺凌乡人，再就是强逼她丈夫参与公众生活。不过，一旦她认识到：政治不是，也永远不会是韦斯特霍姆勋爵生活中的métier[①]，她就宽容大方地让他重拾往日的体育运动，转而自己竞选国会议员。在以明显的优势当选后，她就满怀激情地投入到政治生活中，在内阁成员答复下院议员咨询时，表现得尤为突出、活跃。很快就出现了她的漫画(总是成功的标志)。作为公众人物，她支持老式的家庭生活价值观念和妇女的福

---

① 法文，意为：职业。——译注。

利活动，也热心支持国际联盟，对于农业、住房和清除贫民窟的问题都有自己坚定的看法。她受到很多人的尊重，也几乎为所有的人厌恶。她的政党重新上台之日，她很有可能会被任命为副部长。目前，自由党颇为出人意料地掌握了政权（起因是国家政府中工党和保守党之间出现了分裂）。

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带着可怖的满意神情目送着远去的小车，说道："男人总以为他们能欺侮女人。"

萨拉暗暗想到："要是有男人胆敢认为自己可以欺侮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那他一定是吃了豹子胆了。"她为刚刚步出旅馆的杰勒德大夫作了介绍。

"当然，久仰大名，"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边与杰勒德大夫握手边说道。"前两天我还在巴黎和钱特努教授交谈过。最近，我致力于疯乞丐的治疗问题，我真是非常投入。我们是不是进里面去等车？"

一位长有几络灰发，不起眼的中年小妇人在附近徘徊，她是阿玛贝尔·皮尔斯小姐。与其他三个人一样，她也是要去佩得拉。她也在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的庇护下，被赶进了休息室。

"你是职业妇女吧，金小姐？"

"我刚拿到医学硕士学位。"

"好，"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居高临下地表示赞赏，"记住我说的话，任何事情要做好，都得由妇女来做。"

萨拉第一次不自在地意识到了自己的性别。她顺从地跟在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后面，找了把椅子坐下。

他们坐在那儿等车时，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告诉其他

人，高级行政长官邀请她在耶路撒冷逗留期间去他那儿住，被她拒绝了。"我不想受到官方的干扰，我希望自己进行调查。"

"调查什么？"萨拉感到好奇。

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继续解释说，她呆在所罗门旅馆里，以便自由行动，不受妨碍。她附带说了句，她已经向旅馆的经理提了好几条建议，以帮助他更好地管理这家旅馆。

"效率，"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说道，"是我字典中最重要的词。"

看来的确如此。前后不到一刻钟，一辆又大又舒适的车就到了。甚至在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就行李该如何放置，提了不少建议之后，一行人仍得以准时出发了。

他们停的第一站是死海。在杰里科吃了午饭后，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手拿旅行指南，与皮尔斯小姐、大夫和胖通译一起动身去参观古老的杰里科城，萨拉则留在旅馆的花园里。

她有点头疼，想单独呆会儿。她感到沮丧、压抑，一种莫名的沮丧。她突然觉得无精打彩的，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致来，不想去观光，对同行的人也感到厌烦。她这会儿，真是后悔这次佩得拉之行。花费不菲不说，而且肯定不会玩得开心的。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雷鸣般的声音、皮尔斯小姐的喋喋不休、通译反犹太的悲叹，让她头都要炸开了。她几乎也同样讨厌杰勒德大夫脸上的那副表情，好像洞知她的心事，并为此觉得好笑。

她想知道博因顿一家现在在什么地方，可能已经去了

叙利亚，可能在巴勒贝克或者大马士革。雷蒙德——她想知道雷蒙德现在在干什么。真是奇怪，她能清清楚楚地看见他的脸、那种急切的神情、那种不自信、神经质的紧张……

哦，该死！很可能再也不会见到这些人了，为什么还要想他们呢？她又想起了那天在她与老妇人之间发生的一幕——真是鬼使神差，她才会那样昂着头走到老太太面前，滔滔不绝地胡说八道一通。一定还有别的人也听到了的。她感觉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当时似乎就在那附近。萨拉极力想回想起她当时究竟说了些什么话。很可能听起来既荒唐又歇斯底里。老天，她可真是出了个大洋相！但这实际上并不是她的错，是老博因顿夫人的错。她身上有些东西能让人失去常性。

杰勒德大夫走了进来，一屁股坐到一张椅子上，开始擦试额头上的汗。

"呵！那女人真该被毒死！"他宣称。

萨拉吓了一跳。"老博因顿夫人？"

"老博因顿夫人？不，我是说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居然结婚多年还没有被她丈夫毒死，真是难以想象。他——那位丈夫——是用什么材料做成的呀？"

萨拉笑了起来。

"哦，他是'狩猎、钓鱼、射击'那一类的。"她解释道。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非常合理！他在（所谓的）低级生物身上，满足自己杀戮的欲望。"

"我相信他颇以妻子的活动能力为荣。"

法国人提出一种可能性。

"那是因为，这些活动使她很多时候都不在家吧？这是可以理解的。"他接着又说道："你刚才说什么来着？老博因顿夫人？毒死她，这无疑也是个好主意。不可否认，这是解决这家人问题的最简单的办法。实际上，很多的女人都最好被毒死。所有上了年纪的丑女人都该毒死。"

他做了个表情丰富的怪相。

萨拉笑着嚷道：

"噢，你们这些法国人！在你们眼里，除了年轻迷人的女人外，其他女人都没有用。"

法国人耸耸肩。

"我们只不过是更诚实些、仅此而已。英国人在地铁和火车上，不会给丑女人让座——不，不会。"

"生活真让人沮丧，"萨拉说着，还叹了口气。

"你可不用叹气，小姐。"

"嗯，我今天感觉糟透了。"

"那是自然。"

"自然？什么意思？"萨拉脱口而出。

"只要你诚实地反思一下自己的精神状态，就能轻而易举地找到原因。"

"我想是我们的旅伴让我觉得沮丧，"萨拉说道，"我烦透了那些女人！挺不对的，是吧？像皮尔斯小姐那样慢慢吞吞、愚蠢之至的女人着实让我生气，但像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那样讲求效率的女人却更让我恼火。"

"不可否认，这两个人肯定会让你觉得恼怒，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过着适合她的生活，家庭幸福，事业有成。皮尔

斯小姐多年来一直做幼儿园护理员，因为突然得到了一笔遗产，才得以实现她多年的心愿，出来旅行。她也算是夙愿得偿。而你，刚刚经历了挫折，未能遂你所愿，自然会讨厌身边这些比你生活成功的人啦。”

“我想您说得没错，”萨拉沮丧地承认道，“您把别人的心事看得一清二楚，真是太可怕了。我一直试图欺骗自己，但是您却不让我这样做。”

这时，其他的人都回来了。通译似乎是三个人中最累的一个。他已经被驯得服服贴贴的。去安曼的一路上都没作什么讲解，甚至闭口不谈犹太人。对这一点，大家都很高兴。自耶路撒冷启程之后，他一直滔滔不绝、近乎疯狂地讲述犹太人的邪恶。已经弄得每个人都心烦意乱了。

道路自约旦河畔蜿蜒而上，曲曲折折。路旁夹竹桃丛林中，点缀着一些玫瑰色的花。

他们于午后到达安曼，草草参观了一下希腊罗马式剧院，很早就上床休息了。第二天很早就得出发，坐车穿越沙漠到马安要一整天的时间。

八点没过多久，他们就出发了。一行人都很沉闷。天气很热，没有一丝风，中午停下来野餐时，天气更是闷热无比。大热天里还得和另外三个人紧紧地坐在一起，弄得每个人都有些烦躁。

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与杰勒德大夫，就国际联盟展开了略显急躁的争论。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是国际联盟的狂热支持者，而法国人则故意拿联盟开玩笑。他们从联盟对待阿比西尼亚与西班牙的态度，争论到萨拉闻所未闻的立陶

宛尼亚边境之争，又争论到联盟在镇压毒品帮方面采取的行动。

“你得承认他们的工作干得很不错。很不错！”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大声说道。

杰勒德大夫耸耸肩。

“可能吧。不过代价也很昂贵！”

“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根据毒品法……”争论继续着。

皮尔斯小姐在一旁喊喊喳喳，说个没完。“和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一起旅行真是有趣极了。”

萨拉尖刻地说道：“是吗？”但皮尔斯小姐并没注意到她语气中的尖酸，还是高高兴兴地喊喊喳喳个没完。

“我经常在报上看到她的名字。妇女参与公众生活真是聪明。看到妇女有所成就，我总是很高兴。”

“为什么？”萨拉蛮横地质问道。

皮尔斯小姐张大嘴愣住了，她有点结结巴巴。

“哦，因为，我是说，就因为，嗯，妇女能做事很好。”

“我不这么看，”萨拉说道。“任何人能有所成就都很好。是男人是女人一点没有关系。又能有什么关系呢？”

“嗯，当然——”皮尔斯小姐说道，“是的，我承认，当然，这样看问题的话……”

但是，她看起来似乎有点百思不得其解。萨拉这次说话时，语气温和了许多。

“对不起。但是，我真的痛恨这种性别区分。‘现代女孩对生活的态度更现实。’诸如此类的话。这完全都是胡说！有

些女孩现实，有些则不然。有些男人多愁善感，头脑糊涂，另一些则头脑清楚，很有条理。只有头脑类型的不同。‘性’只在与‘性’直接有关的时候才重要。”

听到‘性’这个字眼，皮尔斯小姐的脸微微一红，巧妙地转换了话题。

“真希望有点树荫，”她喃喃说道，“不过，我觉得这种空旷的感觉也很棒，你说呢？”

萨拉点头表示同意。

是的，她想到，这种空旷是很棒，能治愈人心灵的创伤，平和宁静，不用去管烦人的人际关系，没有恼人的个人问题！现在，她感觉自己总算摆脱了博因顿一家，不再有那种强烈的古怪愿望——想去干涉与她毫不相干的人的生活。她感到心灵受到了慰藉，不再烦躁。这儿孤寂、空旷、安宁。

只是不能独自享受这一切。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和杰勒德大夫已经结束了关于毒品管理法之争，现在，他们正在就天真无邪的年轻妇女被出口到阿根廷，跳卡波莱舞的邪恶事件，进行争论，整个谈话过程中，杰勒德大夫一直显得很轻浮，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是一位真正的政治家，因此，也就毫无幽默感，她对大夫的轻浮无疑感到很震惊。

“我们接着走，行吧？”戴着回教红便帽的通译宣布道。他又开始大谈犹太人的邪恶。

日落前一小时左右，他们才总算到达了马安。一群长相怪异、野蛮的人围住了他们的车。停了一会儿才又接着前行。

看着一望无际、平坦的沙漠，萨拉闹不清楚岩石密布的

佩得拉要塞会在哪儿。他们看得见周围儿英里的地方吧?别说大山,连小山丘都没有一个。离旅行的终点还有很远吗?

他们到达艾穆萨村后下了车,那儿有一些看上去瘦弱不堪的马在等着他们。皮尔斯小姐因为穿的条纹水洗外衣不实用,感到很懊恼。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很明智,穿着骑马服,样式可能不太适合她的体型,但是实用。

马沿着一条布满松散的石子的光滑小道,被牵出村子。地面突然下陷,马匹曲折拐弯地下行。太阳快要下山了。

萨拉被漫长炎热的行车旅程弄得疲惫不堪。她感觉有些眩晕,骑在马上像是在云雾中。事后回想起来,她觉得那时似乎是地狱之门在脚下裂开了。道路蜿蜒而下,一直下到地下。岩石在他们四周耸立,穿过一个红色峭壁组成的迷宫,一直延伸到地壳深处。路的两边都是悬崖。面对着越来越窄的峡谷,萨拉感受到一种威胁,觉得窒息。

她有点迷糊地想到:"下到了死亡之谷——下到了死亡之谷……"

走啊走。天黑了,岩壁的鲜红色变暗了,还在不停地走。曲曲折折地进出山谷,感受像是被幽禁了,迷失在地壳的深处。

她想道:"真是怪诞,不可思议……死亡之域。"

"死亡之谷……"像副歌一样再次响起。

灯已经点起来了。马儿沿着狭窄的小道继续蜿蜒前行。突然,他们眼前一宽,峭壁向两旁退去。前面远远的地方可以看见簇簇灯光。

"那就是营地!"通译说道。

马儿脚步放快了一点，它们太饿了，提不起精神，没法走得更快，不过也表现出了一点热情。现在，小路沿着布满砂砾的河床向前延伸，灯光越来越近。

他们可以看见一群帐篷，较高的一排紧贴着悬崖。岩石中还凿出了一些洞窟。

他们就要到了。贝都因仆人跑出来迎接他们。

萨拉盯着高处的一个洞窟。那儿有一个坐着的人形。那是什么？偶像？蹲坐形的巨大雕像？

不，是摇曳的灯光才使它显得如此巨大的。不过，这一定是某种偶像，一动不动地盘踞在那儿，居高临下地统治着这整个地方。

就在这时，她心突然一紧。

沙漠带来的安宁感、逃避感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她又从自由之身沦为阶下囚。她一路行来，下到了这黑暗、曲折的山谷。就在这儿，像某种久已为人所遗忘的宗教的首席女祭师，又像肥胖、怪异的女佛像，赫然坐着的正是老博因顿夫人……

第十一章

老博因顿夫人在这儿，在佩得拉！

萨拉机械地回答着问她的各种问题。她想马上吃饭吗？饭已经好了。或者她愿意先洗漱一番？她想睡在帐篷里还是洞窟里？

这次，她回答得很快：帐篷。她想到洞窟就不寒而栗，脑海中又出现了那个蹲坐形的巨大雕像（为什么那个女人身上的某种东西，总让人感觉她是邪恶的象征？）。

最后，她跟着一个当地的仆人走了。他穿着打满补丁的黄卡其布裤子，打着松松垮垮的绑腿，外面还套着一件磨损得很厉害的破外套。他头戴当地人称之为“契飞雅”的头巾，头巾的长褶护着脖子，用黑丝带打了个结，紧紧地包在头上。萨拉欣赏地看着他轻巧的步履和他头部不经意间表现出的高傲风度。只有他服饰的欧式部分显得俗丽、不对劲。

她想道："文明真是全然不对——全然不对！要不是有文明，就不会有老博因顿夫人！要在野蛮部落里，很有可能几年前，他们就已经杀了她、吃掉了。"

她有点自嘲地认识到她太累了，有点激动。洗了热水澡、重新上过妆之后，她又恢复了冷静沉着的自我，并为刚才的恐慌感到羞愧。

她梳理着浓密的黑发，在一盏小油灯摇曳的灯光下，看着自己在一面小镜子里的侧影。

然后，她拨开帐篷入口的布帘，走到外面的黑夜中，准备到下面的大帐篷里去。

"是你——在这儿？"

一声低叫，显得迷茫、不敢置信。

她转过身去，正对着雷蒙德·博因顿的双眼。他一副惊讶的神色，双眼中的某种东西使她哑然无声、甚至有点害怕。那样一种难以置信的喜悦……似乎他看到了天堂的景象——显得惊奇、茫然、感激、谦恭！萨拉一生中再也不会忘记这眼神。地狱里的亡灵仰视天堂时，可能就是这种眼神……

他又说了一遍："你……"

那低沉颤抖的声音在她身上起了作用，使她胸中有如鹿撞，她感到害羞、恐惧、谦卑，但又突然觉得高傲、欣喜。她只简单地说了一句："是我。"

他走近了一些，仍然一脸茫然的样子，仍然是半信半疑。

然后，他突然抓住了她的手。

“是你，”他说道，“是真实的你。我开始以为你是幽灵，是因为我一直思念你而产生的幻觉。”他停了一下又接着说道：“我爱你……从火车上第一次见到你时，我就爱上了你。我现在很清楚这一点，我希望你也知道，这样你就能知道表——表现得很无礼的那个人，并不是真正的我。你知道，甚至现在，我都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不知道我会做出什么事来。我可能从你身边经过而不理你，或者伤害你，但是我真心希望你知道，那不是我，不是真正的我。该对此负责的是我的神经，我那不可靠的神经……她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的神经让我这样的！你能理解，是吧？如果你看不起我……”

她打断了他的话，嗓音低沉而又出人意料地甜美，“我不会看不起你的。”

“都一样，我就是挺可鄙的！我应该——能够表现得像个男人。”

萨拉的回答，部分是杰勒德建议的翻版，不过，更多的是源于她自己的知识和希望。在她甜美的嗓音里能听出一丝肯定和明白无误的权威性。

“你会做到的。”

“我会吗？”他听起来似乎正在深思，“可能吧……”

“你会有勇气的。我确信这一点。”

他挺起胸膛，扬起头。

“勇气？是的，需要的就是勇气。勇气！”

他突然低下头吻了她的手，然后匆匆离去。

第十二章

萨拉去了下面的大帐篷。她的三个旅伴正在那儿吃饭，通译告诉他们：这儿还有一群游客。

“他们是两天前来的。后天走。美国人。那个母亲很胖，到这儿可费了一番劲。是由挑夫们用椅子抬来的，他们说可不轻松呢，累得满头大汗，真的。”

萨拉突然放声大笑。当然，好好想想，这整件事是挺好笑的嘛。

胖通译满怀感激地看着她。他的工作真不轻松。短短一天里，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已凭借着旅行指南，三次驳斥他，刚才又在挑床铺的毛病。现在，他的旅客中有一位没来由地高兴起来，他自然是非常感激。

“哈！”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说道，“我觉得这些人也在所罗门旅馆住过。刚才到达时，我认出了那位老母亲。我想，

我见过你和她在旅馆里谈过话，金小姐。”

萨拉又羞又愧，脸都红了，只希望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没有听到太多的谈话内容。

“真是的，我怎么会那样的呢？”她痛苦地想道。

与此同时，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宣称：“这些人一点意思都没有，一群乡巴佬。”

皮尔斯小姐极力奉承着，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则开列了一长串她最近遇到的有趣的美国显贵名单。

今年的这个季节热得反常，因此，他们定好了第二天一大早就出发。

四个人六点钟就聚在一起吃早饭。博因顿一家连个人影都还没见着。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对没有水果进行了一番抨击。之后，他们喝了些茶和罐装牛奶，吃了油腻的煎鸡蛋和极咸的熏火腿。

然后他们就出发了，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又精力充沛地与杰勒德大夫争论起食物中的维他命究竟有什么价值，以及工人阶级应享有的合适营养的问题。

营地那边突然传来一阵呼喊声，他们停下来等那人赶上来。原来是杰斐逊·科普先生，他一路跑过来，那张讨人喜欢的脸涨得通红。

“你们不介意的话，今天早上我想和你们一起行动。金小姐，早安。没想到会在这儿见到你和杰勒德大夫，真是巧遇。你觉得这儿怎么样？”

说着，他指了指周围绵延不断、奇异的红色岩石。

“我觉得很不错，就是有点恐怖，”萨拉说道，“我原来一

直想象这会是一个梦幻般的浪漫之地，它叫'玫瑰红城'嘛。但是，它比那要真实得多，真实得就像——像生牛肉。"

"颜色挺像的。"科普先生赞同道。

"不过还是挺棒的。"萨拉承认。

一行人在两个贝都因向导的陪同下开始爬山。两个向导都是高个，动作轻快，穿着平底钉靴的脚在滑溜的小道上如履平地，轻捷地向上攀登着。困难的一段很快就开始了。萨拉和杰勒德大夫都不惧高，但科普先生和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而不幸的皮尔斯小姐则几乎得被架着过一些陡峭的地方，她双眼紧闭，脸色发青，一直不断的哀叫声越来越高。

"我从来都不敢从高处往下看，从小孩子时起就不行。"

她曾有一次宣布要回去，但回头一看下去的路，她的脸色一下子更青了，只有接着往上爬。

杰勒德大夫善意地鼓励她。他走在她身后，把手杖举在她和万丈峭壁之间，好像架了一道栏杆，她承认：身边有栏杆的错觉，大大减轻了眩晕的感觉。

萨拉微微喘着气，问通译马哈茂德：

"你带人上到这儿来，有过麻烦吗？我是说，带老年旅客时。"

马哈默德虽然体胖，却一点没有不适的迹象。"总是有麻烦，我们总是碰到麻烦。"他平静地说道。

"你们总是尽力把他们带上来吗？"

马哈默德耸耸他厚实的肩膀。

"他们喜欢来。他们花了钱就是来看这些的，他们希望

能看到。贝都因导游很聪明，脚步很稳，总是由他们来带队。"

他们最后总算抵达了山顶，萨拉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四周和下面延伸的全都是血红色的岩石，奇异、令人难以置信的乡村景色，是在别处难以得见的。在清晨纯净的空气中，他们像神一样站在那儿，俯瞰下界——一个充斥着暴力的世界。

通译告诉他们，这儿就是"牺牲之地"，也叫"圣地"。他指给他们看脚边扁平的岩石上的凹痕。

萨拉离开众人走到一边，也借此避开了通译已说得滚瓜烂熟的陈词烂调。她坐在一块岩石上，双手插在厚厚的黑发中，望着脚下的一方世界。不久，她察觉到旁边有人。杰勒德大夫的声音响了起来。

"你现在可以体会到《新约》里魔鬼的诱惑了吧？撒旦将主带到高山之巅，向他显示整个世界。'你若臣服于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站在高处，肉身成神的诱惑更要大得多。"

萨拉点头表示同意，但是，可以清楚地看出她的思绪已飞远了。杰勒德大夫好奇地注视着她。

"你陷入了沉思。"他下结论地说道。

"是的，"她将脸转向他，一脸困惑的神情，"这儿有这么一处牺牲之地，真是个好主意。有时候我想，牺牲是必要的……您觉得呢？我是说，人们可能太重视生命。死亡也许并不真的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可怕。"

"金小姐，如果你这么想，你可真不该选择我们这一行。

对我们来说，死亡是敌人，而且，应该永远是敌人。”

萨拉一颤。

“是的，我想您是对的。但是，死亡经常可以解决问题，甚至可能意味着更充实的人生……”

“如果一个人为多数人而死，对我们倒是很方便！”杰勒德大夫严肃地说道。

“我不是这个意思……”她突然住了口。杰斐逊·科普先生正向他们走来。

“这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地方，”他说道，“非常奇妙，我很高兴自己没有错过这次机会。虽然老博因顿夫人绝对是一位不同寻常的妇女——我很佩服她来这里的勇气——但我不怕告诉你们，和她一起旅行真是挺麻烦的。她身体不好，我想这自然会使她有点不太顾虑别人的想法。她似乎想都没想过她的家人，偶尔可能会希望能自己出去玩玩。她就是习惯了一家人都围着她，我想她不会考虑到……”

科普先生住了嘴，善良、愉快的脸上露出一丝困惑不解的神情。

“我听到一点关于老博因顿夫人的事，让我觉得很不安。”

萨拉又陷入了沉思，科普先生好听的声音就像远处小溪的淙淙声一样，在她耳边流过。但杰勒德大夫说道：

“是吗？什么事？”

“我在太巴列的旅馆里碰到一位女士，是她告诉我的。和老博因顿夫人雇佣过的一个女仆有关。我听说，这个女孩，是，有……”

科普先生停了下来，小心翼翼地看了萨拉一眼，压低声音说道："她怀孕了。老太太似乎发现了，但表面上对这个女孩还是相当和蔼。可是，在孩子出生前几个星期，她把这个女仆赶出了家门。"

杰勒德大夫双眉上扬。

"啊。"他沉思地说道。

"告诉我这件事的女士相信这件事千真万确。我不知道你们和我想的是否一样。但这好像是很残忍、很没人性的一件事。我无法理解……"

杰勒德大夫打断了他的话。

"你应该试着去理解。我毫不怀疑，这件事一定让老博因顿夫人暗暗高兴了很久。"

科普先生神色震惊地看着他。

"不，先生。"他加重语气说道，"我无法相信这是真的。这简直难以想象。"

杰勒德大夫轻声引用了一段话：

"我转身去考察阳光下进行的压迫。被压迫者哭泣着、哀嚎着，得不到安慰；因为权力在压迫者手中，所以没有人来安慰他们。我赞颂已逝的死者，远胜过苟且偷生的活人，啊，从没到过这世界上的人要比活人和死人都好，因为，他不知道地球上一直存在着的邪恶……"

他停止引用，说道：

"亲爱的先生，我一直致力于研究人类头脑中的一些怪事。只看生活中好的一面是没有用的。在日常生活的礼节与传统之下掩藏着一大堆奇事。例如，有人为了虐待而虐

待，并从中获得快乐。但是，当你发现了这一点后，还有更深层次的内容：希望受到欣赏与关注的强烈而可怜的欲望。如果这个欲望没有得到满足，如果因为性格不讨人喜欢而得不到所需要的反应，就会采取别的办法——一定要让人感受到自己的存在、自己的重要性，这样就出现了难以计数的怪异反常行为。行事残忍的习惯和其他习惯一样，也是可以培养的，而且，形成后还很难以改掉……”

科普先生咳嗽了一声。“杰勒德大夫，我想您有一点言过其实。这上面的空气真是好……”

他慢慢走开了。杰勒德微微一笑，又注视着萨拉。她正眉头紧皱，脸上一副年轻人的严肃神情。他觉得她看上去像是一位正要进行宣判的年轻法官……

他听见身后的脚步声，转过身去，发现皮尔斯小姐正步履不稳，跌跌撞撞地向他走来。

“我们这就要下去了，”她害怕地说道，“噢，天啦！我已知道我肯定下不去的，不过，向导说下山走另一条路，那条路要好走一些。我真心希望会是那样，因为，从小我就不敢从高处往下看……”

下山是沿着一条瀑布边的小路向下行。虽然有些松动的石头可能会扭伤脚踝，但是没有令人眩晕的景色。

一行人回到营地，虽然疲倦却都神采飞扬。午饭推迟了，大家的胃口都很好。这时已过了下午两点。

博因顿一家围坐在大帐蓬里的大桌子边，正在吃午饭。

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摆足了屈尊俯就的样子，对他们说了句：

“真是非常有趣的早晨，佩得拉这地方真不错。”

卡罗尔觉得这话可能是对她说的，迅速看了她母亲一眼，喃喃道：

“哦，是的，是的，不错。”然后又复归沉默。

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感到已尽了自己的责任，开始用餐。

四个人边吃边讨论下午的行动安排。

“我想我下午得好好休息一下，”皮尔斯小姐说道，“我想最好不要一下子劳累过度了。”

“我想去散散步，四处走走。”萨拉说道，“杰勒德大夫，你呢？”

“我和你一起去。”

老博因顿夫人啪地一声放下了汤匙，每个人都被吓了一跳。

“我想，”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说道，“我和你一样，皮尔斯小姐。可能看半小时书，再休息至少一个小时，然后，再出去散会儿步。”

在伦诺克斯的帮助下，老博因顿夫人慢慢挣扎着站了起来。站了一会儿后，她说道：

“你们今天下午最好都出去四处走走。”她说这话时，语气竟然出人意料的和蔼。

不过，她家人却都是一副吃惊的神色，看起来颇有点滑稽。

“但是，母亲，您怎么办呢？”

“我不需要你们任何人。我想一个人坐着看会儿书。吉

尼最好不要去，她需要躺着休息会儿。”

“母亲，我不累。我想和他们一起去。”

“你累了，你头疼！你得当心照顾自己。去躺下睡一觉。我知道什么对你最好。”

“我，我……”

女孩扬起头，反抗地看着她母亲，然后垂下眼帘——屈服了……

“傻孩子，”老博因顿夫人说道，“回你的帐篷里去。”

她蹒跚地走出大帐篷，其他人都跟在后面。

“天啦！”皮尔斯小姐说道，“这些人真是怪。那母亲的肤色很奇异，是深紫色。我想她的心脏可能有问题。这大热天的，她可真不好熬。”

萨拉想道：“她今天下午把他们都放了。她知道雷蒙德想和我呆在一起，这会不会是个圈套？”

吃过午饭后，她回帐篷里换了件干净的亚麻衣服。那个念头一直在头脑里，挥之不去。昨晚之后，她对雷蒙德的感情已发展成一种激情、一种想要保护他的温柔之情。这就是爱吧——这种因为对方而经受的痛苦煎熬，这种不惜一切代价要让所爱的人，免受痛苦的愿望……是的，她爱雷蒙德·博因顿。这是颠倒了的圣乔治与龙的故事，她是救助者，而雷蒙德是被囚禁的受害者。

老博因顿夫人则是那条龙。这条龙突然大发慈悲，在萨拉看来，那肯定是不怀好意的。

三点过一刻左右，萨拉漫步走到了下面的大帐篷。

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坐在椅子上。尽管天气炎热，她仍

然穿着她那条起了大作用的哈里斯粗花呢裙，膝盖上放着某王室委员会的报告。杰勒德大夫和皮尔斯小姐在说话，后者站在自己的帐篷旁，手里拿着一本名叫《爱情探寻》的书，书的封皮上说这是本充满激情和误解的惊险小说。

“我想，吃完午饭就马上躺下不太好，”皮尔斯小姐解释道：“容易消化不良。呆在大帐篷的阴影里，真是凉爽极了。哦，天啦，你觉得坐在上面的那位老太太，呆在大太阳下明智吗？”

他们都看着眼前的山脊。老博因顿夫人就和昨天夜里一样，一动不动地坐在她洞窟的洞口。附近已经看不到其他的人了。营地工作人员都在午睡。不太远处有一小群人，沿着山谷在行走。

“这一次，”杰勒德大夫说道，“那位好妈妈居然会让他们自己出去玩。是不是又有什么新诡计？”

“我们真是多疑。来，我们去追上那帮逃学的孩子吧。”

皮尔斯小姐留在原地继续读那本令人激动的惊险小说，萨拉和杰勒德大夫出发了。绕过山谷的拐角，他们就赶上了正缓缓而行的那群人。这一次，博因顿一家看上去快乐而无忧无虑。

伦诺克斯和纳丁，卡罗尔和雷蒙德，笑容满面的科普先生，还有后到的杰勒德大夫和萨拉。很快，所有这些人都在一起谈笑风生了。

突然有了一阵无拘无束的欢闹。每个人心里都感到这是转瞬即逝的欢愉，是应该尽情享受的、偷来的快乐。萨拉和雷蒙德并没有离开人群。实际上，萨拉是和卡罗尔与伦诺

克斯走在一起。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杰勒德大夫在和雷蒙德聊天。纳丁与杰斐逊·科普走得离人群稍稍有点远。

突然离开大家的是法国人杰勒德大夫。有一会儿，他的话断断续续。随即，他停下了脚步。

“真是非常对不起。我恐怕得回去了。”

萨拉看着他：“出了什么事吗？”

他点点头。“是的，发烧。午饭后就有点了。”

萨拉上下打量着他。“疟疾吗？”

“是的，我要回去吃点奎宁。希望这次不太严重。这是在一次刚果之行染上的。”

“要我陪你吗？”萨拉问道。

“不，不用。我带了药箱。这真是让人厌烦。你们接着走吧。”

他快步向营地走去。

萨拉望着他远去的背影，犹豫了一会儿，然后，她与雷蒙德的视线相遇，冲他嫣然一笑，法国人就被她忘到了九霄云外。

有一会儿，他们六个人——卡罗尔，她自己、伦诺克斯、科普先生、纳丁和雷蒙德——走在了一起。

然后，也不知怎么的，她和雷蒙德就离开了众人。他们俩继续前行，爬上一些岩石，转过一些岩石，最后在一处阴凉处停下来休息。

一阵沉默，然后雷蒙德开口说道：

“你叫什么名字？我知道你姓金，你叫什么呢？”

“萨拉。”

"萨拉。我可以这样叫你吗?"

"当然可以。"

"萨拉,能给我讲讲你的事吗?"

她背靠着岩石,向他讲起她在约克郡家里的生活、她的狗以及抚养她长大的婶婶。

然后,轮到雷蒙德,他断断续续地向她讲了一点自己的生活。

之后是一阵长久的沉默。他们的手相触了,随后就像孩子一样手握着手坐在一起,感到一种奇异的满足。

太阳开始要西沉,雷蒙德一惊。

"我要回去了。"他说道,"不,不是和你一起走。我要一个人回去。我有些事要去说、要去做。一旦我完成了,一旦我向自己证明了我不是个懦夫,那时——那时——我就不会羞于向你求助了。我会需要你的帮助的,我很有可能得找你借钱。"

萨拉笑了。

"我很高兴你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你可以信赖我。"

"但是首先我得一个人去做成这件事。"

"什么事?"

年轻的、孩子气的脸突然变得严肃起来。雷蒙德·博因顿说道:"我得证明自己的勇气,要么是现在,要么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然后,他突然转过身,大步离去。

萨拉靠在岩石上,凝望着他远去的身影。他的话让她有点震惊,他显然很急切,认真激动得让人害怕。有一刻,她真

希望她和他一起去了……

但是，她责备自己不该有这种想法。雷蒙德想独立行事，想测试他刚聚集的勇气。这是他的权利。

然而她真心祈祷，希望这勇气不会受挫……

萨拉再次看到营地时，太阳已经开始西沉了。走近些后，她在微弱的光亮中，可以分辨出仍然坐在洞口的老博因顿夫人的身影。看着那个可怕的、一动不动的身影，萨拉不禁打了一个冷战……

她匆匆走过下面的小路，来到已点上灯的大帐篷。

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正坐着编织一件海军蓝色的羊毛套衫，一束线挂在脖子上。皮尔斯小姐一边在一块桌布上刺绣着色彩惨淡的蓝色勿忘我，一边聆听离婚法该如何改革的高论。

仆人们进进出出，准备着晚餐。博因顿一家坐在大帐篷角落的躺椅上看书。肥胖而又故作威严的马哈默德出现了，他看上去颇为不满。本来，他在下午茶后安排了很好的散步，但是没有一个人呆在营地里……安排好了的整个活动都泡了汤……本来去参观奈拜提建筑会很有收益的。

萨拉急忙说道，他们都过得很愉快。

她起身回帐篷洗漱，准备吃晚餐。回来的路上，她在杰勒德大夫的帐篷旁停下来，低声叫道："杰勒德大夫。"

没有人回答。她掀起门口的帘子，向里面看了看。大夫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萨拉悄无声息地退了出来，希望他是睡着了。

一个仆人走过来，向她指指大帐篷，显然晚餐已准备好

了。她信步走了过去。除了杰勒德大夫和老博因顿大人以外,其他人都坐在了桌子边。一个仆人被打发去通知老太太,晚饭已准备好了。突然,外面传来一阵骚动声。两个被吓坏了的仆人冲了进来,激动地用阿拉伯语向通译说着什么。

马哈默德慌乱地看了看四周,走了出去。萨拉一时冲动也跟了上去。

“出了什么事?”她问道。

马哈默德回答她:“那位老太太,阿卜杜勒说她病了,动不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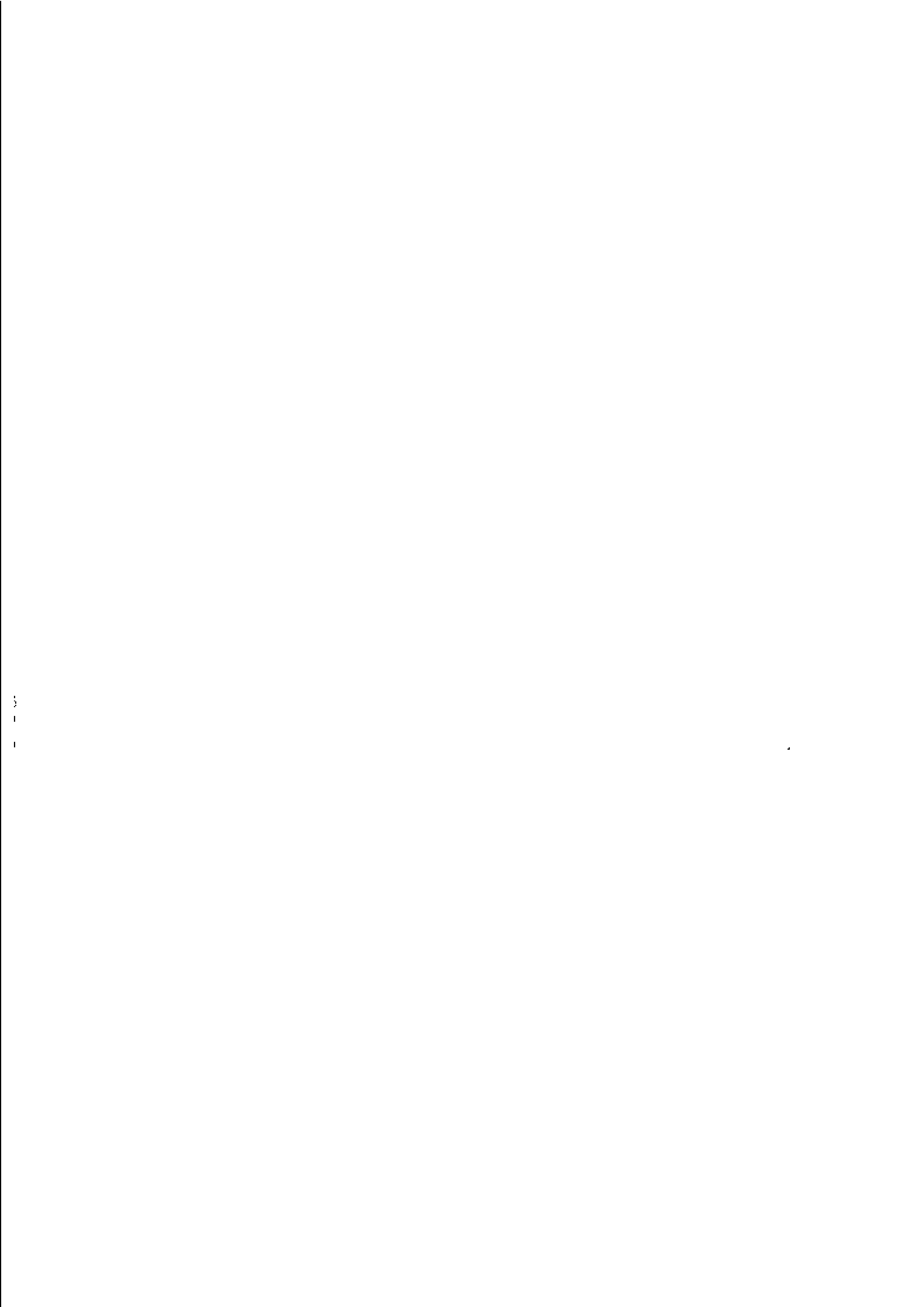
萨拉加快了脚步。她跟在马哈默德后面爬上岩石,一路走到胖墩墩的老太太坐着的地方。她摸摸那肥胖的手,探探脉搏,俯身探下去……

当她直起身来时,脸色苍白。

萨拉沿着原路回到大帐篷。在门口她停了一会儿,看着坐在桌子里侧的那一群人。开口说话时,她自己都觉得自己的声音唐突、不自然。

“我很遗憾,”她说道,并强迫自己面对着这一家的老大——伦诺克斯。“博因顿先生,你的母亲去世了。”

她好奇地注视着这五个人的脸,似乎是从很远的距离之外看着他们。这个消息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他们自由了……



第 二 部



第　一　章

卡伯里上校微笑着，向桌子对面的客人举起酒杯。"来，为犯罪干杯！"

赫尔克里·波洛眨眨眼，承认这祝辞很贴切。

他带着一封雷斯上校写给卡伯里上校的介绍信，来到安曼。

卡伯里对会见这位世界知名人物很感兴趣，他的老朋友、情报局的同事对此人的才能，赞不绝口。

雷斯在信中，把"谢塔纳凶杀案"一案的解决称为"一个绝妙的心理学推理过程！"

"我一定要带你四处好好走走，"卡伯里说道，同时，用手理了理他那有些参差不齐而又色彩斑驳的胡子。卡伯里中等身材，体态粗壮，衣衫不整，头顶半秃，长着一双柔和而且显得有点茫然的蓝眼睛。看起来，他一点也不像士兵，好

像不是特别机警、灵活，与人们心目中的执法者形象相去甚远。但在外约旦河地区，他就是权力的象征。

“我们可以去杰拉什，”他说，“喜欢那种地方吗？”

“我对什么都感兴趣。”

“是的，”卡伯里说道，“对待生活的态度就应该像这样。”他停了一会儿，然后说道：

“你有没有发现，你的专业工作会跟着你不放？”

“对不起，你说什么？”

“嗯，简单点说，你是不是有些时候出去度假，想远离犯罪，轻松一下，结果却发现总有尸体冒了出来？”

“这样的事是发生过，而且不只一次。”

“嗯，”卡伯里上校应了一句，看上去有点心不在焉。

然后，他猛然一惊，思绪回到现实中，说道：“现在就有具尸体，我觉得不太放心。”

“是吗？”

“是的，就在安曼这儿。美国老妇人。和她的家人一起去了佩得拉。今年这会儿的天气热得反常，这趟旅行可真够她受的了，老妇人有心脏病，旅行比她想的要累得多，加大了心脏的负担——她就一命归天了。”

“在这儿，安曼？”

“不，在佩得拉那儿。他们今天把尸体运来了。”

“啊！”

“一切都很自然。完全可能是世界上最有可能发生的事。只是……”

“什么？只是……”

卡伯里上校挠了挠他的秃头，说道：

“我有种感觉，是她的家人干掉了她。”

“啊哈！你为什么会这样想呢？”

卡伯里上校没有直接回答。

“那老妇人好像挺让人讨厌的。没有人为她的死感到痛苦，似乎都觉得她这样暴毙是件好事。不管怎么样，只要那家人全都联合起来并在必要的时候串通好了撒谎，就很难以查清了。为了不把事情复杂化，也不引起国际间的不愉快。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放任不管。实际上也没有什么证据。过去认识的一个医生，他告诉我，他经常对病人的死亡有怀疑：死得比预期的早。他说：‘如果没有很确凿的证据，最好保持沉默。否则，吃不着羊肉还惹得一身膻，案子没解决，热情工作的医师还会声名扫地。’这样说也有点道理。但不管怎么样——”他又挠了挠头，出人意料地来了句：“我是个认真严谨的人。”

卡伯里上校的领带耷拉在左耳朵下边，袜子皱在一起，外套破烂，满是污点。但赫尔克里·波洛没有笑，他能清楚地看出，卡伯里上校的头脑中其实是井然有序的，各类事情很好地进行了归档，各种印象也很仔细地分了类。

“是的，我是个认真严谨的人。”卡伯里上校重复道，下意识地挥挥手。“不喜欢一团糟的局面。碰到一团糟时，就总想理个头绪来。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赫尔克里·波洛严肃地点点头。他明白。

“那儿没有医生吗？”他问道。

“有，有两个。不过其中一个得了疟疾。另一个是个女

孩，刚毕业不久。不过，我想她还是不错的。这起死亡本身并没有什么奇异之处。老妇人的心脏有毛病，服药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她像这样突然死亡，实际上一点都不奇怪。”

“那你到底在担心什么呢？”赫尔克里·波洛轻声问道。

卡伯里上校那双蓝色的眼睛困惑地望着他。

“听说过一个叫杰勒德的法国人吗？西奥多·杰勒德？”

“当然啦。他在他那一行里非常有名。”

“对，精神病那一行，”卡伯里上校表示赞同，“四岁时爱上清洁妇，三十八岁时就会坚持认为自己是坎特伯雷大主教。我弄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从来也没弄明白过。但是，这些家伙的解释还挺有说服力的。”

“杰勒德大夫在某些形式的深层次精神官能症方面，绝对是权威，”波洛笑着点头称是，“他的，嗯，对于佩得拉所发生的事，他的看法是基于这种推理方式吗？”

卡伯里上校用力摇摇头。

“不，不是。要是这样，就没有什么好操心的啦。倒不是说我不相信他这一套，只不过，这是我所不能理解的事情之一。就像我有一个贝都因手下，他可以在一片广袤的沙漠中下车，用手抚摸地面，然后告诉你现在身在何处，误差不超过一两英里。这不是魔术，但是看起来就像。不，杰勒德大夫的叙述，很直接了当，就是一些明白无误的事实。我想，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有兴趣吗？”

“有，有。”

“好。那我就派人去让他过来，你可以自己听他讲。”

卡伯里上校打发了一个勤务兵去请大夫。接着，波洛问

道：

“这个家庭有些什么成员？”

“这家人姓博因顿。两个儿子，大的已经结了婚，妻子很漂亮，娴静、明理。还有两个女儿，都很漂亮，不过和她们的嫂子相比，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类型。小的那个有点神经质，但也可能是因为受了惊吓的缘故。”

“博因顿，”波洛说道，双眉上扬，“奇怪，真奇怪。”

卡伯里眼中满是疑问地望着他，但看看波洛不再说话，他也就自己接着说下去了：

“看来好像很明显，那母亲是个祸害！得让人从头服侍到脚，所有的人都得围着她转。她掌握着财政大权，其他的人身无分文。”

“啊哈！非常有趣。他们知道她留下来的钱怎么分吗？”

“我装作不经意的样子问过这个问题。遗产由全家人平分。”

波洛点点头，然后问道：

“你认为他们都牵涉在内了吗？”

“不知道。这就是麻烦之处。不知道是合谋，还是某位聪明的成员独自干的，不知道。也许这整件事都是想象出来的。总之，我想听听你的专家意见。呵，杰勒德来了。”

第 一 章

法国人进来时，步履轻快却并不匆忙。他与卡伯里上校握握手，颇感兴趣地打量了波洛一眼。卡伯里介绍道：

“这位是赫尔克里·波洛先生。是我的客人。刚才，我们一直在讨论佩得拉发生的事。”

“呵，是吗？”杰勒德又迅速地上下打量了波洛一眼。“你对此感兴趣？”

赫尔克里·波洛双手上举。

“哎呀，人总是对自己的本行感兴趣，不可救药了。”

“不错。”杰勒德说道。

“来一杯怎么样？”卡伯里问道。

他倒了一杯苏打威士忌，放在杰勒德的手边。又询问似地举起酒瓶，波洛摇摇头。卡伯里上校放下酒瓶，把椅子拉近了一点儿。

"嗯,"他说道,"我们说到哪儿了?"

"我想,"波洛对杰勒德说,"卡伯里上校对结论有疑问。"

杰勒德做了个含意颇为丰富的手势,说道:

"这都是我的错!而且我也有可能弄错了。记住,卡伯里上校,我可能完全搞错了。"

卡伯里咕哝了一声,说道:

"告诉波洛先生事实吧。"

杰勒德首先简单地介绍了一下在"佩得拉之旅"以前发生的事情,勾勒了一下博因顿一家各成员的特征,并描述了他们经受的情感上的压力。

波洛专心地听着。

然后,杰勒德开始讲述他们在佩得拉的第一天里所发生的事情,描述了他是怎样回到营地的。

"我的恶性——大脑型的——疟疾发作了,"他解释说,"我打算回去自己治疗,静脉注射奎宁。通常都是这样治疗的。"

波洛点点头,表示明白。

"我发烧得很厉害,跌跌撞撞地走回了我的帐篷。开始,我找不着药箱——有人动过。等我找着了药箱后,又找不着皮下注射器。我找了好一阵子,就是找不着,最后,只好不找了,口服了大剂量的奎宁,然后,就倒到了床上。"

杰勒德停了一会儿,又接着说道:

"老博因顿夫人的死,是日落以后才发现的。因为,她的坐姿,还有椅子撑住了她的尸体,所以,她的姿势没有改变,

一直到男仆六点半去请她吃饭时，才发现出了事。"

他详细地描述了洞窟的位置，以及洞窟与大帐篷之间的距离。

"有医生资格的金小姐检查了尸体。她知道我在发烧，没有叫醒我。事实上，也没有什么可做的了。老博因顿夫人已经死了，而且，死了已经有一会儿了。"

波洛嘀咕道："究竟死了多久呢？"

杰勒德慢慢说道：

"我想，金小姐没有太注意到这一点。我估计她没觉得这很重要。"

"但是，至少有人能说出最后见到她还活着的时刻吧？"波洛问道。

卡伯里上校清清嗓子，拿起一份官方文件读了起来：

"四点过后不久，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与皮尔斯小姐和老博因顿夫人说过话。伦诺克斯·博因顿四点半左右和他母亲说过话。五分钟后，伦诺克斯·博因顿夫人与她进行了一次长谈。卡罗尔·博因顿和她母亲说了几句话，但是说不出具体的时间，不过，根据其他人所说的来判断，似乎是在五点十分左右。"

"美国人杰斐逊·科普是这家人的朋友。他与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和皮尔斯小姐一起回到营地时，看到老博因顿夫人睡着了。他没有和她讲话。这大约是六点差二十。小儿子雷蒙德·博因顿似乎是最后一个见到她活着的人。他散步回来后，在大约六点差十分时，去和她说过话。尸体是在六点半，仆人去告诉她晚餐准备好了时发现的。"

"在雷蒙德·博因顿和她说过话之后,六点半之前,没有人走近过她吗?"波洛问道。

"据我所知,没有。"

"但是,还是有可能有人走近过她吧?"波洛坚持问道。

"我觉得不太可能。六点以后仆人们就在营地里四处走动了,人们出出进进自己的帐篷,但是没有一个人说看见有人接近过那老太太。"

"这么说,雷蒙德·博因顿肯定是最后一个看见他母亲活着的人啦?"波洛说道。

杰勒德大夫和卡伯里上校迅速对视了一眼,上校用手指敲着桌面。

"就从这儿开始有麻烦了,"他说道,"接着往下说吧,杰勒德。这是你的事。"

"我刚才说过,萨拉·金检查老博因顿夫人的尸体时,没觉得有必要确定死亡时间,她只是说老博因顿夫人死了'有一会儿'。第二天,出于职业的原因,我想把可能的范围缩小些,碰巧说了句,最后见到老博因顿夫人活着的是她的儿子雷蒙德·博因顿,时间是六点差一点。令我非常吃惊的是,金小姐明确地说这是不可能的,她说那会儿,老博因顿夫人肯定早已经死了。"

波洛双眉上扬。"奇怪,非常奇怪。对此,雷蒙德·博因顿先生怎么说呢?"

卡伯里上校突然说道:"他发誓说他母亲那会儿还活着。他去她那儿对她说,'我回来了。希望您下午过得愉快。"诸如此类的话。他说她只是咕哝了一句'挺好的',然后,他

就回自己的帐篷了。"

波洛困惑地皱起眉头。

"怪，真是怪。那会儿天已经要黑了吗?"

"太阳刚开始西沉。"

"奇怪，"波洛又重复了一遍。"杰勒德大夫，你是什么时候见到尸体的?"

"第二天。确切地说，早上九点。"

"你对死亡时间的估计呢?"

法国人耸耸肩。

"那么长一段时间之后，很难做出准确的估计了。得留出好几个小时的余地。如果要我起誓作证的话。我也只能说她死了十二小时以上，但不到十八个小时。这一点也就没什么用处了。"

"接着说，杰勒德大夫，"卡伯里上校说道，"把其他的事情告诉他。"

"早上一起床，"杰勒德大夫说道，"我就找着了皮下注射器，在我梳妆台上的一盒瓶子后面。"

他倾身向前。

"你可能会说我头一天没看见。我当时发烧很厉害，情况很糟，浑身上下打摆子。而且人们经常到处找某样东西，就是找不着，其实，自始至终这东西一直就在那儿。我唯一能说的是。我相当肯定，当时注射器并不在那儿。"

"还不止这些呢。"卡伯里说道。

"对，还有两件事极有价值。死者的手腕上有个小孔，就像皮下注射时会留下的那种。她女儿解释说，这是大头针扎

了一下留下的……"

波洛身体一动。"哪个女儿?"

"卡罗尔。"

"知道了。请你接着讲下去。"

"最后,还有一件事。我碰巧检查了一下我的小药箱,发现洋地黄毒苷少了很多。"

"洋地黄毒苷,"波洛说道,"是一种作用于心脏的有毒的药品,对吧?"

"是的。这是从俗称'狐狸手套'的洋地黄中提取的。洋地黄有四种有效成份。其中,洋地黄毒苷毒性最强。根据考普所做的实验,它要比洋地黄苷和洋地黄皂苷的效用强六至十倍。在法国,药物管理局允许使用洋地黄毒苷,但在英国则是禁品。"

"大剂量的洋地黄毒苷会引起什么结果?"

杰勒德大夫神情严肃地说道:"通过静脉注射,在血液中突然加入大剂量的洋地黄毒苷,会导致心脏迅速麻痹,引起突然死亡。估计四毫克的洋地黄毒苷就能毒死一个成年男人。"

"而老博因顿夫人本来就有心脏病。"

"是的,实际上,她服用的一种药就含有洋地黄苷。"

"这真是非常有趣。"波洛说道。

"你是说,"卡伯里上校问道,"她的死亡有可能被认为是自己服药过量造成的吗?"

"这——是的。不过,还不止如此。"

"在一定意义上,"杰勒德大夫说道,"洋地黄苷可以看

作是一种积累型药——平时虽然只少量服用，但会在体内沉积起来。这样一来，如果是洋地黄的强效成份夺去的生命，在尸检中是找不出判断依据的。”

波洛缓缓点点头，表示明白了。

“是的，聪明，非常聪明。这样的证据几乎不可能让陪审团满意。呵，先生们，这要是一起谋杀案的话，真是非常聪明的谋杀案。注射器放回原处，毒药用的是被害人本来就在服用的药，这样，人们极有可能会认为是药的剂量给弄错了，或者是药物的积累造成的。哦，是的，很有头脑，深思熟虑，小心谨慎，简直是个天才。”

他默默不语地坐在那儿，半晌才抬起头来，“但是，还有一件事让我想不通。”

“什么事？”

“偷去皮下注射器。”

“是给拿去了。”杰勒德大夫迅速说道。

“拿走，又还回来？”

“是的。”

“奇怪，非常奇怪，”波洛说道，“否则的话，每一件事都可以解释得通了……”

卡伯里上校好奇地看着他。

“呃？”他问道：“你的专家意见是什么？是谋杀吗？”

波洛举起一只手。

“等一会儿。我们还没有到那一步。还有一些证据需要考虑。”

“什么证据？所有的证据都告诉你了呀。”

"啊！但，这是我，赫尔克里·波洛要提供给你们的证据。"

他点点头，微笑着望着面前两张倍显惊讶的脸。

"是的。我一直在听你们讲事件的经过，现在，竟然轮到我来提供一点你们毫不知晓的证据。很滑稽可笑吧！是这样的：在所罗门旅馆的一个夜里，我走到窗前，想看看窗子是否关上了……"

"关上？你不是想打开？"卡伯里问道。

"关上，"波洛肯定说道，"窗子是开着的，所以，很自然我走过去想关上窗。但是，就在我手握窗闩，正要关上窗时，我听到了一个声音，很好听的声音。低沉，清晰，因为神经质的兴奋而有点发抖。我当时就对自己说，再听到这声音，我肯定能辨出来的。这声音在说什么呢？它在说：'你的确清楚，必须得杀死她，对吧？'"

"那会儿，naturellement[①]，我没觉得，这是说要杀死活生生的人。我以为是位小说作者或者剧作家在说话。但是现在，我可没那么有把握了。也就是说，我现在确信绝不是这么回事了。"

他又停了会儿，才接着说道："据我所知，据我所信，说这话的是我后来在旅馆休息室里碰到过的一个年轻人。我向人打听后得知，这个年轻人叫雷蒙德·博因顿。"

---

① 法文，意为：自然。——译注。

第 三 章

“雷蒙德·博因顿说的那话?”

发出惊呼的是法国人。

“你认为,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是不可能的?”波洛心平气和地问道。

杰勒德摇摇头。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不过,感到惊讶倒是真的。不知道你们明不明白我的意思,我感到惊讶的是:因为雷蒙德·博因顿太像嫌疑犯了。”

卡伯里上校叹了口气,似乎在说:“瞧,这帮研究心理学的家伙们!”

“问题是,”他咕哝道,“我们该怎么办?”

杰勒德耸耸肩。

“我看不出你们能做什么,”他提醒道,“证据绝对没有

说服力。你可能知道发生了谋杀案，但却很难加以证明。”

“我明白了，”卡伯里上校说道，“我们怀疑发生了谋杀案，但是，我们就在这儿袖手旁观！我不喜欢这样！”似乎是为了解释一下，他又加上他先前用过的那个奇特的理由，“我是一个认真严谨的人。”

“我知道，我知道。”波洛理解地点点头，“你想把这一切理出个头绪来，想确切地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怎么发生的。那么，你呢，杰勒德大夫？你说过，没有什么可做的，证据肯定没有说服力，对吧？事实很有可能就是这样。但事情就此结束，你感到满意吗？”

“她的身体本来就很糟，”杰勒德大夫慢慢地说道。“不管怎么样，她本来也可能活不了多久——一周，一个月，一年。”

“这么说，你感到满意啦？”波洛坚持问道。

杰勒德接着说道：

“毫无疑问，她的死——我该怎么说呢？——对社会有益。她的家人获得了自由，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华。他们都善良、聪明，现在，能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材了。依我看来，老博因顿夫人的死，有百利而无一害。”

波洛第三次重复到：“这么说，你感到满意啰？”

“不。”杰勒德突然一拳砸在桌子上。“我并没有如你所说的，感到‘满意’！我的天职是要保护生命，而不是加快死亡。因此，尽管我在心里反复说，这个女人死得好，但我的潜意识却不能接受！先生们，一个人在大限未到时就提前死去，这样不对。”

波洛往后一靠，笑了，对于自己耐心地发掘出来的答案非常满意。

卡伯里上校以不带丝毫感情色彩的声音说道："他不喜欢谋杀。很对，我也一样不喜欢。"

他站起来，给自己倒了一杯烈性苏打威士忌，客人们的杯子都还是满的。

"现在，"他回到主题上，"我们回到眼前的问题上来吧。关于这件事，我们到底有没有什么可做的？我不喜欢现在这个局面，不喜欢！但是，也许我们只有忍耐，如果弄不出什么名堂来，瞎忙一气也是没有用的。"

杰勒德身体前倾。"波洛先生，你的专家意见是什么呢？你可是专家啊。"

波洛有一会儿没说话，仔细摆弄着一两个烟灰缸里用过的火柴，堆成了一小堆，然后才说道：

"卡伯里上校，你想知道是谁杀死了老博因顿夫人，（前提条件当然是：她的确是被杀死的，而不是自然死亡。）对吧？想知道她被谋杀的确切时间和方式，事实上，你想知道这件事的全部事实经过，对吧？"

"是的，我想知道这一切。"卡伯里上校不动声色地说道。

赫尔克里·波洛慢慢说道："我想，没有理由不让你知道！"

杰勒德看起来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而卡伯里上校则看上去有点感兴趣了。

"哦，"他说道，"是吗？这很有趣。你建议从哪儿着手？"

"通过有条理地筛选证据,通过推理。"

"合我的口味,"卡伯里上校说道。

"还需要研究心理学方面的可能性。"

"我想这合杰勒德大夫的口味,"卡伯里说道,"在那之后——在你筛选证据,做点推理,还加上点心理学之后呢?hey presto[①]!你觉得就可以从帽子里拽出兔子来了?"

"要是不能办到的话,我会感到非常诧异的。"波洛平静地说道。

卡伯里上校从杯子边缘的上方看着他。有一小会时间,上校无神的眼睛不再无神,它们端详着、揣摩着。

他放下酒杯,咕哝了一句。

"杰勒德大夫,你怎么看?"

"我承认,我对成功不抱太大的希望……当然,我知道波洛先生很能干。"

"我有天赋,没错。"小矮个说道,同时,谦虚地微笑着。

卡伯里上校把头扭到一边,干咳了几声。

波洛说道:"要弄清的第一点是:这是集体谋杀——博因顿一家一起计划,并付诸行动的,还是,只是他们中某一成员干的?如果是后一种情况的话,谁的可能性最大?"

杰勒德大夫说道:"从你自己提供的证据来看,第一个要考虑的应该是雷蒙德·博因顿。"

"我同意,"波洛说道,"我无意中听到的话,再加上他的证词与女医生的证词之间有不符之处。有这两条,他肯定得

---

① 意大利文,意为:嘿,快速一下。——译注。

列在嫌疑犯名单的第一位。"

"他最后一个见到活着的老博因顿夫人。这是他自己说的，萨拉·金否定了这一点。告诉我，杰勒德大夫，他们两人之间是不是有——呃！你知道我的意思——是不是可以说，他们两人之间有一点 tendresse[①] 呢？"

法国人点点头。"绝对有。"

"啊哈！这位年轻女士是不是皮肤微黑，头发从前额往后梳，长着一双褐色的大眼睛，很有主见的样子？"

杰勒德大夫看上去非常惊讶。

"是的，就是那个样子的。"

"我在所罗门旅馆见过她。她和雷蒙德·博因顿说过话之后，他做梦般 plante la[②]，一动不动，堵住了电梯的出口。我连说了三遍'请让一下'，他才听见，给我让路。"

他沉思了一会儿，然后说道："那么，我们听萨拉·金小姐的医学证词时，就得打点折扣啦，她也算是当事人。"停了一会儿，他又接着说道："杰勒德大夫，从雷蒙德·博因顿的性格来看，他有可能犯谋杀罪吗？"

杰勒德缓缓说道："你是说，预先计划好的蓄意谋杀？这是可能的，不过要在一定的条件下——在经受强大精神压力的条件下。"

"有这样的条件吗？"

"绝对有。毫无疑问，这次出国旅行加剧了这些人的神

---

① 法文，意为：感情。——译注。

② 法文，意为：呆立在那儿。——译注。

经紧张状况，也加大了他们的精神压力。他们自己的生活与他人正常生活的不同之处更加明显。至于雷蒙德·博因顿……"

"怎么样？"

"他深深被萨拉·金所吸引，这使得他的症状更复杂。"

"这会使他又多了一个动机和刺激因素吗？"

"是的。"

卡伯里上校咳了一声。

"我插句嘴。你无意间听到他说的那句话：'你的确清楚，必须得杀死她，对吧？'这一定是对某个人说的。"

"这一点很重要，"波洛说道，"我并没有忘记。是的，雷蒙德·博因顿说这话的对象是谁呢？毫无疑问，是某个家庭成员。哪个呢？大夫，你能不能给我们分析一下其他家庭成员的精神状况？"

杰勒德很快说道：

"卡罗尔·博因顿的状态与雷蒙德·博因顿的很像——叛逆，加上很严重的精神亢奋，但她的症状并没有因为牵涉'性'的因素而复杂化。伦诺克斯·博因顿已经过了叛逆的阶段，陷入了冷漠、无动于衷的状态。我想他已很难集中注意力思考问题了。他对环境作出的反应是日益缩回到自己的小圈子里，自成一统，形成了完全自我封闭型的性格。"

"他妻子呢？"

"他妻子虽然疲惫不堪，不快乐，但精神却毫无不正常之处。我想，她当时正犹豫不定，要作出一个重大的决定。"

“什么样的决定?”

“是否要离开她的丈夫。”

他重述了自己与杰斐逊·科普之间的谈话。波洛点头表示明白。

“小女儿怎么样?她是叫吉尼弗拉吧?”

法国人面色凝重地说:

“她已处于非常危险的精神状态中,已经有一些精神分裂症的症状了。她无法忍受生活中受到的压迫,就遁入幻想世界中。她受迫害的幻觉已经相当严重——宣称自己是皇室要人,处于危险之中,周围杀机四伏。这些都是常见的症状。”

“这,具有危险性吗?”

“非常危险。这通常会发展成杀人狂。患者杀人,不是因为有杀人的欲望,而是认为需要自卫。他(或者她)杀人只是为了不被别人杀死。从他们的角度来看,这是完全合理的。”

“那有可能是吉尼弗拉·博因顿杀死了她母亲啰?”

“有这种可能。但是,像这样杀死她母亲,我怀疑她是否具备必需的知识和创造力。这一类偏执狂通常头脑简单,想法明显。我几乎可以肯定,如果是她干的,她会选择一种更引人注目的方法。”

“但是,她还是有可能的,对吧?”波洛坚持问道。

“是的。”杰勒德承认。

“下一步呢?事情什么时候发生的?你认为,其他家庭成员知道是谁干的吗?”

"他们知道!"卡伯里上校出人意料地插嘴,"这帮人比我所见过的任何人都能隐瞒事情。他们现在就有所隐瞒。"

"我们会让他们说出来的。"波洛说道。

"逼供吗?"卡伯里上校问。

"不。"波洛摇摇头,"就和他们进行一般的谈话。总的来说,人们还是愿意讲真话的,因为这样容易些,没有编织谎话的压力。可以撒一两次谎,或者三四次谎,但不可能总是撒谎。这样,真相就会慢慢显露出来了。"

"说得有点道理。"卡伯里表示同意。

然后,他直截了当地问道:"你是说你要和他们谈话?这么说,你愿意管这件事啦?"

波洛垂下头。

"我们得先把话说清楚,"他说道,"你所要的,也就是我准备提供的,是事实真相。但是,即使我们发现了事实真相,也可能会没有证据,我是说,没有法庭上可以接受的证据。你明白吗?"

"我很清楚,"卡伯里说道,"你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就行,至于考虑国际影响、决定能不能采取行动,由我来负责。不管怎么样,总得理出个头绪来,不能就这样一团糟。我不喜欢一团糟的局面。"

波洛笑了。

"还有一件事,"卡伯里上校说,"我不能给你太多的时间,不能无限期地把这些人留在这儿。"

波洛平静地说道:"把他们留住二十四个小时。明天夜晚之前,你就可以知道事实真相了。"

卡伯里上校死死盯住了他。

"相当有信心，呃？"他问。

"我知道自己的能力。"波洛喃喃道。

卡伯里上校被这种英国人中很少见的态度弄得不太舒服。他转过身去，捻着杂乱的胡子。

"嗯，"他嘟囔道，"这事就交给你了。"

"你要是能成功，"杰勒德大夫说，"那真是惊人的天才！"

第 四 章

萨拉·金以探索的目光，长时间地打量着赫尔克里·波洛。她注意到了蛋形脑袋、大撇胡子、华丽的衣服、还有色泽可疑的黑发。她眼中升起一抹疑云。“小姐，你满意了吗？”

与他觉得好笑的嘲讽目光相遇，萨拉的脸一红。

“对不起，你说什么？”她笨拙地问道。

“Du tout[①]！借用一个我最近刚学到的词，你把我‘大略检查’了一遍，是这样吧？”

她微微一笑，说道：“不管怎么样，你也可以对我这样做嘛。”

“当然。我也这样做了。”

她目光犀利地扫了他一眼，他语调中似乎暗藏着什么。

---

① 法文，意为：完全地。——译注。

但是，波洛正洋洋得意地捻弄着自己的胡子，萨拉(再次)想道，"这家伙是个江湖骗子！"

她又恢复了自信，坐直了一些，说道："我觉得不太清楚这次面谈的目的是什么。"

"杰勒德大夫没对你说？"

萨拉皱着眉头说道："我不懂杰勒德大夫的意思。他似乎认为……"

波洛引用了一句，"丹麦国里有恶息之气，"然后说道，"你瞧，我知道贵国的莎士比亚。"

萨拉挥手把莎士比亚拂到一边。

"这一番忙乱，究竟是怎么回事？"她质问道。

"Eh bien，[1] 我们想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对吧？"

"你是在讲老博因顿夫人的死吗？"

"是的。"

"这不是没事找事吗？当然，波洛先生，你是专家，很自然会……"

波洛帮她把话说完：

"很自然会怀疑有犯罪的存在，只要我能找到怀疑的理由。"

"嗯，是的，可能吧。"

"你自己对老博因顿夫人之死，就没有任何疑问吗？"

萨拉耸耸肩。

"真的，波洛先生，如果你自己去了佩得拉，你就会知

① 法文，意为：好吧。——译注。

道，对本来心脏就不太好的老太太来说，到那儿的旅行真是够她受的。"

"你认为这事完全正常？"

"当然。我不明白杰勒德大夫的态度。他当时发烧病倒了，什么都不知道。自然，我对他渊博的医学知识佩服得五体投地，但是，在这件事上，他实在没有多少可以发挥之处。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如果他们对我的判断不满意的话——我想他们可以在耶路撒冷进行尸体解剖。"

波洛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道：

"金小姐，有一件事你还不知道，杰勒德大夫没有告诉你。"

"什么事？"萨拉问道。

"杰勒德大夫的旅行用药箱中少了一种药——洋地黄毒苷。"

"噢！"萨拉立刻知道这件事的性质有了变化，同时，她也马上想到了唯一的反驳理由。

"杰勒德大夫对此事，很有把握吗？"

波洛耸耸肩。

"小姐，你应该知道，大夫的措词一般都是相当谨慎的。"

"是的，当然啦，这是不用说的。但是，杰勒德大夫那会儿疟疾发作了。"

"不错。"

"他知道药是什么时候被偷走的吗？"

"他到达佩得拉的当天夜里，正好开过药箱。他当时头

痛得厉害,要拿点退热药。第二天早上,他把退热药放回去,关上药箱时,他差不多可以肯定所有的药都完整无缺。"

"差不多……"萨拉说道。

波洛耸耸肩。

"是的,他不能完全肯定。在这种情形下,任何诚实的人都不可能觉得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萨拉点点头。"是的,我明白。话要说得太满,反而就不可信了。但是,不管怎么说,波洛先生,这些证据简直微不足道。在我看来……"她停了下来,波洛接着她的话说下去:

"在你看来,我进行这次调查完全是考虑欠周啦。"

萨拉直视他的脸。

"坦率地说,是的。你确信,这不是像《罗马假日》里那样打扰一个家庭的私生活吗?"

波洛笑了。"打扰一个家庭的私生活,这样,赫尔克里·波洛就能玩点侦探游戏来自娱了。"

"我不想对你无礼,但事实是不是有点像这样呢?"

"这么说,你是站在博因顿一家那边的啦,小姐?"

"是的。他们已经经历了很多痛苦。不该再让他们受更多的苦了。"

"La maman[①] 呢?非常独裁,令人讨厌,死了更好。这样也……hein[②]?"

"你要这么说的话,"萨拉顿了一顿,红着脸继续说道,

① 法文,意为:那妈妈。——译注。

② 法文,意为:呃。——译注。

"我同意,这种因素不应该考虑在内。"

"但不管怎么样,有人把它考虑在内了。确切地说,你就把它考虑在内了,小姐。哦,可不是这样的!对我来说都是一样,不管受害者是上帝的圣徒也好,还是声名狼藉的恶魔也好,对我都没有影响。事实是一样的:一个人被杀死了。我常说,我决不容忍谋杀。"

"谋杀?"萨拉倒吸了一口凉气,"有证据吗?想象力也真是太过于丰富了!连杰勒德大夫自己都没有把握呢!"

波洛平静地说:"小姐,还有其他证据。"

"什么证据?"她厉声反问。

"死去的老太太手腕上有个针眼,还有呢,在耶路撒冷,一个寂静、晴朗的夜里,我去关卧室的窗子时,无意间听到了一句话。金小姐,你想知道我听到了什么吗?我听到雷蒙德·博因顿先生说:'你的确清楚,必须得杀死她,对吧?'"

他看到萨拉的脸上慢慢失去了血色。

她说道:"你的确听到了这句话?"

"是的。"

女孩直视着前方。

最后,她总算开了口:"只有你这种人,才会听到。"

他同意了。

"是的,就是我这种人。这种事情总在发生。你现在知道为什么要进行调查了吧?"

萨拉平静地说道:"我想你是对的。"

"啊!你会帮助我吗?"

"当然。"

她的声音平板，毫无感情色彩，完全是公事公办的样子。双眼冷冷地迎着他的视线。

波洛点头致谢。"谢谢，小姐。现在，我想请你好好回忆一下，告诉我，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萨拉沉默了一会儿。

"让我想想。早上我出去远足，博因顿家的人没有一个和我们一起去。吃午饭时，我见到了他们。我们进去时，他们快吃完了。老博因顿夫人的脾气似乎反常的好。"

"我知道。通常，她都不太和善。"

"她才不和善呢。"萨拉做了个厌恶的怪相。

然后，她讲述老博因顿夫人如何放她的家人出去自由行动。

"这也非同寻常吧？"

"是的，通常，她把他们都留在身边，不让他们离开。"

"你认为，有可能是她突然良心发现，一时心善吗？"

"不，我不这么想。"萨拉直率地说道。

"那你当时是怎么想的呢？"

"我感到很疑惑，怀疑她要玩'猫抓老鼠'的游戏。"

"能说得再具体点吗，小姐？"

"猫故意放走老鼠，然后再抓住，从中取乐。老博因顿夫人就有那种心态。当时，我以为她又要玩什么鬼把戏了。"

"后来呢，小姐？"

"博因顿一家出发……"

"所有人吗？"

"不是，最小的孩子吉尼弗拉没去。她母亲让她去休

息。"

"她愿意吗?"

"不愿意,但没有用。叫她怎么做,她就得怎么做。其他人出发后,杰勒德大夫和我赶上了他们。"

"那是什么时候?"

"大约三点半。"

"老博因顿夫人那时在哪儿?"

"纳丁,年轻的博因顿夫人,已安置她在她洞窟外的椅子上坐下了。"

"请接着讲。"

"转过弯后,杰勒德大夫和我追上了他们。我们一起走了一会儿后,杰勒德大夫回去了。他看上去不太对劲,我能看出他在发烧。我想陪他一起回去,但是,他说什么也不让。"

"那是什么时候?"

"哦,我想是四点左右。"

"其他人呢?"

"我们接着往前走。"

"你们都在一块儿吗?"

"开始时是的,然后,我们分开了。"萨拉好像预见到了下一个问题似的,急急忙忙往下讲,"纳丁·博因顿与科普先生走一条路,卡罗尔、伦诺克斯·雷蒙德和我走另一条路。"

"一直这样吗?"

"嗯,不是的。雷蒙德和我离开了其他人。我们坐在岩

石上，欣赏了一会儿荒野的景色。然后，他走了，我又多呆了会儿。等我看表时，已经差不多五点半了，我决定往回走。六点钟时，我回到营地，差不多正好是日落时分。”

“你在归途中，看到老博因顿夫人了吗？”

“我注意到她还坐在山脊上洞窟前。”

“你没有感到很奇怪吗？她那样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

“我没觉得很怪，因为，头天夜里我们到达时，她就是那样坐在那儿的。”

“明白了。Continuez[①]。”

“我进了大帐篷。除了杰勒德大夫和老博因顿夫人以外，其他人都在。我到自己的帐篷梳洗了一番。回来后，他们端来了晚餐，一个仆人去请老博因顿夫人。他跑回来，说她病了。我赶了出去，她还像先前那样坐着，但我一接触到她，就知道她已经死了。”

“你毫不怀疑地认为是自然死亡？”

“毫不怀疑。我听说过她的心脏不太好，只是不知道确切的病名。”

“你认为，她就那样坐着死去了？”

“是的。”

“没有呼救？”

“是的。有时候事情就是这样的。她甚至可能是在睡着时死去的。她很可能小睡了一会儿。不管怎么说，大半个下午，整个营地里的人都在睡觉，即便她真的高声呼救了，恐

① 法文，意为：继续。——译注。

怕也不会有人听见的。”

“你认为她死了有多久？”

“嗯，我当时真的没太在意。她肯定已死了一段时间了。”

“你说的‘一段时间’是多久？”波洛问道。

“嗯，一个小时以上。有可能还要久。岩石反射的热会减慢尸体冷却的速度。”

“一个小时以上。金小姐，你知道吗，雷蒙德·博因顿说，就在她死亡前半小时的时候，还和她说过话，那会儿她还活得好好的？”

现在，她避开了他的视线，但她摇摇头。“他一定是弄错了。他和她说话的时间，一定比那早。”

“不，小姐，不是这样的。”

她直视着他。他又一次注意到，她的嘴角抿得紧紧的。

“嗯，”萨拉说道，“我还年轻，没有多少经验，但是，有一点我相当有把握。我检查老博因顿夫人的尸体时，她已经死了至少一个小时了！”

赫尔克里·波洛说道：“这是你的说法，你会一直坚持这么说的。那为什么博因顿先生会在他母亲事实上已死了时，说她还活着呢？你能作出解释吗？”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萨拉说道，“他们一家人可能时间观念都不太强，他们是相当神经质的一家人。”

“小姐，你和他们说过几次话？”

萨拉沉默了一会儿，双眉微微皱起。

“我可以很准确地告诉你，”她说道，“我和雷蒙德·博

因顿在来耶路撒冷的卧车通道上说过话。我和卡罗尔·博因顿说过两次话——一次是在奥玛清真寺、另一次是当天深夜,在我的卧室里。第二天早上,我和纳丁·博因顿谈过话。老博因顿夫人去世的那天下午,我们大家一起出去散过步,就这些了。"

"你和老博因顿夫人本人没有说过话吗?"

她尴尬地红了脸。

"说过,在她离开耶路撒冷的那天,我和她说过几句话。"她顿了一顿,突然脱口而出,"事实上,我出了个大洋相。"

"啊?"

波洛的耐心非常好。最后,萨拉虽然极不情愿,但还是艰难地描述了当时对话的情景。

波洛似乎很感兴趣,追问了她不少细节。

"这件案子中,老博因顿夫人的心态至关重要,"他说道,"你是局外人,不带偏见,所以,你对她的看法很重要。"

萨拉没有作声。现在回想起那次对话,她仍然觉得烦躁不安。

"谢谢你,小姐,"波洛说道,"我现在要和其他几位证人谈谈了。"

萨拉站了起来。"对不起,波洛先生,不知道,我能不能提个建议……"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

"何不把这一切,都推迟到尸检完毕、知道你的怀疑是否合理之后,再进行呢?我觉得现在这样简直是本末倒置。"

波洛夸张地挥挥手，宣称："这是赫尔克里·波洛的方式。"

萨拉紧闭双唇，离开了房间。

第五章

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就像横渡大西洋的远洋轮驶入码头一样，悠然自得地走进了房间。

阿玛贝尔·皮尔斯小姐则像一条摇摆不定的小船，跟在远洋轮的后面开进来了，在角落里一张质地不佳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波洛先生，你可以放心，”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大声宣称，“我会乐于尽我的一切力量来帮助你的。我一直认为，在碰到这类事情时，人们应该尽社会责任……”

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关于社会责任的演讲持续了好几分钟后，波洛才巧妙地插入了一个问题。

“我清楚地记得事发的当天下午，”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回答道，“皮尔斯小姐和我会尽我们的所能来帮助你的。”

“呀，是的，”皮尔斯小姐几乎是心醉神迷地叹了一口

气，“太悲惨了，不是吗？就像那样，一眨眼的工夫，死了。”

“你们能告诉我，那天下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吗？”

“当然可以，”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说道，“吃完中饭后，我决定午睡一会儿。早上的远行，让我觉得有点疲倦。并不是真的累了，我很少累，实际上，我不知道什么叫累。在公众场合，不管你实际的感受怎么样，经常得……”

波洛再次巧妙地嘀咕了一句。

“我刚才说了，我想午睡，皮尔斯小姐也赞同。”

“哦，是的，”皮尔斯小姐说道，“早上跑了一趟后，我真是累极了。爬那山真是危险，虽然有趣，却弄得人筋疲力竭。我恐怕没有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那么强健。”

“疲劳，”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说道，“和其他任何东西一样，都是可以战胜的。我非常注意，从不屈服于自己肉体的需求。”

波洛说道：

“午饭后，你们两位是回了自己的帐篷吗？”

“是的。”

“那会儿，老博因顿夫人是坐在她的洞窟洞口吗？”

“她的媳妇出去前，帮她在那儿坐下了。”

“你们俩都看得见她吗？”

“哦，是的，”皮尔斯小姐说道，“她就在对面。当然，有一点远，而且比我们位置高。”

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作了番解释。

“所有洞窟口都开向同一块岩台。岩台下面有一些帐篷。此外还有一条小溪，小溪对面是大帐篷和另外一些帐

篷。皮尔斯小姐和我的帐篷都靠近大帐篷，她的在右边，我的在左边。我们的帐篷开口都对着岩台，当然，还隔着一段距离呐。”

“据我所知，差不多两百码。”

“有可能。”

“我这儿有一幅地形图，是在通译马哈默德的帮助下画成的。”

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说：“要是这样的话，图很有可能是错的。”

“那个人说话极不准确。我一直把他所讲的和我的旅行指南进行对照，有好几次他说的完全不对。”

“从我这幅图看，老博因顿夫人旁边的洞窟里住的是她的儿子伦诺克斯和他妻子。雷蒙德、卡罗尔和吉尼弗拉的帐篷就在下面，不过，要靠右一些，正对着大帐篷。在吉尼弗拉·博因顿右边的帐篷里，住着杰勒德大夫，再过去是金小姐。在小溪对面大帐篷的左面是你和科普先生的帐篷。皮尔斯小姐的帐篷，像你刚才所说的，在大帐篷的右边。是这样的吗？”

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不情愿地承认，据她所知，是这样的。

“谢谢，这下清楚了。请接着讲，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

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对他友善地一笑，接着说：

“四点差一刻左右，我去了皮尔斯小姐的帐篷，看她醒了没有，想不想去散步。她正坐在帐篷口看书。我们约好在四点半左右出发，那会儿能凉快点。之后，我回到帐篷，看了

大约二十五分钟的书，就去找皮尔斯小姐。她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就出发了。营地里，好像每个人都在睡觉，周围一个人都没有。看到老博因顿夫人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上面，我就向皮尔斯小姐建议，出发前，先去问问她需不需要什么。”

“是的，是这样的。当时我就想，你真体贴人。”皮尔斯小姐喃喃说道。

“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怡然自得地说道。

“她却那么粗鲁！”皮尔斯小姐叫道。

波洛露出探询的神情。

“我们就从岩石下面过，”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解释道，“我冲上面叫了一声。说我们要去散步，问她在我们离开之前，有没有什么要我们帮忙做的。结果呢，波洛先生，她唯一的回答就是哼了一声！哼一声！她就那样看着我们，好像我们——好像我们连尘土都不如！”

“真是太无礼了！”皮尔斯小姐说道，脸都气红了。

“我得承认，”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说道，脸微微一红，“我也说了不太动听的话。”

“你没错，”皮尔斯小姐说，“你那样做是正当的——在那种情况下。”

“你说了什么？”波洛问道。

“我对皮尔斯小姐说，可能她喝醉了！真的，她的态度非常古怪。一直都是那样。我想有可能是喝酒造成的。酗酒的坏处，我知道得非常清楚……”

波洛巧妙地把对话从酗酒的话题引开。

"她那天的态度一直非常古怪吗？譬如，吃午饭时？"

"嗯，不，"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一边思考一边说道："不，我得说，她那天中午的态度相当正常。当然是就那一类美国人而言啰。"她轻蔑地加了一句。

"她大骂那个仆人。"皮尔斯小姐说道。

"哪个仆人？"

"就在我们出发前不久……"

"哦，是的，我记得。她似乎是被那个仆人弄得特别生气！当然啦，"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接着说，"周围的仆人连一句英语都不懂，这是挺让人心烦的。但是旅行时只有忍耐。"

"是哪个仆人？"波洛问。

"营地里那些贝都因仆人中的一个。他去了她那儿，我想一定是她派他去取什么东西，估计他拿错了，不过这都只是我的猜测。她勃然大怒，把他吓得抱头鼠窜。她在后面冲他挥舞着拐杖，破口大骂。"

"她骂了些什么？"

"我们离得太远了，听不见。至少我没听见。你呢，皮尔斯小姐？"

"我也没听见。我想，可能是她派他去她小女儿的帐篷里取过东西——也可能她是因为他进了她女儿的帐篷而发怒。我不太清楚。"

"他看上去什么样子？"

这句话是问皮尔斯小姐的，她茫然地摇摇头。

"我真的说不上来。他离得太远了。对我来说，所有的

这些阿拉伯人的长相都差不多。”

“他中等偏高的个头，”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说，“戴着当地人常戴的那种头巾，裤子破破烂烂，打满了补丁——真是不成体统——绑腿打得松松垮垮。他们都这样，这些家伙真得好好管教管教了。”

“你能在营地里的仆人中，指认出这个人来吗？”

“恐怕不行。我们没看见他的脸——太远了。而且，就像皮尔斯小姐说的，所有这些阿拉伯人看起来就像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一样。”

波洛若有所思地说道：“不知道他干了什么，会让老博因顿夫人生那么大的气？”

“他们有时是让人受不了，”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说道，“我对一个仆人说得清清楚楚，我自己擦鞋，还打手势告诉他，结果，他还是把我的鞋给拿走了。”

“我也总是自己擦鞋，”波洛说道，暂时停止了问话，“到哪儿我都带着自己的一套擦鞋用具。还带块掸布。”

“我也是。”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这次听起来很有人情味。

“因为这些阿拉伯人，从来不给你掸随身物品上的灰……”

“从来不！我一天得掸三四次灰呢……”

“不过这样做是值得的。”

“是的，就是这样。我不能忍受灰尘！”

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看上去，一副好斗的样子。

她又激动地加了一句。

"苍蝇在市场上到处飞，真可怕！"

"是的，是的。"波洛说着，看上去有点内疚，"很快，我们就可以找到那个仆人问问，老博因顿夫人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大动肝火。请继续讲下去，好吗？"

"我们慢慢走着，"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说道，"碰上了杰勒德大夫。他一路跌跌撞撞，看上去很不舒服，我马上看出他发烧了。"

"他在发抖，"皮尔斯小姐插了一句，"浑身抖个不停。"

"我马上看出他是疟疾发作了，"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说，"我提出陪他一起回营地，帮他要点奎宁，但他说他自己有。"

"可怜的人，"皮尔斯小姐说道，"看到医生生病真可怕，好像一切都出了问题。"

"我们继续散步，"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接着说，"后来在一块岩石上坐了下来。"

皮尔斯小姐喃喃地说："是的，早上的运动——爬山——太累了……"

"我从来不知疲倦，"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断然说道，"不过，再往前走也没多大意思了，我们已经饱览了周围的美景。"

"你们看不看得见营地呢？"

"看得见，我们正面朝营地而坐。"

"真浪漫，"皮尔斯小姐喃喃道，"营地就驻扎在荒野里一堆玫瑰红色的岩石中。"

她满足地叹了口气，摇摇头。

"那个营地还可以被管理得更好。"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说道，她那木马鼻的鼻翼翕动着，"我得和卡斯尔旅行社再谈谈这事。我不知道饮用水有没有过滤，是不是烧开了。一定得这样。我要跟他们谈谈。"

波洛咳嗽了一声，赶紧把话题从饮用水上引开。

"你们看见其他游客了吗？"他问道。

"是的。老博因顿夫人的大儿子和他的妻子回营地的路上，从我们身边经过。"

"他们是一起回去的吗？"

"不，博因顿先生先回来的。他看上去，好像有点中暑，走路摇摇晃晃，可能有点眩晕。"

"脖子后面，"皮尔斯小姐说道。"一定得保护好脖子后面！我总是系一条厚的丝手帕。"

"伦诺克斯·博因顿先生回到营地后做了些什么？"

皮尔斯小姐第一次抢在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前面开了口。

"他直接去了他母亲那儿，但并没呆太久。"

"多久？"

"就一两分钟。"

"要我说，就是一分钟多一点，"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说，"然后，他就去了自己的洞窟，之后就去了下面的大帐篷。"

"他的妻子呢？"

"她大概一刻钟后回来的，停下来和我们说了两句话——很有礼貌。"

"我觉得她很好，"皮尔斯小姐说道，"真的很好。"

"她不像这一家的其他人那样让人难以忍受。"

"你们看见她到达营地吗？"

"是的，她上去和她的婆婆打招呼。然后，进洞窟搬了把椅子，坐在她婆婆身边，聊了会儿——大概有十分钟。"

"然后呢？"

"然后，她把椅子放回到洞窟里，就到下面的大帐篷里和她丈夫汇合了。"

"后来发生了什么事？"

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说道："那个古怪的美国人——好像叫科普的——回来了。他告诉我们，山谷拐过去后有一处地方，可视为堕落的现代建筑之典范，劝我们过去看看。这样，我们就去了。科普先生身上带了一篇有关佩得拉和奈拜提人的文章还挺有趣。"

"非常有趣。"皮尔斯小姐宣称。

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继续说道：

"五点四十左右，我们慢慢踱回营地，那会儿，空气中已经有几丝寒意了。"

"老博因顿夫人还像你们离开时那样坐着吗？"

"是的。"

"你们和她说话了吗？"

"没有。事实上，我都没怎么去注意她。"

"后来，你们又干了些什么呢？"

"我回到帐篷，换了双鞋，拿着我自己带的中国茶叶去了大帐篷。通译在那儿，我让他用我的茶叶给我和皮尔斯小

姐泡茶，要他一定确保泡茶的水是开水。他说晚饭大概半小时后就好——仆人们正在摆桌了——但是我告诉他，没关系，还是把茶先泡上。

"我总说，有一杯茶就一切都不一样了。"皮尔斯小姐语焉不详地喃喃地嘟囔着。

"大帐篷里还有别的人吗?"

"哦，有。伦诺克斯·博因顿夫妇坐在角落里看书，卡罗尔·博因顿也在。"

"科普先生呢?"

"他和我们一起喝了茶，"皮尔斯小姐说道，"虽然，他说美国人不习惯喝茶。"

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咳嗽了一声。

"我有一点点担心，怕科普先生会变得很讨厌——他很有可能缠住我不放。旅行时，不太容易与人保持距离。我觉得他们经常挺放肆的。尤其美国人，有时候相当愚钝。"

波洛彬彬有礼地说：

"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我相信你一定很善于处理这种局面。一旦旅伴对你没什么用了，我相信你很容易就可以把他们打发掉。"

"我想，大多数局面我都应付得了。"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洋洋得意地说着。

波洛眼中暗藏的笑意，对她毫无影响。

"请接着讲完，好吗?"波洛喃喃道。

"好的。我记得雷蒙德·博因顿和博因顿家那个红头发的女孩，不久也进了大帐篷。金小姐最后到的。那会儿已经

准备开晚饭了。通译派一个仆人去通知老博因顿夫人。那仆人和另一个同伴跑着回来，不安地用阿拉伯语和通译说了些什么。有人提到老博因顿夫人病了，金小姐主动表示可以帮忙，就和通译一起出去了。回来后，她向博因顿一家宣布了老博因顿夫人的死讯。

“她说得非常突兀，”皮尔斯小姐插了一句，“就那样脱口而出。我想，她应该说得委婉、和缓一些才对。”

“老博因顿夫人的家人听到这消息后，有什么反应呢？”波洛问道。

这一次，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和皮尔斯小姐都有点困惑。最后，还是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开了腔，但也明显缺乏平时贯有的自信。

“嗯，真的，说不准。他们，他们听到这消息，似乎都很平静。”

“惊呆了。”皮尔斯小姐说道。

她说这话，与其说是在陈述事实，不如说是提出一种可能性。

“他们都跟着金小姐出去了，”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说道，“皮尔斯小姐和我很理智。呆在原地没动。”

这时，皮尔斯小姐的眼里微微露出了一抹渴望的神色。

“我讨厌低俗的好奇心！”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接着说道。

渴望的神情更明显了，可以看出，皮尔斯小姐当时是不得已，才表现出对“低俗的好奇心”的痛恨！

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接着说：“后来，通译和金小姐回

来了。我建议马上给我们四个人开饭。这样,博因顿一家人晚些时候回大帐篷吃饭时,就不会因为有陌生人在场而会感到不自在了。他们采纳了我的建议,吃完饭,我立刻回了自己的帐篷,金小姐和皮尔斯小姐也一样。我相信,科普先生留在了大帐篷里,因为,他是这家人的朋友,觉得自己可能能帮上忙。我知道的就这些了,波洛先生。"

"金小姐宣布了死讯之后,博因顿家的所有人都跟着她出去了吗?"

"是的——不,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我相信那红头发的女孩没有出去。你也许还记得吧,皮尔斯小姐?"

"是的,我想——我确信她没出去。"

波洛问道:"她在干什么?"

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盯着他。

"她在干什么?波洛先生,在我记忆中,她什么都没干。"

"我是说,她是不是在缝东西?或在看书?她看上去是不是焦虑不安?她说过什么吗?"

"嗯,事实上……"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皱着眉头,"她,呃,她就坐在哪儿。我记得是这样的。"

"她在摆弄手指,"皮尔斯小姐突然说道,"我当时注意到了。我还在想,可怜的小家伙,这说明她心里还是有感觉的。她脸上倒是什么表情都没有,就是双手翻来转去,绕在一起。"

"有一次,"皮尔斯小姐颇为健谈,接着说道,"我就是那样撕了一张一英镑的钞票——一点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当时,我在想:'我该不该坐上第一班火车赶到她那儿去

呢？（是我的一位姑奶奶，她突然生病了。）该不该呢？'我怎么都下不了决心。这时，我低头一看，原来以为拿在手上的是电报，结果，却是一张一英镑的钞票，已经被我扯成了小碎片。一英镑的钞票啊！"

皮尔斯小姐颇具戏剧性地戛然而止。

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不太愿意看到她的配角突然占尽风头，冷冷地说："波洛先生，还有别的事吗？"

波洛一惊，好像刚从沉思中惊醒。"没有什么了，没有什么了。你们说得非常清楚，非常明确。"

"我的记忆力惊人。"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满意地说道。

"最后，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波洛说道，"请原地坐好——不要往旁边看。现在，我想请你帮个忙，给我描述一下皮尔斯小姐今天的穿着。当然，这得皮尔斯小姐同意才行。"

"噢，没有问题，一点问题都没有！"皮尔斯小姐嘁嘁喳喳地说道。

"波洛先生，为什么要……"

"请帮个忙，按我说的做，夫人！"

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耸了耸肩，相当不友善地开了腔：

"皮尔斯小姐穿着一件褐色和白色相间的条纹针织衣服，系着一条红、蓝、灰三色的苏丹式皮带。她穿着灰色丝袜和褐色发亮的系带鞋。左腿上的丝袜有一处抽丝了。她戴着一串红玉髓珠子项链，还戴了一枚镶有珍珠的蝴蝶胸针。她右手中指上戴着一枚仿制的圣甲虫形戒指，头上戴着一顶粉红色和褐色的双层阔边毡帽。"

她顿了一下，静静地让其他人感受她的能力，然后，冷冷地问道："还有别的事吗？"

波洛夸张地摊开双手。

"我非常佩服你，夫人。你的观察力真是非同凡响。"

"我很少忽略细节。"

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站了起来，微微点点头，离开了房间。皮尔斯小姐跟在她身后，懊恼地盯着自己的左腿，这时，波洛说道：

"请等一等，小姐。"

"有事吗？"皮尔斯小姐抬起头来，露出一丝不安的神色。

波洛像要泄露什么机密似地俯身向前。

"你看到桌子这儿的这束野花了吗？"

"是的。"皮尔斯小姐边说边盯着波洛。

"你进房间时，注意到我打过一两个喷嚏吧？"

"怎么啦？"

"你注意到在那之前，我闻过这花吗？"

"嗯——实际上——不，我说不上来。"

"但你记得我打过喷嚏吧？"

"哦，是的，这我记得。"

"啊，好的，没事啦。我刚才只是在想这些花会不会引起枯草热。没事啦！"

"枯草热？"皮尔斯小姐叫道，"我一个表亲就深受枯草热之苦！她总是说，如果每天用硼酸溶液洗鼻子……"

波洛好不容易才打断了皮尔斯小姐的话，把她打发走

了。他关上门，双眉紧皱，回到房间里。

"但是，我并没有打喷嚏呀，"他咕哝道，"就这样啦，不，我根本没打喷嚏。"

第 六 章

伦诺克斯·博因顿步履轻快而坚定地走进房间。要是杰勒德大夫在场的话，一定会惊叹这个人身上所发生的变化。无动于衷的神情已荡然无存，虽然，一眼就能看出他神经紧张，但显然神情很机警，两眼迅速转动，打量着房间里的一切。

“早上好，博因顿先生。”波洛起身，颇为隆重地低头致意，伦诺克斯的回礼则多少有点笨拙，“谢谢你肯来见我。”

伦诺克斯·博因顿不太有把握地说：“卡伯里上校说这样做比较好……是他建议我来的……说是例行公事。”

“博因顿先生，请坐。”

伦诺克斯在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刚才坐过的椅子上坐了下来。波洛继续像聊家常似地说道：

“这件事恐怕让你很震惊吧？”

"是的。当然。嗯，不，可能也说不上……我们一直都知道母亲的心脏不太好。"

"在这种情况下，让她进行这样艰苦的旅行，是不是不太明智呀？"

伦诺克斯·博因顿抬起头来，他说话时，有一种悲哀的尊严。

"波，呃，波洛先生，是我母亲做的决定。只要她下了决定的事，我们的反对是无效的。"

说到最后几个字时，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脸色突然变得苍白起来。

波洛承认道："我很清楚，上了年纪的女士有时候很固执。"

伦诺克斯烦躁地说道：

"这一切究竟是要干嘛？这是我想弄清楚的问题。为什么会有这一摊子的例行公事？"

"博因顿先生，可能你不知道，在出现突然的意外死亡时，这些手续是必不可少的。"

伦诺克斯厉声质问道："你说'意外死亡'，这是什么意思？"

波洛耸耸肩。

"有一个问题总是需要考虑的：是自然死亡吗？还是有可能是自杀？"

"自杀？"伦诺克斯·博因顿瞠目结舌。

波洛轻声说道：

"当然，你对这种种的可能性知道得很清楚，而卡伯里

上校则是一无所知。他需要决定是否该进行调查——进行尸检等一套程序。刚好我在这儿，而我对这些事情又经验颇丰，所以，他想让我先进行一点调查，给他一些建议。自然，如果可能的话，他希望尽量不给你们带来不便。"

伦诺克斯·博因顿气愤地说："我要打电报给耶路撒冷的美国领事。"

波洛不置可否地说："你当然有权这样做。"

一阵沉默，然后，波洛摊开双手说道：

"如果你不愿意回答我的问题……"

伦诺克斯·博因顿急忙答道："没有。只是，这一切……似乎——没有多大的必要。"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完全理解。不过，这一切都非常简单，真的。也就是例行公事。博因顿先生，在你母亲去世的那个下午，你离开佩得拉营地去散过步，对吧？"

"是的。我们都去了，除了我母亲和小妹妹之外。"

"你母亲那会儿坐在她洞窟的洞口吗？"

"是的，就在洞窟外。她每天下午都坐在那儿。"

"哦。你们什么时候出发的？"

"我想大约刚过三点。"

"你什么时候回营地的？"

"我真说不上来了——四点，五点，都有可能。"

"你们出去一两个小时之后？"

"是的，我想差不多就是那个时候。"

"你回来的路上，碰到过什么人吗？"

"什么？"

"碰到什么人？譬如说，坐在岩石上的两位女士。"

"不知道。啊，是的，我想是碰到过。"

"可能你在专心地想问题，所以没有注意到？"

"是的。"

"你回营地后，和你母亲说过话吗？"

"是的，说过。"

"她那时没有抱怨不舒服吗？"

"不，没有，她看上去很好。"

"能不能请你告诉我，你们谈了些什么？"

伦诺克斯沉默了一会儿。

"她说我回来得挺早的。我说是的。"他又沉默了，努力想集中精力，"我说天真热。她，她问我几点钟了，说她的手表停了。我从她的手腕上取下手表，上弦，对好时间，又给她戴上了。"

波洛轻声打断了他的话："那时几点？"

"呃？"伦诺克斯一楞。

"你对表时是什么时间？"

"哦，明白了。是，是四点三十五。"

"这么说来，你是知道你回营地的确切时间的啰！"波洛轻声说道。

伦诺克斯脸一红。

"是的，我真蠢！对不起，波洛先生，恐怕我现在都还是迷迷糊糊的。这件事弄得……"

波洛赶紧接上："啊，我理解，我非常理解。这件事让人心神不宁。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呢？"

"我问我母亲需不需要什么，要不要喝点茶或者咖啡之类的东西，她说不用。然后，我就去了大帐篷。周围好像一个仆人都没有，不过，我找到了点苏打水喝了，我很渴。我坐在那儿看了几份旧的《周六晚邮报》。我想，我一定是打了一个盹。"

"后来，你妻子来大帐篷找你了？"

"是的，过不多久，她就来了。"

"你母亲去世前，你再见过你母亲吗？"

"没有。"

"你和她谈话时，她一点都没有显得焦躁烦乱吗？"

"没有，她和平时完全一样。"

"她没有提到有个仆人引起麻烦或是惹她生气吗？"

伦诺克斯睁大了眼睛。

"没有，一点都没提到。"

"你要告诉我的就只这些了吗？"

"是的，恐怕就这些了。"

"谢谢，博因顿先生。"

波洛点点头，表示会面结束了。伦诺克斯似乎不太愿意离去。他迟疑地站在门口，"呃——没别的事了吗？"

"对。请让你妻子来这儿，好吗？"

伦诺克斯慢慢走了出去。波洛在旁边的便笺上写下"伦·博，下午 4：35。"

第 七 章

波洛颇感兴趣地看着身材高挑、神态庄重的少妇走进房间。他站起身，礼貌地点头致意。"是伦诺克斯·博因顿夫人吧？赫尔克里·波洛愿为你效劳。"

纳丁·博因顿坐了下来，若有所思的双眼直视波洛。

"夫人，在你悲痛的时候打扰你，希望你不会介意。"

她的目光坚定不移。她没有马上作出回答，双眼仍然沉稳严肃地盯着波洛。最后，她叹了口气，说道："波洛先生，我想，我最好还是对你坦率些。"

"我也希望这样，夫人。"

"你刚才说，因为在我悲痛之中打扰我而道歉。波洛先生，我并未感到悲痛，装也没用。我对我婆婆一点感情都没有。我不能骗人，说我为她的死感到伤心。"

"谢谢你如此坦率，夫人。"

纳丁接着说道："不过，虽然我不会假装伤心，但我得承认，我另有一种心绪——悔恨。"

"悔恨？"波洛双眉上挑。

"是的。因为，是我造成了她的死亡。我对此自责不已。"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夫人？"

"我是说，我该对我婆婆的死负责。我原本只是想要诚实行事，但结果却很不幸。几乎可以说，是我杀死了她。"

波洛往椅背上一靠，"能不能请你解释一下，夫人？"

纳丁垂下了头。

"是的，我正想这样做。自然，我的第一反应是想把这当作自己的私事，对谁也不说，但我发现，还是现在说出来的好。波洛先生，经常有人对你倾吐内心深处的秘密吧？"

"是的，没错。"

"那我就简单地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事吧，波洛先生。我婚后的生活并不是特别幸福。这不能全怪我丈夫——很不幸，他一直处于他母亲的控制之下——但是，最近这段时间以来，我觉得我的生活已越来越让人难以忍受了。"

她停了一下，然后接着说道：

"我婆婆去世的那个下午，我作出了决定。我有一位朋友，非常好的朋友。他不止一次地建议我跟他走。那天下午，我接受了他的建议。"

"你决定离开你的丈夫？"

"是的。"

"请接着说，夫人。"

纳丁压低声音说着：

“一旦作出了决定，我就想　　想尽快把它付诸行动。我一个人回到了营地。我婆婆正独自在那里坐着，周围没有别的人，我决定，就在当时告诉她我的打算。我拿了把椅子，在她的旁边坐下，直接告诉了她，我的决定。”

“她大吃一惊？”

“是的，恐怕这事对她的打击很大，她又惊又怒——非常生气。她，她大发雷霆。那会儿，我不想再讨论这件事，就起身走了。”她降低了声音，“我——这是在她死前，我最后一次见到她。”

波洛缓缓点头，说：“明白了。”

然后，他又说道：“你认为，她是因为受此打击而死的？”

“我对此几乎深信不疑。她来这儿本来就已劳累过度。我告诉了她这消息，她勃然大怒，结果就……我感到格外内疚，因为，我受过一点护士训练，对疾病有所了解，本来，我应该比其他任何人都清楚这种事是有可能发生的。”

波洛默默坐了一会儿，然后说道：

“你离开她时做了些什么？”

“我把搬出来的椅子放回我的洞窟，然后就去了大帐篷。我的丈夫在那儿。”

波洛紧紧盯着她，说道：

“你去告诉他你的决定了，还是在那之前你已经告诉他了？”

一会儿沉默——只有那么一刹那——纳丁旋即说道：“我那时告诉他的。”

“他有什么反应？”

她平静地回答:"他很难过。"

"他有没有请你重新考虑你的决定?"

她摇摇头。

"他,他没多说什么。我们一直都清楚地知道,这事迟早都会发生的。"

波洛说道:"对不起——另一个男人当然是杰斐逊·科普先生啰?"

她垂下头。"是的。"

一阵长时间的静默,然后,波洛不动声色地问道:"你有一个皮下注射器吧,夫人?"

"是的——不。"

他扬起双眉。

她解释道:"我旅行药箱里有一个旧的皮下注射器,但放在大行李袋中,留在耶路撒冷了。"

"明白了。"

一阵沉默,然后,她开了口,因为不安,声音有点发抖。

"你为什么要问这个,波洛先生?"

他没有回答,反问道:"据我所知,老博因顿夫人生前服用一种含有洋地黄的混合药剂,是这样的吗?"

"是的。"

他觉得她现在已明显带有戒心了。

"是治疗她心脏病用的?"

"是的。"

"在某种程度上,洋地黄是一种累积型药?"

"我想是的,不过,我知道的不多。"

“如果老博因顿夫人服用了大剂量的洋地黄……”

她迅速而坚定地打断了他的话。

“她没有。她总是很小心，我给她倒药时也很小心。”

“也许，这一瓶里的洋地黄过量了。会不会有可能是药剂师给配错了？”

“我想这种可能性很小。”她平静地答道。

“啊，好了好了，作个化验分析，很快就能知道了。”

纳丁说道：“不幸的是，瓶子已给摔破了。”

波洛突然很感兴趣地看着她。

“是吗？谁干的？”

“不太清楚，可能是哪个仆人吧。把我婆婆的尸体抬进她的洞窟时，真是一片混乱，光线又很弱。有张桌子给撞倒了。”

波洛定神看了她一两分钟，说道：

“这，真是非常有趣。”

纳丁·博因顿恹恹地调整了一下坐姿。

“你是想说，我婆婆并不是因为受到打击而死，而是死于洋地黄服用过量，是吗？……依我看来，这是不可能的。”

波洛倾身向前。

“杰勒德大夫——呆在营地里的那个法国医生——发现他药箱里少了大量的洋地黄毒苷。现在，你还坚持你的看法吗？”

她的脸色变得苍白，搁在桌子上的手攥成一团。她垂下眼睑，静静地坐着，宛如石雕的马多纳圣母一样。

“夫人，”波洛终于说道，“你对这件事有什么要说的

吗？”

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但她一言不发。过了至少两分钟后，她才抬起头来，他看到她眼中的神色时，微微一惊。

“波洛先生，我没有杀我的婆婆。这，你是知道的。我离开她时，她还活得好好的。有很多人可以对此作证！我是清白的，所以才敢斗胆向你提出恳求。为什么你要搅到这桩事里来呢？如果我以我的名誉起誓：这件事是公正的，绝对公正的，你仍然不肯放弃调查吗？痛苦已经够多了——你是不知道的啦。现在总算有了安宁，有了幸福的曙光，你一定要毁掉这一切吗？”

波洛坐得笔直，眼中闪烁着奇异的光芒。“我得弄清楚一件事，夫人。你到底想让我干什么？”

“我说我婆婆是自然死亡，我请求你接受这个说法。”

“我们说得明确点。你相信你婆婆是被人蓄意谋杀而死，你在求我放过凶手！”

“我在求你发发慈悲！”

“是啊，对毫无慈悲之心的人发慈悲！”

“你不明白，事情不是这样的。”

“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是你干的吗，夫人？”

纳丁摇摇头，脸上没有一丝有罪的神色。“不是。”她平静地说道，“我离开她时，她还活着。”

“那后来呢？发生了什么事？你知道点什么——或者，你有所怀疑？”

纳丁激动地说：

“波洛先生，我听说在东方特快列车谋杀案中，你接受

了官方对所发生事情所下的论断,对吗?”

波洛好奇地看着她。“谁告诉你的?”

“这是真的吗?”

他缓缓说道:“那件案子——不一样。”

“不,不,没有什么不同!被杀死的那个人恶贯满盈”——她压低了声音——“她也一样……”

波洛说道:“被害人的道德品质与案件无关。一个人私自进行判决,夺去他人的生命,这样的人是社会群体里的不安全因素。这是我说的。我,赫尔克里·波洛!”

“你真是难以对付!”

“夫人,在某些方面我的确冥顽不化。我不会放过凶手的!这是赫尔克里·波洛最后要说的。”

她站了起来,黑眼睛中突然喷射出怒火。

“那么,你就接着干吧!给无辜者的生活带来痛苦与毁灭吧!我没什么可说的了。”

“但是,夫人,我,我认为你还有很多可说的……”

“不,没有了。”

“不,你有。你离开你婆婆之后,发生了什么事?你和你丈夫一起呆在大帐篷里时?”

她耸耸肩。“我怎么知道?”

“你确实知道——或者你有所怀疑。”

她直视他的双眼。“我什么都不知道,波洛先生。”

她转身离开了房间。

第八章

在便笺上记下“内·博,4:40”后,波洛打开门叫来卡伯里上校留下给他的勤务兵,这个勤务兵很聪明,英语很好。波洛派他去请卡罗尔·博因顿小姐。

女孩走进房间时,他颇感兴趣地打量着她,看着她栗色的头发,长颈上头部的姿态,形状优美的双手神经质的动作。

他说了句:“请坐,小姐。”

她顺从地坐下了,脸上没有一点血色,面无表情。波洛用一番表示同情的套话开场,女孩脸上的表情没有丝毫变化,只是默默地听着。

“小姐,能否请你讲一下,事发当天的下午你都干了些什么?”

她马上开始回答,迅速得让人怀疑她事先是否排练过

了。

“午餐后，我们都出去散步。我回到营地……”

波洛打断了她的话。“等一下，在你回营地之前，你们一直都在一起吗？”

“不，大部分时间，我是和我哥哥雷蒙德还有金小姐在一起。后来则是我一个人闲逛。”

“谢谢。你刚才说到你回到营地。你知道大概的时间吗？”

“我想大概是五点过十分吧。”

波洛记下“卡·博，5：10”。

“然后呢？”

“我母亲还坐在原地没动。我上去和她说了几句话，然后就回我的帐篷了。”

“你们说了些什么，你还记得吗？”

“我说天很热，想去躺一会儿，我母亲说她就呆在那儿。就这些。”

“她的神情与平时有所不同吗？”

“没有，至少没有……”

她有些犹豫地住了嘴，望着波洛。

“我这儿可没有答案，小姐。”波洛平静地说道。

“我正在想呢。当时，我几乎没有注意到，但是现在，回想起来……”

“怎么样？”

卡罗尔慢慢说道：“不错，她的脸色很怪异——脸很红，比平时还要红。”

“她像是刚刚受过刺激吗？”波洛提示。

“刺激？”她盯着他。

“是的，譬如说，跟某个阿拉伯仆人争吵过。”

“哦！”她的脸色变得开朗了，“是的，有可能。”

“她没有提到这种事吗？”

“没有，一点都没提到。”

波洛接着问道：“你后来干什么了，小姐？”

“我回到自己的帐篷，躺了大约有半个小时。然后，我就去了大帐篷。我哥哥和嫂嫂在那儿看书。”

“你干什么呢？”

“哦，我做了点针线活，然后，找了本杂志看。”

“你去大帐篷的路上，没有再和你母亲说过话？”

“没有，我直接过去了。根本就没朝她那边看。”

“然后呢？”

“我一直呆在大帐篷里，一直到——到金小姐来告诉我们她死了。”

“你就知道这些，小姐？”

“是的。”

波洛身体前倾，语调不变，仍然轻松得像聊家常一般。

“小姐，你有什么感觉？”

“我有什么感觉？”

“是的，当你得知你母亲——对不起，应该是你继母吧？——当你得知她的死讯时，你有什么感觉？”

她盯着他。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想你很清楚。”

她垂下眼睑，不太有把握地说：

“这——让人感到非常震惊。”

“是吗？”

血一下子涌上了她的双颊，她无助地望着他，眼中流露出恐惧的神色。

“这真的让你感到非常震惊吗，小姐？还记得你和你哥哥雷蒙德在耶路撒冷的一个夜晚进行的某次谈话吗？”

这一击正中要害，她的双颊再次失去了血色。

“你知道那次谈话？”她喃喃道。

“是的，我知道。”

“你怎么会知道的——怎么会？”

“你们谈话的一部分被我无意间听到了。”

“噢！”卡罗尔·博因顿将脸埋在双手中，她的啜泣引得桌子也随之动了起来。

赫尔克里·波洛等了一会儿，然后，平静地说道：

“你们当时在一起计划，要除掉你们的继母。”

卡罗尔断断续续地啜泣道：“那天晚上，我们疯了——疯了！”

“可能吧。”

“你不可能理解我们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她直起身来，将搭在脸上的头发拂到脑后，“听起来会很荒谬。在美国时还没有那么糟，但是，出来旅行让我们看清楚了。”

“看清楚了什么？”现在，他的声音友善，充满同情。

"我们——与众不同。我们,我们都要绝望了。而且,还有吉尼。"

"吉尼?"

"我妹妹。你还没见过她。她越来越——嗯,古怪。母亲把她弄得更糟。她似乎意识不到。我们,雷和我,担心吉尼会,会发疯!而且,我们看得出纳丁也这样想,这使我们更加担心,因为,纳丁懂得看护那类事。"

"是的。然后呢?"

"在耶路撒冷的那个晚上,我们都要崩溃了!雷失去了控制。他和我都非常激动,我们觉得像那样计划是——哦,真的,我们觉得是正当的!母亲——母亲不正常。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但有时候杀人会显得正当,甚至高尚!"

波洛缓缓点头。"是的,我知道很多人都曾有过这种想法,这在历史上不乏先例。"

"雷和我就是这样想的——那天夜里……"她拍了一下桌子,"但是,我们并没有真的采取行动。我们当然没干!第二天早上黎明到来后,整件事情显得荒唐可笑,就像一出滑稽戏,而且也显得邪恶!真的,真的,波洛先生,母亲绝对是死于心力衰竭。雷和我跟这毫无关系。"

波洛平静地说道:"你能不能以你希望死后得救的灵魂向我发誓:老博因顿夫人不是死于你们的行动?"

卡罗尔抬起头,声音平稳、低沉地说道:

"以我希望得救的灵魂,我发誓:我从来没有伤害过她……"

波洛向后往椅背上一靠。

“好了，”他说道，“就这样啦。”

一阵沉默。波洛若有所思地抚弄着他那修剪得整整齐齐的两撇八字胡，然后说道：“你们的计划究竟是什么？”

“计划？”

“是的，你和你哥哥一定有过计划。”

他在心中默数着时间，看她要多久才能作出回答。一秒，两秒，三秒。

“我们没有计划。”卡罗尔终于说道，“我们还没走到那一步。”

赫尔克里·波洛站起身来。

“好了，小姐。能不能请你的哥哥到我这里来一下？”

卡罗尔起身，犹豫不决地站了一会儿。

“波洛先生，你，你相信我的话吧？”

“我说过不相信吗？”波洛反问。

“没有，但是……”她住了嘴。

他说道：“你能请你哥哥来这儿吗？”

“好的。”

她慢慢朝门口走去，走到门边时停下了脚步，激动地转过身来。

“我把事情的真相都告诉你了——告诉你了！”

赫尔克里·波洛没有说话。

卡罗尔·博因顿慢慢走出房间。

第 九 章

雷蒙德·博因顿走进房间时，波洛注意到兄妹之间的相似之处。

他神情严肃而坚定，看上去镇定自若。大大咧咧地坐下来后，他紧紧盯住波洛，说道："什么事？"

波洛轻声说道："你妹妹跟你说过了？"

雷蒙德点点头。"是的，她叫我来这儿时跟我说了。当然，我知道你的怀疑很有道理。如果那晚听到我们的谈话，之后，我继母又突然去世，这是会显得很可疑。我只能向你保证，那次谈话是——夜之疯狂！那时，我们处在一种难以忍受的压力之下。杀死继母的荒谬计划算是——噢，我该怎么说呢？——让我们发泄了一下强烈的情绪。"

赫尔克里·波洛缓缓垂下头，说道：

"这，是有可能的。"

"到了早上，这一切当然就显得——非常滑稽！波洛先生，我向你发誓，以后，我再也没有想过这事了。"

波洛没有作声。

雷蒙德紧接着说道：

"哦，是的，我知道，我这话是好说不好信。我不敢指望你会平白无故地相信我的话。但是，你考虑一下事实吧。我快六点时和我母亲说过话，她那时还活得好好的。我回到我自己的帐篷里梳洗了一下，然后，去大帐篷找其他人，从那时起我和卡罗尔一直都没离开过，每个人都能清楚地看见我们。波洛先生，你得明白，我母亲的确是自然死亡——死于心力衰竭——没有别的原因！周围都有仆人，一直进进出出。要认为还有别的原因，那真是荒唐可笑。"

波洛平静地说道："博因顿先生，金小姐在六点半检查了尸体，认为死亡的时间至少是一个半小时以前，而且，很有可能是两个小时以前。这个你知道吗？"

雷蒙德望着他，瞠目结舌。

"萨拉说的？"他喘着气说道。

波洛点点头。"你现在有什么要说的吗？"

"但是——这是不可能的！"

"金小姐是这样说的。现在，你却告诉我，金小姐进行尸检前四十分钟时，你母亲还活得好好的。"

雷蒙德说道："事实如此嘛！"

"当心，博因顿先生，别乱说。"

"萨拉一定是搞错了！一定是有些因素她没考虑到，像岩石反射热之类的。波洛先生，我可以向你保证，快六点时，

我母亲还活着，我和她说过话。”

波洛面无表情。

雷蒙德急切地倾身向前。

“波洛先生，我知道你会怎么想。但是，请你公正地考虑这件事。你有偏见，你受各种事物的影响，肯定会有偏见。你一直生活在犯罪的氛围中，每一例突然死亡在你看来，都有可能是犯罪！当你觉得不正常时，你的感觉并不一定可靠，难道你意识不到这一点吗？每天都有人死去——尤其是心脏病患者——这种死亡并无邪恶之处。”

波洛叹了口气。“看来，你是想教我如何干我的老本行，是吗？”

“不，当然不是。但是，我的确觉得你有偏见——因为那次有欠妥当的对话。实际上，除了我和卡罗尔之间的那次倒霉的、歇斯底里的大发作之外，我母亲的死没有任何其他可疑之处了。”

波洛摇摇头。“你错了，”他说道，“还有别的可疑之处。杰勒德大夫的药箱里少了一些毒药。”

“毒药？”雷蒙德盯着他，“毒药？”他把椅子往后推一点，看上去完全傻了，“你怀疑的是这个？”

波洛等了一两分钟，然后平静地开了口，听上去简直漫不经心，“你们的计划不一样，呃？”

“哦，是的。”雷蒙德机械地答道。“这就是为什么——一切都不同了……我，我简直被搞糊涂了。”

“你们的计划是什么呢？”

“我们的计划？是……”

雷蒙德突然住嘴，双眸警觉、突现戒备之色。

“我想，”他说道，“我没什么可说的了。”

“随你便。”波洛说道。

他看着这年轻人走出房间。

他拿过便笺，用整齐的小字记下最后一栏“雷·博，5：55”。

然后，他拿了一张大纸接着写。写好后，他歪着头往椅背上一靠，凝视着自己的工作成果。纸上写着：

博因顿一家和杰斐逊·科普离开营地

3：05（大约）

杰勒德大夫和萨拉·金离开营地

3：15（大约）

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和皮尔斯小姐离开营地

4：15

杰勒德大夫回到营地

4：20（大约）

伦诺克斯·博因顿回到营地

4：35

纳丁·博因顿回到营地并和老博因顿夫人谈话

4：40

纳丁·博因顿离开她婆婆去大帐篷

4：50（大约）

卡罗尔·博因顿回到营地

5：10

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皮尔斯小姐和杰斐逊·科普回到营地

5:40

雷蒙德·博因顿回到营地

5:50

萨拉·金回到营地

6:00

发现尸体

6:30

第十章

“我不明白。”赫尔克里·波洛说道。他折起单子，走到门口让人叫马哈默德来。壮硕的通译口若悬河，话语如洪水般喷涌而出。

“总是这样，总是怪我。不管发生什么事，永远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埃伦·亨特勋爵夫人从‘牺牲之地’下来时，扭伤了脚踝，也是我的错，也不看看她穿着高跟鞋，至少都六十岁了——可能已经七十了。我这一生，真是悲惨。啊，一方面由于犹太人让我们遭受的不幸和不公平……”

最后，波洛总算堵住了洪水，插进一个问题。

“你是说五点半？不，我想那会儿周围没有仆人。午饭开得晚，两点钟吃的。然后收拾碗筷碟盘的，吃完午饭后，仆人们都在睡午觉。对，美国人，他们不喝茶。三点半时，我们都睡下了。到了五点钟，我知道英国女士们喝茶的时间到

了，就出来了。我可以说是效率的化身，总是把我接待的女士们、先生们照顾得舒舒服服的。可是，一个人都没有，他们都散步去了。对我来说这很好，比平时好。我可以回去接着睡觉。六点差一刻时，麻烦就开始了——大个子的英国女士，非常壮的那一位，回来了。仆人们都已经在摆桌子准备晚饭了，可是，她一定要喝茶。她唠唠叨叨一大堆，说水一定要开啦，我得亲自看着啦。唉，老天！这是什么生活呀——这是什么生活呀！我尽我所能——却总是挨骂——我……"

波洛问起老博因顿夫人责备仆人的事。

"还有一件小事。死去的老太太曾对一个仆人发过脾气。你知道是哪个仆人，是为什么？"

马哈默德高举起双手。

"我该知道吗？当然不。老太太没跟我抱怨过。"

"你能查出来吗？"

"不，老天，这是不可能的。没有哪个仆人会承认。你是说，老太太发脾气了？那，仆人们自然不会说的。阿卜杜勒会说是穆罕默德，穆罕默德说是阿齐兹，阿齐兹说是埃萨，一直推下去。他们都是蠢笨无比的贝都因人，什么都不懂。"

他换了口气，接着说道："但是我，我不一样，我受过教会教育。我可以给你背济慈、雪莱的诗……"接着就是一番不知所云的背诵。

波洛浑身直起鸡皮疙瘩。虽然，他的母语不是英语，但他的英语不错，实在难以忍受马哈默德古怪的发音。

"棒极了！"他赶紧说道，"棒极了！我一定要把你推荐给

我所有的朋友。"

他设法从滔滔不绝的通译身边逃开，拿着单子去找卡伯里上校，结果，在他的办公室里找到了他。

卡伯里拉拉领带——结果却把它拉得更歪了——问道：

"有什么结果了吗？"

波洛说道："想听听我的理论吗？"

"悉听尊便。"卡伯里上校说着叹了口气。他一生中以种种方式听过了很多种理论。

"我的理论是：犯罪学是世界上最简单的科学。只需要让罪犯说话，迟早，他会把一切都告诉你的。"

"我记得你曾说过类似的话。这次谁告诉你真相了？"

"每个人。"波洛简短地叙述了他那天早上进行的几次会谈。

"嗯，"卡伯里说道，"没错，你可能是掌握了一两个要点，但遗憾的是，它们似乎都指向不同的方向。我们发现事情真相了吗？这是我最关心的。"

"还没有。"

卡伯里又叹了口气。"到底没有。"

"但是在天黑前，"波洛说，"你就可以知道事情真相了！"

"嗯，你早就跟我打了包票的。"卡伯里上校说道，"我当时还不太相信。有把握吗？"

"很有把握。"

"那种感觉一定很好。"

卡伯里上校眼底似有笑意，波洛装作没看见，拿出那张单子来。

"很整齐。"卡伯里上校赞赏道。

他俯身阅读。

过了一两分钟后,他说道:"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

"如果你能告诉我,我会非常高兴的。"

"年轻人雷蒙德·博因顿没问题。"

"啊! 你这样认为?"

"是的,他心里想什么清清楚楚。我们本来早就可以把他排除在外的,因为,他就像侦探小说里嫌疑最大的那个人。而你又听到他说过要干掉那老太太,所以,我们早该知道这意味着他是无辜的!"

"你看侦探小说?"

"看了很多。"卡伯里上校说道。然后,又像心中充满渴望的小男孩一样,加上了一段:"我想你不会做书中侦探干的那些事吧?例如,开列一张重要事实的单子——有些事实看起来无关紧要,实际上却极为关键。"

"哦,"波洛和气地说道,"你喜欢那种侦探小说?我当然乐于为你一试。"

他拿过一张纸,迅速、整齐地写下:

要　　点

1. 老博因顿夫人服用含有洋地黄的混合药剂。

2. 杰勒德大夫丢失了一个皮下注射器。

3. 老博因顿夫人以阻止其家人与他人的交往为乐。

4. 在事情发生的下午,老博因顿夫人鼓励她的家人出去,只留下她一个人。

5. 老博因顿夫人是精神虐待狂。

6. 大帐篷距老博因顿夫人所坐的地方(大约)二百码。

7. 伦诺克斯·博因顿先生起初说不知道自己回营地的时间,后来却承认曾给他母亲的手表对过时。

8. 杰勒德大夫与吉尼弗拉·博因顿小姐的帐篷相邻。

9. 六点半时,晚餐准备好了,一个仆人被派去通知老博因顿夫人。

上校极为满意地仔细阅读着这张单子。

"好极了!"他说,"就是这样!你把这件事弄复杂了——而且看似不相关——绝对就是这样的。顺便说一句,好像有一两处明显地被漏掉了。不过,我想你是要借此来诱导蠢人吧?"

波洛眨眨眼,没有作声。

"比方说,第二点,"卡伯里上校试探性地说道,"'杰勒德大夫丢失了一个皮下注射器'——这没错。不过,他还丢了洋地黄浓缩液之类的东西。"

"这没有丢失注射器重要。"

"棒极了!"卡伯里上校说着,兴奋得满面红光,"我一点都不明白。要是我,就会说洋地黄比注射器重要得多!还有那个不断出现的关键仆人呢?一个仆人被派去通知她晚饭好了,她在下午早些时候,还曾冲着一个仆人挥舞手杖。你不会告诉我,是某个傻瓜仆人杀了她吧?因为,"卡伯里上校严肃地加了一句,"这可就是骗人了。"

波洛笑了笑,没有说话。

离开办公室时，他喃喃自语道：

“简直难以置信！英国人怎么总也长不大！”

第十一章

萨拉·金坐在山顶上，漫不经心地摘着身旁的野花。杰勒德大夫坐在她附近的一堵粗糙的石墙上。

她突然口气激烈地说道："为什么您要惹出这些事？要不是因为您……"

杰勒德大夫缓缓说道："你以为我该保持沉默的？"

"是的。"

"在我知道了那些事之后？"

"您并不知道。"萨拉说道。

法国人叹了口气。"我的确知道。不过，我承认，一个人不可能总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可以有。"萨拉毫不让步。

法国人耸耸肩。"可能你行吧！"

萨拉说道："您当时在发高烧，不可能头脑清醒。注射器

很有可能一直就在那儿。洋地黄毒苷的事可能是您给弄错了，也可能是某个仆人动过药箱。”

杰勒德愤愤不平地说：“你用不着担心！几乎可以肯定，根据这些证据是得不出什么结论的。你会看到你的朋友——博因顿一家——逃脱掉的！”

萨拉态度激烈地说道：“我想要的也不是这个。”

他摇摇头。“你简直不可理喻！”

“难道不是您——”萨拉质问道，“在耶路撒冷时，不是您大谈不干涉他人的生活吗？现在您自己看看！”

“我并没有干涉。我只是说出了我所知道的事情！”

“要我说，您并不知道。噢，老天，我们又转回来了！我怎么就在原地兜圈子呢？”

杰勒德大夫轻声说：“对不起，金小姐。”

萨拉声音低沉地说道：“您看，他们最后毕竟谁也没能逃脱——一个都没能！她还在那儿！从坟墓里，她都能伸出手来抓住他们。她身上有些——可怕的东西。现在，她虽然死了，但还是一样可怕！我感到——我感到她现在正为这一切而高兴呢！”

她握紧了双拳。然后，她的语调突然一变，恢复了平日的轻快，说道：“那个小矮人上山来了。”

杰勒德大夫往身后望去。

“估计他是来找我们的。”

“他真的像他看上去的那么傻吗？”萨拉问道。

杰勒德大夫严肃地说道：“他一点都不傻。”

“我曾为此担心过。”萨拉·金道。

她以阴郁的目光看着赫尔克里·波洛走上山来。

他最后总算走到了他们身边，长嘘了一口气，擦拭着额头上的汗。然后，他低下头，悲哀地看着自己的漆皮鞋。

"老天！"他说道。"这真是个石头国！我可怜的鞋子。"

"你可以借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的擦鞋工具用用，"萨拉不太友善地讥讽道："还有她的掸布。她旅行时随身带着一套新颖的女仆用具。"

"那也弄不掉这些刮痕呀，小姐。"波洛悲哀地摇摇头。

"可能吧。在这种地方，你干吗要穿这样的鞋？"

波洛头略微一偏，说道：

"我喜欢看上去 soigné。[1]"

"我在沙漠中，是不会作此尝试的。"萨拉说道。

"女人在沙漠中，都表现不出最佳状态。"杰勒德大夫带着梦幻般陶醉的神情说道，"这儿的金小姐，她看上去倒总是整洁清爽。不过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穿着她那巨大厚实的外套和裙子，还有那不合身的，可怕的骑马服和靴子——quelle horreur de femme！[2] 至于可怜的皮尔斯小姐，她的衣服总是松松垮垮，像枯萎了的卷心菜叶子，还有那些响个不停的链子呀、珠子呀！就连年轻的博因顿夫人也一样，她长得倒挺漂亮，不过可算不上你们所说的'时髦'！她的衣服一点都没意思。"

萨拉烦躁不安地说道："哎，我想波洛先生爬上这儿来，

① 法文，意为：衣着整齐。——译注。

② 法文，意为：多么恐怖的女人啊！——译注。

可不是要谈论衣服的！”

“没错，”波洛说道，“我是来向杰勒德大夫请教的——他的看法对我会极有价值。当然，你的看法也一样，小姐——你年轻，了解心理学的最新研究。我希望你们能全面地谈一谈老博因顿夫人。”

“您现在不是对一切都了如指掌了吗？”萨拉问道。

“不。我有一种感觉——这不仅仅是一种感觉——我确信，在这件事中，老博因顿夫人的精神状态至关重要。毫无疑问，杰勒德大夫对她这类精神状态非常熟悉。”

“从我的角度而言，她确实是一个有趣的研究对象。”大夫说道。

“说说看。”

杰勒德大夫毫无厌烦之意。他讲了自己对这一家人的兴趣，他与杰斐逊·科普的谈话、后者对整个局势的错误看法。

“这么说，他是个理想主义者啦。”波洛说道。

“基本上是这样的。他的理想实际上是建立在根深蒂固的偷懒本能之上。只看到人性中美好的一面，把世界看作一个乐园，这样无疑是简单的人生之路！这么一来，杰斐逊·科普对于人们的真实状况就一无所知了。”

“有时候，这样可能很危险。”波洛说道。

杰勒德大夫继续说道：“他坚持认为我称作‘博因顿处境’的是一种初衷不错的溺爱。至于背后存在的憎恨、反叛、奴役和痛苦，他则基本上一无所知。”

“这真是愚昧。”波洛评论说。

“话虽这么说，”杰勒德大夫接着说道，“但就算故作迟钝的理想主义者，也不可能完全视而不见。我想，佩得拉之旅已经让杰斐逊·科普先生睁开了眼睛。”

他讲了在老博因顿夫人去世的当天早上，他与美国人之间的谈话。

“这个女仆的故事很有意思，”波洛若有所思地说道。“它揭示了这个老妇人的行事方法。”

杰勒德大夫说道：“总的说来，那是一个奇异、古怪的早晨！波洛先生，你还没有到过佩得拉。你要去的话，肯定会去‘牺牲之地’的。那地方有——我该怎么说呢？——有一种气氛！”他详细地描述了那儿的景色，之后又加上一句：“这儿的这位小姐，当时端坐如一位年轻的法官，谈到牺牲一个人以拯救多数人的观点。你还记得吧，金小姐？”

萨拉身子一颤。“不要！不要再提那一天了。”

“不提，不提，”波洛说道，“我们讲讲更早些时候的事吧。杰勒德大夫，你对老博因顿夫人的精神状态作了一个大致的描述，对此，我很感兴趣。我有一点不太明白：在完全驯服了家人之后，为什么她要安排这次国外旅行呢？在国外旅行中肯定是会有与外界接触的危险，也就有可能使她的权威遭到削弱。”

杰勒德大夫激动地倾身向前。

“但是，mon vieux，[①] 事情就这么简单！全世界的老太太都一个样。她们会厌倦！如果她们擅长玩单人纸牌游戏，

① 法文，意为：老兄。——译注。

她们对太熟悉的玩法会感到厌倦，想学学新玩法。而以控制他人、折磨他人为乐（听起来可能不可思议）的老太太也是一样。老博因顿夫人——就当她是une dompteuse[①]吧——已驯服了老虎。在他们度过青春期时，可能还有些惊险与刺激。让伦诺克斯娶纳丁就是一种冒险。但是突然，一切又都归于平静。伦诺克斯沉溺于忧郁之中，实际上，已不可能使他感到烦恼或痛苦了。雷蒙德和卡罗尔毫无反抗的迹象。吉尼弗拉——啊！la pauvre[②]吉尼弗拉——在她母亲看来，她最没意思。因为，吉尼弗拉已经找到了解脱的办法。她从现实之中逃逸到了幻想世界。她母亲越逼她，她就越容易认为，自己是受迫害的女主人公，并由此获得一种秘密的兴奋感。在老博因顿夫人看来，一切都死寂无聊。像亚历山大一样，她要寻找新的世界来征服。这样，她就计划了这次国外之行。会有驯服了的野兽反抗的危险，但也会有施予新的痛苦的机会！听起来很荒唐吧？但事实就是如此！她需要一种新的刺激。”

波洛深深吸了一口气。“分析得完美无缺。是的，我完全明白你的意思。事实就是如此。现在，一切都说得通了。博因顿家的la maman[③]选择了危险的生活，也为此付出了代价！”

萨拉倾身向前，聪明、苍白的脸上一脸严肃。“您是说，

① 法文，意为：一个驯兽师。——译注。

② 法文，意为：那可怜的。——译注。

③ 法文，意为：那个母亲。——译注。

她过于虐待她的受害者，结果，结果他们——或者是他们中的某一个——奋起反抗，杀死了她？”

波洛点点头。

萨拉有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

“是谁？”

波洛看着她，注意到她双手狂乱地紧捏着野花，注意到她脸色苍白，表情僵硬。

他没有回答，实际上是幸免作答，因为，就在这时，杰勒德碰碰他肩膀，说道：“看。”

一个女孩正沿着山坡信步而行。她的动作有一种奇异而又富有韵律的优雅，宛如精灵。金红色的头发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一丝不愿为旁人所见的奇异笑容荡漾在美丽的唇角。波洛屏住呼吸。

他说道：“真美……奇异动人的美……奥菲利娅就应该演成这样——像从另一个世界游逸来的年轻女神，因为摆脱了人类欢乐悲哀的羁绊而感到快乐。”

“对，对，你说得对，”杰勒德大夫赞同道，“这是一张梦里才会见到的脸，不是吗？我就梦见过。在我发烧时，我睁开眼，看见了那张脸——带着甜美、不属于这个尘世的微笑……那真是个好梦，我不愿意醒来……”

然后，他恢复了平时的态度，说道：“那是吉尼弗拉·博因顿。”

第十二章

女孩转眼间就到了他们身边。

杰勒德大夫作了介绍。

“博因顿小姐，这是赫尔克里·波洛先生。”

“哦。”她呆呆地望着他，双手手指交叉，不自在地时松时合。中了魔法的仙女已从魔幻之国返回尘世。现在，她只是一个笨拙而普通的女孩，有点神经质，不太自在。

波洛说道：“小姐，在这儿遇见你真是幸运，我在旅馆里还找你来着。”

“是吗？”

她笑容空洞，手指开始拉扯衣服的腰带。他温和地说：“你能陪我一起散散步吗？”

她顺从地答应了。

没走多久，她出人意料地开了腔，声音古怪，急促。

"你是——你是侦探，对吗？"

"是的，小姐。"

"很有名的侦探？"

"世界上最好的侦探。"波洛完全是把这当作简单的事实说出来的。

吉尼弗拉·博因顿压低呼吸声：

"你是来这儿保护我的吗？"

波洛若有所思地捻捻胡子，说道：

"这么说，你身处险境啦，小姐？"

"是的，是的。"她迅速、猜疑地望了望四周，"在耶路撒冷时，我告诉过杰勒德大夫。他很机灵，当时什么都没说。但是，他跟着我——去了那个满是红色岩石的可怕地方。"她浑身一颤，"他们本来打算在那儿杀了我的。我一直都得小心提防着。"

波洛宽容地点点头。

吉尼弗拉·博因顿说道："他很善良——很好。他爱上我了！"

"是吗？"

"噢，是的……他在梦中叫着我的名字……"她的声音变得柔和起来，又显现出那种颤抖的、非世俗的美。"我看见他了——躺在那儿翻来覆去，念着我的名字……我悄悄离开了。"她顿了一会儿，"我想，可能是他请你来的吧。要知道，我有很多敌人，非常可怕。他们包围了我，有时候还化了装。"

"是的，是的，"波洛温和地说道，"但是，你现在安全了，

周围都是你的家人。"

她骄傲地挺起胸膛。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我和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不能告诉你，我的真实身份——这是一个绝密。你要知道了会大吃一惊的。"

他温柔地说道："你母亲的死对你的打击很大吧，小姐？"

吉尼弗拉跺着脚。

"我告诉你——她不是我的母亲！我的敌人付钱给她，让她装成我的母亲，看住我，不让我逃走。"

"她去世的那个下午，你在哪儿？"

"我在帐篷里……里面很热，但是，我不敢出去……他们可能会抓住我的……"她微微一颤，"他们当中有一个探头往我的帐篷里看。他化了妆，但我认得出来。我假装睡着了。是酋长派他来的。酋长当然是想绑架我啦。"

波洛默默不语地走了一会儿，然后，说道："你给自己讲的这些故事很美吧？"

她停下脚步，瞪着他："这是真的，都是真的。"她又一次愤怒地跺着脚。

"没错。"波洛说道，"编得确实很巧妙。"

她叫了起来："这是真的——真的——"

然后，她愤怒地转过身，向山下跑去。波洛站着没动，目送着她的背影离去。不一会儿，他听见身后一个声音问道：

"你对她说什么了？"

波洛转过身来，看到杰勒德大夫有点上气不接下气地

站在他旁边。萨拉正向他们俩走来，但动作要从容得多。

波洛回答了杰勒德的问题。

“我告诉她，那些美丽的故事是她自己编的。”

大夫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她听了就生气了？这是一个好兆头，说明她还有救。她还是知道那些不是真的！我要治好她。”

“你打算对她进行治疗吗？”

“是的，我已经就此事与年轻的博因顿夫人和她的丈夫讨论过了。吉尼弗拉会到巴黎，进我的诊所。之后，她会接受戏剧训练。”

“戏剧？”

“是的——她有可能获得极大的成功。那正是她所需要的——她必须得到的！在很多方面，她和她母亲本质上是一样的。”

“不！”萨拉表示厌恶地叫道。

“在你看来似乎不可能，但是，她们的某些本质特征是一样的。她们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强烈欲望——要当重要人物；她们都要求其他人重视她们的存在！这个可怜的孩子时时处处受到阻挠、压制；她无处发泄她那强烈的抱负、对生活的热爱，无法表现她那生动浪漫的性格。”他轻声笑了一下。“Nous allons changer toutsa！[①]”

然后，他微微一点头，咕哝了句：“对不起。”就匆忙下山追赶那女孩去了。

---

① 法文，意为：我们要改变这一切。——译注。

萨拉说道："杰勒德大夫真是热衷于工作。"

"我感受到了这一点。"波洛说道。

萨拉皱皱眉。"话虽如此，我还是受不了他拿她与那个可怕的老妇人相比——虽然，有一次我自己也曾为老博因顿夫人感到悲哀。"

"什么时候，小姐？"

"我告诉过你的，在耶路撒冷的那一次。我当时突然觉得，我以前把整个事情都给弄错了。人有时就是这样，突然有一小段时间，对一切事情的看法都与平时截然相反，就是这样的吧！我一下子激动起来，就出了那个大洋相！"

"噢，没有，不是这样的！"

每次萨拉回想起她与老博因顿夫人之间的那次谈话，都会满脸通红。这次也不例外。

"我当时觉得自己非常崇高，好像负有神圣的使命。可是后来，当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用可疑的目光望着我，说曾看到我对老博因顿夫人讲话时，我想她很可能在旁边也听到了谈话的内容，我觉得自己真是傻极了。"

波洛说道："老博因顿夫人究竟对你说了些什么？你还记得原话吗？"

"我想我还记得。那些话当时给我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我从来不会忘记，'她就是这样说的。'记住，我从来不会忘记任何东西——任何一种行为、任何一个名字、任何一张脸，我都不会忘记的。'"萨拉颤抖着，"她说话时，满怀怨毒——甚至看都不看我一眼。我感觉——我感觉好像现在我都还能听见她……"

波洛轻声说道："这种事给你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吧？"

"是的。我轻易不会被吓着，但有时候，我会梦到她说这话，梦到她那张邪恶、幸灾乐祸、得意洋洋的脸。咄！"她浑身猛然一颤。然后，她突然转向波洛。

"波洛先生，可能我不该问的，这件事你有什么结论了吗？有什么明确的发现吗？"

"是的。"

她再问话时，双唇颤抖。"是什么？"

"我知道，在耶路撒冷的那个夜晚，雷蒙德·博因顿是在和谁说话了。是和他妹妹卡罗尔。"

"卡罗尔　　当然啦！"

然后，她又接着说道："你告诉他——你问过他——"

没有用。她说不下去了。波洛严肃而又同情地看着她，平静地说道：

"这——对你很重要吗，小姐？"

"极为重要！"萨拉说道。然后，她挺起胸膛，"但是，我一定得知道。"

波洛平静地说道："他告诉我，那只是一次歇斯底里大爆发——仅此而言！说他和他妹妹当时情绪都很激动。他告诉我，到了白天，他们都觉得那个想法太荒谬。"

"明白了……"

波洛轻声说道："金小姐，你不打算告诉我你为什么感到害怕吗？"

萨拉脸色苍白，绝望地看着他。

"那个下午——我们在一起。他离开我时说，说他要马

上去做件事　　趁他还有勇气的时候。我当时以为，他只是打算去——去告诉她。但是，如果他是打算……”

声音越来越小。她僵立在那儿，努力想控制住自己。

第十三章

纳丁·博因顿走出旅馆。就在她犹豫不决的时候，等她的人突然出现了。

杰斐逊·科普先生很快走到了他的女士身边。

“我们走这边，好吗？我想这条路最美。”

她默许了。

一路上，科普先生的话滔滔不绝，只是有点单调。不清楚他是否意识到纳丁根本就没在听。当他们拐到一边，走上山花覆盖、石块遍布的山坡时，她打断了他的话。

“杰斐逊，对不起。我得和你谈谈。”

她的脸色变得苍白。

“当然可以，亲爱的。说什么都没关系，但不要弄得你自己太痛苦。”

她说道：“你比我想的要聪明，你知道我要说什么，对

吧？”

“毫无疑问，”科普先生说道，“形势改变了事态。我由衷地感到，在目前的形势下，可能得重新考虑一下某些决定。”他叹了口气。“你得一直往前走，纳丁，做你想做的事情。”

她饱含感情地说道：“你真好，杰斐逊，这么有耐心！我觉得我对你真是不好。我对你真是太卑鄙了。”

“好了，纳丁，让我们把这件事说清楚。在和你的交往中，我一直都有自知之明。从我认识你时起，我一直对你怀有极深的感情和敬意。我别无他求，只希望看到你幸福，这是我长期的心愿。看到你不幸福，真快把我逼疯了。我可以坦白地说，我曾怪过伦诺克斯，他似乎不太重视你的幸福。我一直觉得，要是这样，他就不配拥有你。”

科普先生换了口气，接着说道：

“和你们一起去过佩得拉之后，现在我得承认，可能责任并不全在伦诺克斯。与其说他在关系到你时自私，不如说他在关系到他母亲时太无私。我不想说死人的坏话，但，我的确认为你的婆婆可能是太难对付了。”

“是的，我想你可以这么说。”纳丁喃喃道。

“不管怎么说，”科普先生接着说：“你昨天来找我，告诉我，你已经下定决心要离开伦诺克斯。我为你的决定感到高兴。你过去的这种生活不正常。你对我相当诚实。你只是有点喜欢我，并没有装出有别的感情。嗯，对我来说，你喜欢我就足够了。我只求有机会能照顾你，珍惜你。我可以说，那个下午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个下午。”

纳丁哭着说道：“对不起——对不起。”

“不要这样，亲爱的，因为我一直都不敢相信那会是真的。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你第二天早上一觉醒来，就会改变主意。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你和伦诺克斯可以拥有自己的生活了。”

纳丁平静地说道：“是的。我离不开伦诺克斯。请你原谅我。”

“没有什么要原谅的，”科普先生大声说道，“你和我还是老朋友。我们忘掉那个下午就行了。”

她温柔地将一只手放在他胳膊上。“亲爱的，杰斐逊，谢谢你。现在，我要去找伦诺克斯了。”

她转身离开了他。科普先生一个人继续往前走。

纳丁发现伦诺克斯坐在希腊罗马式剧院的顶上。他正陷入沉思之中，直到纳丁气喘吁吁地在他身边坐下，他才注意到她。“伦诺克斯。”

“纳丁。”他身体微微偏转。

她说道：“我们一直都没有机会好好谈一谈。但是，你是知道我不会离开你的，对吗？”

他神色严肃地说道：“你曾真的打算离开我吗，纳丁？”

她点点头。“是的，要知道，那时，这似乎是唯一可做的事了。我曾经希望——希望你会来追我。可怜的杰斐逊，我这样利用他，真是卑鄙。”

伦诺克斯突然爆发出一阵短暂的笑声。

“不，不是这样的。像科普这样无私的家伙应该有充分的机会表现他的高尚！你是对的，纳丁。你告诉我，你要跟

他走时，我经历了一生中从未有过的震惊！老实说，我想，我最近这段时间一定是有些不正常。你要我跟你走的时候，为什么我没有冲着母亲打个响指，跟你一起离开呢？”

她温柔地说道：“你做不到，亲爱的，你做不到。”

伦诺克斯若有所思地说道：“母亲是个该死的怪人……我相信，她把我们都给半催眠了。”

“是的。”

伦诺克斯又沉思了一会儿，然后说道：“那个下午你告诉我时，就像给了我当头一棒！我茫然地往回走，然后，我突然明白自己真是个该死的笨蛋！我认识到，如果我不想失去你，只有一件事可做。”

他感到她的身体变得僵直起来，他的语调变严厉了。

“我去……”

“不要……”

他迅速看了她一眼。

“我去——跟她说了。”他的语调完全变了，小心翼翼，不太成调。“我告诉她，我得在她和你之间作出选择——我选择了你。”

一阵沉寂。

他重复了一遍，这次用了一种奇怪的、自我赞许的语调：

“是的，我就是这样对她说的。”

第十四章

波洛在归途中碰到了两个人。第一个是杰斐逊·科普先生。

"赫尔克里·波洛先生吧？我是杰斐逊·科普。"

两个人非常客气地握手。

科普先生合上波洛的步伐，与他并肩而行，一面解释道："我刚刚才知道，你在对我的老朋友老博因顿夫人之死，进行常规调查。她的去世真让人震惊。当然，老太太真是不该进行这次令人劳累不堪的旅行的。但是，她很固执，波洛先生。她的家人对她无能为力，她正日益成为家庭暴君。我猜这大概是因为她一直都能为所欲为的缘故吧。她怎么说，别的人就得怎么做，事实就是这样。真的，先生，确实如此。"

一阵短暂的沉默。

"波洛先生，我只想告诉你，我是博因顿一家的老朋友。

自然啦，这件事弄得他们个个都心烦意乱；他们略微有点神经质，很容易激动。所以，有什么需要安排的话，像必要的手续、葬礼的安排、尸体运回耶路撒冷这些事，我会尽量帮他们处理的。有什么事要做，尽管找我好了。”

“我相信，他们一家人都会很感激你的。”波洛说道。接着又加了一句，“我想，你是年轻的博因顿夫人的一位特殊朋友。”

杰斐逊·科普先生脸微微一红。

“嗯，我们不谈这个吧，波洛先生。我听说今天早上，你已经与伦诺克斯·博因顿夫人谈过话。关于我们俩之间的事，她可能对你也说了点，不过，现在一切都结束了。博因顿夫人是个很好的女人，她认为，在她丈夫处于丧亲之痛时，她的首要责任是陪伴他。”

一阵沉寂。波洛微微一点头，表示他明白了。然后，他喃喃地说道：

“我是受卡伯里上校之托，要查清老博因顿夫人去世的那个下午，发生了什么事。你能谈谈那天下午发生的事吗？”

“啊，当然可以。吃完午饭，休息了一会儿后，我们去附近逛了逛。我很高兴我们摆脱了那个令人讨厌的通译，他一提起犹太人就像个疯子，我想，在这个方面他不太正常。不管怎么样，像我刚才说的，我们出去了。就是那时，我和纳丁见了面。之后，她希望单独与她丈夫在一起商量点事。我就走开了，独自回营地。走了大概一半路时，我碰到了早上和我一起爬过山的两位英国女士。据说其中一位是英国贵族，是真的吗？”

波洛告诉他确实如此。

“她是个好女人，非常聪明，见识广博。我觉得另一位就像个虚弱的小妹妹，看起来简直要累死了。早上的远行对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来说，是很耗费精力的，有恐高症的人更是受不了。嗯，我刚才说了，我碰到了这两位女士，给她们讲了些有关奈拜提人的事。我们在附近走了会儿，大约六点钟时回到营地。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坚持要喝茶，我很高兴陪着她喝了一杯——茶有点淡，不过味道还挺有意思的。然后，仆人们就摆好了晚餐，派人去通知老太太，结果却发现她坐在椅子上去世了。”

“你往回走时，注意过她吗？”

“我的确注意到她坐在那儿——就在她下午和晚上常坐的地方，但我并没特别在意。我那时正在对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解释我国经济萧条的情形。我还得照顾皮尔斯小姐。她太累了，不时扭伤脚踝。”

“科普先生，谢谢你。恕我冒昧，我想问一句，老博因顿夫人是不是有可能留下了一大笔遗产？”

“很大一笔，确切地说，这不是她的遗产。她有终身财产权；在她死后，这笔财产由已故埃尔默·博因顿先生的子女平分。是的，现在他们可以过非常舒适、富裕的生活了。”

“有了钱，”波洛咕哝道，“就大不一样了。有多少犯罪都是为了钱啊！”

科普先生看上去有点吃惊。

“呃，我想是这样的。”他承认道。

波洛讨人喜欢地一笑，喃喃说道：“不过谋杀有很多种

动机，不是吗？科普先生，谢谢你的合作。”

“千万别客气，”科普先生说道，“坐在那上面的不是金小姐吗？我要去和她说句话。”

波洛继续下山。

他碰到了正蹒跚而上的皮尔斯小姐。

她气喘吁吁地跟他打招呼。

“噢，波洛先生，见到您真高兴。我刚才一直在和那个非常古怪的女孩谈话——最小的那个。她一直在说些奇怪的事，什么敌人啦、某个想绑架她的酋长啦、她周围都是间谍啦。听起来真是非常浪漫！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说这都是一派胡言，还说她过去有个红头发的帮厨女佣，就爱撒这种谎。不过，我觉得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有时也太严厉了。不管怎么说，还是有可能是真的嘛，是吧，波洛先生？几年前，我看到过一篇文章，说是俄国革命中，沙皇的一个女儿并没有死，秘密地逃到了美国。我记得那是塔蒂亚娜女大公。如果这说法没错，这个女孩有可能是她的女儿，对吧？她确实暗示与皇室有关——还有，您不觉得她很漂亮吗？长相很像斯拉夫人，颧骨很像。这要是真的，可真让人兴奋呀！”

波洛略带说教性质地说道：“生活中是有很多奇怪的事情。”

“今天早上，我没有反应过来您是谁，”皮尔斯小姐双手交叉相握，说道，“您是大名鼎鼎的侦探！我看了所有有关‘ABC 案件’的报道。那真是惊险、兴奋。那会儿，我就在唐克斯特附近当家庭教师。”

波洛咕哝了句什么。皮尔斯小姐开始变得焦躁不安，她

继续说道：

“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我今天早上可能错了。我应该把每件事都说出来，对吧？即使是最小的细节也不例外，不管这细节表面上看来多么无关紧要，因为现在您被牵扯进来了，这说明可怜的老博因顿夫人一定是给人杀死的！我现在明白了。我猜想马茂德先生——我记不住他的名字，反正就是那个通译——我想他不会是间谍吧？或者，可能是金小姐吧？我知道，有些女孩家庭出身和受的教育都很好，却成了可怕的激进分子！所以，我拿不定主意，不知道该不该告诉您——因为，想起来真是相当古怪。”

“一点不错，”波洛说道，“所以，你要完完整整地全部告诉我。”

“嗯，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就是——在老博因顿夫人去世的第二天早上，我起得很早。我看着帐篷外面，想看看日出（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日出，因为太阳在一个小时之前，就肯定已经出来了）。不过还是挺早的……”

“是的，是的，你看见了什么？”

“怪事就是这时发生的——不过，至少当时我并没觉得太怪。只不过是——我看见博因顿家的女孩走出帐篷，将一件东西扔进了小溪里。这当然算不了什么，可是那东西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我是说，在它划过空中时闪闪发亮。”

“是博因顿家的哪个女孩？”

“我想是叫卡罗尔的那一个—非常漂亮，很像她哥哥，他们俩一定是双胞胎。当然，也有可能是最小的那个。当时，太阳正照着我的眼睛，我看不太清楚。不过，我觉得头发不

是红色的，是青铜色的。我非常喜欢青铜色的头发。红发总让我想起胡萝卜！”她吃吃地笑了起来。

“她扔掉了一个闪闪发亮的东西？”波洛问道。

“是的，我刚才说过，我当时并没太在意。可是后来，我沿着小溪散步时，金小姐就在那里。我在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当中——其中还有一两个铁罐——看到了一个发亮的小金属盒，不是正方形，是长方形的，您明白我的意思吧？”

“是的，我非常清楚。大概这么长吗？”

“是的，您真聪明！我当时心想，‘估计博因顿家的女孩扔掉的就是这东西，那可是个漂亮的小盒子。’完全是出于好奇，我捡起盒子，把它打开了。里面有个注射器——给我注射伤寒预防针时，用的就是这东西。我当时觉得真是奇怪，又没破、又没怎么样，竟然就给扔掉了。就在我百思不得其解时，金小姐在我后面说话了。她是什么时候走近的，我都不知道。她说，‘噢，真是谢谢——那是我的皮下注射器。我来这儿就是找它的。’我就把注射器给了她，她拿着回了营地。”

皮尔斯小姐停顿了一下，又匆匆忙忙地往下说：

“当然，我觉得这件事也没什么，只是卡罗尔·博因顿竟然会扔掉金小姐的皮下注射器，真是有点古怪。我是说，挺奇怪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吧？不过，当然啦，也可能有很好的解释。”

她停下来，满怀期待地看着波洛。

他面容严肃。“谢谢你，小姐。你告诉我的事本身可能并不重要，不过，它使案情的拼图完整了！现在，每件事都清

清楚楚、井然有序了。"

"噢,是吗?"皮尔斯小姐像个孩子一样,兴奋得满脸通红。

波洛陪她走回旅馆。

回到自己的房间后,他在便笺上又加了一行。第十条:"我从来不会忘记。记住,我从来不会忘记任何东西……"

"Mais oui,[1]"他说道。"现在,一切都清楚了!"

① 法文,意为:是啊。——译注。

第十五章

"我准备好了。"赫尔克里·波洛说道。

他轻叹一口气,往后退了一两步,考虑如何布置旅馆的一间空房间。

卡伯里上校姿势颇不雅观地靠在被推到墙边的床上,吸着烟斗,笑了。"你这家伙真滑稽。对吧,波洛?"他说道,"喜欢戏剧化的表演。"

"可能吧——是的,"小个子侦探承认了,"不过,这也不完全是自我放纵。演喜剧也得先布置好舞台嘛。"

"这是喜剧吗?"

"即使是悲剧,décor[①] 也一样得合适。"

卡伯里上校好奇地打量着他。

---

① 法文,意为:舞台装置。——译注。

“好吧，一切随你！我不知道你到底是什么意思。不过，我想你已经发现了点什么。”

“我很荣幸能满足你的要求——向你提供事实真相。”

“你认为我们能定罪吗？”

“这个我可没有保证过。”

“不错，也许这样我还更高兴呢。可以因人因事而定。”

“我的论据主要是心理学方面的。”波洛说道。

卡伯里上校叹了口气。“我就担心会这样。”

“但是，这些论据一定能说服你的。”波洛让他放心，“噢，是的，会说服你的。我常常想，真相真是既奇妙又美丽。”

卡伯里上校说道：“有时候也他妈的会让人不高兴。”

“不，不。”波洛非常认真，“你是从个人的角度在看问题。应该抽象地、不偏不倚地看问题，这样，事件的绝对逻辑就会既迷人又井然有序。”

“我会试着这样看问题的。”上校说道。

波洛瞟了一眼他的表，那表硕大，形状怪异，像个萝卜。

“是的，不错。这表是从我祖父那儿传下来的。”

“我猜也是。”

“该开始行动了，”波洛说道，“你，mon Colonel[1]，你坐桌子后面的主席位置。”

“噢，好吧，”卡伯里咕哝道，“你不会要我穿上制服吧？”

“不，不会的。我给你整整领带。”他说干就干，卡伯里上

[1] 法文，意为：我的上校。——译注。

校又咧嘴大笑起来。他在指定的椅子上坐下，没过一会儿，又不经意地把领带拉到了左耳下。

波洛略微移动了一下椅子，一面说："这儿坐 la famille Boynton[①]。"

"这一头，"他接着说道，"坐与这个案件有利害关系的三个局外人。一个是杰勒德大夫，起诉的证据就取决于他的证词。一个是萨拉·金小姐，她在这件案子中有双重关系，个人的利害关系，还有作为验尸者的另一重关系。再有一个就是杰斐逊·科普先生，他与博因顿一家关系密切，无疑也算有利害关系。"

他住了嘴，"啊哈——他们来了。"

他打开门，把一行人让了进来。

伦诺克斯·博因顿和他的妻子走在最前面，随后是雷蒙德和卡罗尔。吉尼弗拉一人独行，双唇上浮现出一抹若有若无、朦胧缥缈的微笑。押后的是杰勒德大夫和萨拉·金。杰斐逊·科普先生几分钟后才到，一面进房间，一面致歉。

等他坐下后，波洛向前走了一步。

"女士们，先生们，这完全是一次非正式的聚会，起因是我碰巧在安曼。承蒙卡伯里上校看重，向我咨询……"

波洛的话被打断了，打岔来自似乎是最不可能的方向。伦诺克斯·博因顿突然以好斗的语气开了口：

"这是怎么回事？他究竟为什么要把您拉进这件事里来？"

① 法文，意为：博因顿一家。——译注。

波洛优雅地挥挥手。

“出现突然死亡时，人们经常来找我。”

伦诺克斯·博因顿说道：“不论何时出现心力衰竭，医生都会找你吗？”

波洛温和地说道：“心力衰竭是一个非常不严谨、不科学的用语。”

卡伯里上校清清嗓子，这是官方的声音，他说话时也用了官方的调子。

“最好把这件事弄清楚。死亡时的情况报告给我了。非常自然的事情。天气热得反常，身体不好的老太太进行非常劳累的旅行。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很清楚。但是，杰勒德大夫主动来找我，告诉我——”

他探询的目光投向波洛，后者点点头。

“杰勒德大夫是举世闻名的杰出医生。他的任何陈述都肯定会受到重视。杰勒德大夫的陈述是这样的：在老博因顿夫人去世的那天早上，他注意到他的药品中，少了一定数量对心脏作用很强的一种药。头天下午，他还发现一个皮下注射器失踪了。注射器在出事的那天晚上给还回来了。最后一点——尸体的手腕上有一个小眼，大小与皮下注射器留下的针眼一样。”

卡伯里上校停顿了一下。

“基于这些情况，我认为调查这件事是当局的责任。赫尔克里·波洛先生正在我这儿作客，承蒙他好意，愿意为我发挥他那卓越的才能。我把对此事的调查全权委托给了他。现在，我们聚在一起就是要听他的报告。”

房间里一片寂静，安静得——像俗话所说的——连根针掉在地上的声音都听得见。实际上，隔壁有人把东西掉到地上了，可能是只鞋。在这静悄悄的气氛中，那声音听上去，简直像是炸弹爆炸声。

波洛迅速看了一眼他右边的三个人，然后，视线转向在他左边挤作一堆的五个人——这五个人眼中满是恐惧。

波洛平静地说道："卡伯里上校向我提起这件事时，我告诉了他我的专家意见。我告诉他，可能找不到证据——法庭上能够接受的证据。但是，我也非常明确地告诉他，我确信可以找出真相——只需向与案件有关的人提问题就行了。因为调查犯罪案时，只需让有罪的一方或几方开口说话，最后，他们总会说出你想要知道的事！"他顿了顿。

"在这件案子中，你们虽然对我说了谎，但不知不觉中，也说出了事实真相。"

他听到一声轻微的叹息声，还听到在他右边有椅子在地上刮擦的声音，但是，他没有转过视线，而是一直盯着博因顿一家。

"首先，我研究了老博因顿夫人自然死亡的可能性，答案是否定的。丢失的药和皮下注射器，尤其是死者家属的态度，都让我相信这个假设是应该排除的。

"老博因顿夫人是被人残酷无情地杀死的，更有甚者，她的家人都清楚这个事实！他们作为有罪的几方联合行动。

"但是有罪的程度各不相同。我仔细研究证据，以求查清这次谋杀——不错，确实是谋杀——是不是由老太太的家人一同计划实施的。

"我得说，动机很强烈。她一死，每个人都能受益，不光是在经济方面——在这方面，他们可以立刻获得经济上的独立，事实上，他们可以获得巨额财富——另一方面，他们可以摆脱一个几乎已难以忍受的暴君。

"但我几乎立刻就断定合谋的假设站不住脚。博因顿一家人说的话，相互之间并不完全吻合，而且也没有预先准备好一套说得过去的，不在现场的证词。从种种事实来看，似乎更像是一两个家庭成员下的手，其他人则是事后从犯。下一步，我考虑究竟是哪个成员或者哪几个成员干的。我得说，有一条只有我本人知道的证据，很容易影响我的判断。"

波洛讲述了他在耶路撒冷的经历。

"这样一来，矛头自然指向了雷蒙德·博因顿先生，他很象是这件案子的主谋。我研究了一番这个家庭，得出的结论是：那天夜里，他最有可能对之吐露秘密的是他妹妹卡罗尔。他们俩无论容貌还是气质都很相似，因此，在心意上易于相通，同时，他们都具有神经质而又富叛逆性的气质，这是构思这样的行动所必不可少的。他们的动机并不全是为了自己——要拯救全家人，尤其是他们的小妹妹，这样只会使他们更有可能计划这次行动。"波洛停顿了一分钟。

雷蒙德·博因顿嘴唇半张，随即又闭上了。他直视着波洛，双眸中有一种无言的痛苦。

"在细说不利于雷蒙德·博因顿的事实之前，我想给你们念一张重要事实的单子。我今天下午列出了这张单子，并把它交给了卡伯里上校。

要点

1. 老博因顿夫人服用含有洋地黄的混合药剂。

2. 杰勒德大夫丢失了一个皮下注射器。

3. 老博因顿夫人以阻止其家人与他人的交往为乐。

4. 在事情发生的下午，老博因顿夫人鼓励她家人出去，只留下她一个人。

5. 老博因顿夫人是精神虐待狂。

6. 大帐篷距老博因顿夫人所坐的地方(大约)二百码。

7. 伦诺克斯·博因顿先生起初说不知道自己回营地的时间，后来却承认曾给他母亲的手表对过时。

8. 杰勒德大夫与吉尼弗拉·博因顿小姐的帐篷相邻。

9. 六点半时，晚餐准备好了，一个仆人被派去通知老博因顿夫人。

10. 老博因顿夫人在耶路撒冷时，使用的是这样的字眼，"我从来不会忘记。记住，我从来不会忘记任何东西。"

"虽然，这几点都是分开单列的，但是，它们之间偶尔也能两两成对。例如前两点就是这样。'老博因顿夫人服用含有洋地黄的混合药剂'。'杰勒德大夫丢失了一个皮下注射器'。这两点是这件案子中最先引起我注意的地方。我可以对你们说，我觉得这两点很不寻常——而且相当矛盾。你们不明白我的意思？没有关系。我不久还会回到这一点上来的。我注意到了这两点，并认为一定得有合理的解释，目前你们知道这些就足够了。

"现在，我要总结一下我对雷蒙德·博因顿犯罪可能性的研究。事实如下：有人听到过他谈论杀死老博因顿夫人的可能性。他处于一种高度紧张兴奋的状态。他——小姐，请见谅"——他抱歉地对萨拉点点头——"刚刚经历了一场巨大的情感危机。也就是说，他恋爱了。感情上处于亢奋状况，可能会导致他采取以下几种行动中的一种。面对包括他继母在内的整个世界，他可能觉得自己成熟了——他可能最后总算有了勇气，可以反抗她，摆脱她的影响——也有可能他正好找到了额外需要的动力，得以将犯罪从理论变为现实。这是心理学！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事实。

"雷蒙德和其他人一起在三点一刻左右离开营地。那时，老博因顿夫人还活得好好的。不久，雷蒙德与萨拉·金私下进行了一次谈话。然后，他离开了她，按他所说的，在六点差十分时回到营地，他去见他母亲，和她说了几句话，然后就回了他自己的帐篷，后来，又去了大帐篷。他说六点差十分时，老博因顿夫人还活得好好的。

"但是，有一件事实与这个说法完全矛盾。六点半时，仆人发现老博因顿夫人死了。有医学学位的金小姐检查了尸体。她明确发誓，虽然当时她没有特别注意死亡时间，但可以肯定，绝对不会晚于五点钟（很有可能还要早得多）。

"这是两个完全矛盾的说法。先暂且不论金小姐是否有可能弄错了——"

萨拉打断了他的话，"我没弄错。要是弄错了，我会承认的。"

她语调清晰、严厉。

波洛对她礼貌地点点头。

“那么只有两种可能性——要么是金小姐撒谎、要么是博因顿先生撒谎！我们来看看雷蒙德·博因顿先生会为了什么而撒谎。假设金小姐没有弄错，也没有故意撒谎，那发生了什么事呢？雷蒙德·博因顿回到营地，看见他母亲坐在洞窟口，他去见她，发现她死了。他怎么做的？他呼救了吗？他立即通知营地里的人了吗？没有，他等了一两分钟，然后，径直回了他的帐篷，又在大帐篷与他的家人会合，什么都没说。这种行为极为古怪，是吧？”

雷蒙德紧张、尖利地说道：

“谁要这样做，当然很蠢。所以，您应该知道，我母亲那时的确像我所说的，‘活得好好的。’金小姐当时紧张不安，弄错了。”

波洛平静地继续说道：“我问自己，他这样做会有什么原因呢？从表面看来，雷蒙德·博因顿似乎不可能有罪，因为就大家所知，那天下午他只接近过他继母一次，而那时她已经死了有一段时间了。现在，如果假设雷蒙德·博因顿无罪，我们能对他的行为作出解释吗？

“他的行为是解释得通的！因为我记得我无意间听到的对话片段。‘你的确清楚，必须得杀死她，对吧？’他散步回来，发现她死了，罪恶的记忆马上让他想到了某种可能性，计划已经执行了——执行者不是他，而是他的同谋。Tout simplement[1]，他怀疑他的妹妹卡罗尔·博因顿有罪。”

---

[1] 法文，意为：非常简单。——译注。

“你撒谎。”雷蒙德以低沉颤栗的声音说道。

波洛接着往下说：“现在，我们来看看卡罗尔·博因顿犯罪的可能性。有哪些证据不利于她呢？她同样具有容易紧张激动的气质——这种气质可能会给这种行为涂上一层英雄主义的色彩。在耶路撒冷的那天夜里，雷蒙德·博因顿的谈话对象就是她。卡罗尔·博因顿五点十分时回到营地，按她所说的，去见了她母亲。她没有证人。营地里空无一人——仆人们在睡觉。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皮尔斯小姐和科普先生参观洞穴去了，看不见营地。卡罗尔·博因顿的行动没有目击者。时间很吻合。这样一来，就很容易得出不利于卡罗尔·博因顿的判断了。”他停了下来。卡罗尔抬起头，悲哀的双眼直视着他的眼睛。

“还有一点。第二天的大清早，有人看见卡罗尔·博因顿将某样东西扔进了小溪里。有理由相信这‘某样东西’是一个皮下注射器。”

“Comment[1]？”杰勒德大夫惊讶地抬起了头，“但是，我的皮下注射器已还回来了。是的，现在就在我这儿。”

波洛用力点点头。

“是的，是的。这第二个皮下注射器，非常玄妙，非常有趣。有人想让我相信这个皮下注射器是金小姐的。是这样的吗？”

萨拉迟疑了一刹那。

卡罗尔迅速说道：“那不是金小姐的，是我的。”

---

① 法文，意为：怎么回事。——译注。

“那你承认你扔掉了它了，小姐？”

她仅犹豫了一秒钟。

“是的，当然。为什么不行？”

“卡罗尔！”说话的是纳丁，她倾身向前，双眼圆睁，充满痛苦，“卡罗尔……噢，我不明白……”

卡罗尔扭头看着她，目光中有一丝敌意。

“有什么不明白的！我扔掉了一个旧注射器。我从来都没碰过那——那毒药。”

萨拉插进话来：“波洛先生，皮尔斯小姐告诉你的是真的。那是我的注射器。”

波洛笑了。

“皮下注射器这事可真让人费解。不过，我想还是解释得通的。嗯，好了，现在，我们有了两个判决——雷蒙德·博因顿无罪的判决和他妹妹卡罗尔有罪的判决。但是我，我向来都是小心谨慎，力求公正，总是看事物的两个方面。如果，卡罗尔·博因顿无罪的话，又发生了什么事呢？

“她回到营地，去她继母那儿，发现她——死了！她第一反应是什么？她会怀疑是她哥哥雷蒙德杀了她，她不知道该做什么。所以，她什么都没说。不久，大约是一个小时后，雷蒙德·博因顿回来了，假装跟母亲说话，而且绝口不提出了事。你们不觉得这样一来，她的疑心更加加重了吗？可能她去了他的帐篷，在那儿发现了一个皮下注射器。至此，她确信她的怀疑没错！她迅速把它拿走，藏了起来。第二天清早，把它远远地扔掉了。

“还有一件事表明卡罗尔·博因顿是无辜的。我询问她

时，她对我保证，说她和她哥哥从来没有真地打算要执行他们的计划。我请她发誓，她立刻非常庄重地发誓，说她没有犯罪！她就是这样说的。她没有发誓说他们没有罪。她只为她自己发誓，没有为她哥哥发誓——她还以为我不会特别注意到她用的代词呢。

“Eh bien[①]，这是表明卡罗尔·博因顿无罪的事实。现在我们退回去，考虑一下雷蒙德不是无罪，而是有罪的可能性。假设卡罗尔所说属实，老博因顿夫人五点十分时还活着。在什么情形下，雷蒙德可能有罪呢？我们可以假设，他是在六点差十分去看他母亲时杀死她的。不错，营地周围是有仆人，但是，光线越来越暗，这还可以做到的。不过，这就意味着金小姐撒了谎。记住，她只比雷蒙德晚五分钟回营地。从那段距离，她会看见他去了他母亲那儿。后来发现老博因顿夫人死了，金小姐意识到雷蒙德杀了她，为了救他，她撒了谎——知道杰勒德大夫发烧病倒了，不可能揭穿她的谎话！”

“我没有撒谎！”萨拉清晰地说道。

“还有一种可能性。我说过，金小姐比雷蒙德晚五分钟回到营地。如果，雷蒙德·博因顿看到他母亲还活着，那么，进行致命注射的可能是金小姐。她认为博因顿夫人邪恶透顶。她可能把自己看作了正义的执法官。这也同样能很好地解释她关于死亡时间所撒的谎。”

萨拉脸色煞白，她声音低沉、平稳地说道：

---

① 法文，意为：好吧。——译注。

"我确实说过，如果死掉一个人可以拯救很多人，那就是可行的。但那是在'牺牲之地'涌起的念头。我可以发誓，我从来没有伤害过那个可恶的老妇人——这种想法从来就没有在我的脑海中出现过！"

波洛轻声说道："但是，你们两人中肯定有一个在撒谎。"

雷蒙德·博因顿在椅子上动了一下，冲动地叫道：

"你赢了，波洛先生！我撒了谎。我去母亲那儿时，她已经死了。我，我惊呆了。我原本是打算去和她摊牌的，去告诉她，从那时起我自由了。我作好了一切准备，而她——死了！她双手冰凉、松弛。我以为——正如你所说的——我以为可能卡罗尔……要知道，她的手腕上有针眼……"

波洛说道："这是我唯一不太清楚的一点。你是打算用什么方法来着？你知道一种方法，而且，这种方法与皮下注射器有关。我知道的就这些。如果想要我相信你，你得把其余部分都告诉我。"

雷蒙德急忙说道："是我从一本书——一本英国侦探书里看来的。将空注射器刺入人体，一切就都解决了。听起来很科学。我——我曾想过我们就这样干。"

"啊，"波洛说道，"我明白了，你买了个注射器？"

"没有。实际上，我是偷拿的纳丁的。"

波洛迅速看了她一眼。"留在耶路撒冷你行李袋中的那个注射器？"他喃喃说道。

少妇的脸微微一红。

"我——我不太清楚注射器上那儿去了。"

她喃喃道。波洛咕哝了一句："你真聪明，夫人。"

第十六章

一阵沉寂。波洛略显做作地清了清嗓子，接着说道。

“我们现在已解决了我称之为‘第二个皮下注射器’的谜。那是伦诺克斯·博因顿夫人的，离开耶路撒冷之前，被雷蒙德·博因顿拿走了，发现老博因顿夫人的尸体后，卡罗尔又从雷蒙德那儿拿走、扔掉，扔时让皮尔斯小姐看见了，金小姐说是她的。我想，注射器现在在金小姐手上。”

“是的。”萨拉说道。

“这么说，刚才你说注射器是你的时，你做了一件你告诉我们，你不会做的事——你撒了谎。”

萨拉平静地说道：“这是不同的谎话。不是——不是职业上的谎话。”

杰勒德赞赏地点点头。

“说得好。我很理解你，小姐。”

"谢谢。"萨拉说道。

波洛再次清了清嗓子。

"现在，我们来看看时间表。是这样的：

博因顿一家和杰斐逊·科普离开营地 3:05(大约)

杰勒德大夫和萨拉·金离开营地 3:15(大约)

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和皮尔斯小姐离开营地 4:15

杰勒德大夫回到营地 4:20(大约)

伦诺克斯·博因顿回到营地 4:35

纳丁·博因顿回到营地并和老博因顿夫人谈话 4:40

纳丁·博因顿离开她婆婆去大帐篷 4:50(大约)

卡罗尔·博因顿回到营地 5:10

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皮尔斯小姐和杰斐逊·科普回到营地 5:40

雷蒙德·博因顿回到营地 5:50

萨拉·金回到营地 6:00

发现尸体 6:30

"你们会注意到，在纳丁·博因顿四点五十分离开她婆婆和卡罗尔五点十分回到营地之间，有二十分钟的时间间隔。如果卡罗尔所说属实，老博因顿夫人一定是在这二十分

钟里被杀死的。

“那么，谁有可能杀了她呢？在那段时间里，金小姐与雷蒙德·博因顿在一起。科普先生(我倒不是说他有什么明显的动机)有不在现场的证明，他与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和皮尔斯小姐在一起。伦诺克斯·博因顿和他妻子在大帐篷里。杰勒德大夫因为发烧，躺在自己的帐篷里呻吟。营地里没人，仆人们在睡觉。真是犯罪的好时机！有犯罪人选吗？”

他若有所思地将视线投向吉尼弗拉·博因顿。

“有一个人，吉尼弗拉·博因顿整个下午都呆在她的帐篷里。这只是我们听说的——但实际上，有证据表明她并不是一直呆在那儿。吉尼弗拉·博因顿说了一句至关重要的话。她说，杰勒德大夫发烧时，念着她的名字。杰勒德大夫也告诉我们，他发烧时梦见了吉尼弗拉·博因顿的脸。但那并不是梦！他看见的真的就是她的脸，她当时正站在他床边。他以为是发烧引起的幻像，其实就是事实。吉尼弗拉在杰勒德大夫的帐篷里。难道不可能是她在用完皮下注射器后放回去吗？”

吉尼弗拉·博因顿抬起头，金红色的头发宛若一顶皇冠，美丽的大眼睛瞪着波洛，双眸里看不出一丝感情。她看上去就像一位虚无缥缈的圣人。

“啊，ca non[①]？”杰勒德大夫叫道。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真是一点都不可能吗？”波洛问道。

① 法文，意为：不是这样的。——译注。

法国人垂下眼睑。

纳丁·博因顿厉声说道："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波洛的视线迅速转向了她。

"不可能吗，夫人？"

"是的。"她顿了顿，咬住嘴唇，然后，接着说道，"像这样无礼指控我小姑，我是绝对不答应的。我们——我们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吉尼弗拉在椅子上微微动了一下。她双唇的线条放松了，露出了一抹微笑——小女孩天真动人、自己都不太意识得到的微笑。

纳丁又说了一遍："不可能。"

她那温柔的面部曲线变得僵硬，流露出一副坚定的神情。双眸与波洛的目光相遇，严厉，毫无畏惧之色。

波洛俯身向前，差不多是鞠了一躬。

"夫人非常聪明。"他说道。

纳丁平静地说道："您这是什么意思，波洛先生？"

"夫人，我是说，我早就认识到你拥有出众的头脑。"

"您这是奉承我。"

"我想不是。一直以来，你都是冷静地正视现实，全面地看问题。你表面上与你丈夫的母亲关系不错，因为，你认为这样最明智。但内心里，你对她进行审判、定了她的罪。我想，一段时间前，你就已经意识到，你丈夫获得幸福的唯一途径就是离开家庭，不管新生活会有多苦、多穷，他都得争取自立。你愿意冒任何风险，你极力影响他，想让他走上这条路。可是，你失败了，夫人。伦诺克斯·博因顿已失去了

对自由的向往，陷入了冷漠与忧郁的深渊，并对这种状态感到满足。

"夫人，我现在毫不怀疑，你爱你丈夫。你决心离开他，并不是因为你对另一个男人产生了更炽烈的爱。我想，你这样做是孤注一掷，想抓住最后的希望。处在你这种位置的妇女，只有三条路可走。她可以试图感染、影响丈夫。这个，我已经说过，失败了。她可以以离开丈夫相威胁。但有可能连这都没能打动伦诺克斯·博因顿。这只会使他在痛苦的深渊中陷得更深，但不会使他挺身起来反抗。还有最后孤注一掷的做法。你可以跟另一个男人一起离开。嫉妒与占有欲是男人内心深处，最为根深蒂固的基本本能。你试图激起这种深藏的原始本能，这充分显示了你的聪明智慧。如果伦诺克斯·博因顿轻易就让你跟别的男人走——那么，他真的已非人力所能挽救了，你也就只有另找地方，开始新的生活了。

"现在，我们假设连这最后的孤注一掷也失败了。你丈夫知道你的决定后非常难过，但是尽管如此，他并没有像你所希望的那样，显示出原始人受占有本能的驱使会有的反应。还有可能将你丈夫从越来越糟的精神状态中解救出来吗？只有一件事可做。如果他的继母死去，可能还不算太晚。可能他能作为一个自由人开始新的生活，重建独立，恢复男人气概。"

波洛顿了一顿，然后轻声重复道："如果你婆婆死去……"

纳丁的双眼仍紧盯着他。开口说话时，她的声音温柔、

平静。"您是想说是我干的，对吧？您错了，波洛先生。在我告诉了博因顿夫人，我马上就要离开之后，我直接去了大帐篷找伦诺克斯。在有人发现我婆婆去世之前，我再也没有离开过那儿。可能，我对她的去世应付责任，因为，我让她感到震惊——当然，这还得以自然死亡为前提条件。但是，如果真像您所说的(虽然到目前为止，你还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而且在尸检之前，你也不可能有)，她是被人蓄意杀死的，那么我是完全没有下手机会的。"

波洛说道："在有人发现你婆婆去世之前，你再也没有离开过大帐篷。这是你刚刚说的。博因顿夫人，这正是这件案子中，令我费解的几点之一。"

"什么意思？"

"我这单子上列出来了，第九条：六点半时，晚餐准备好了，一个仆人被派去通知老博因顿夫人。"

雷蒙德说："我并不懂你的意思。"

卡罗尔说："我也一样。"

波洛一个一个地打量着他们。

"你们不懂，呃？'一个仆人被派去'——为什么是仆人？你们——你们所有人——难道不是一直都勤于服侍老太太的吗？你们不是总有人陪她去吃饭吗？她身体虚弱，没有人帮助很难从椅子上站起来。你们总有人呆在她身边。所以，我认为在通知吃晚饭的时候，她的家人自然该有人出去扶她。可是，你们没有一个人提出要这样做。你们都瘫坐在那儿，面面相觑，可能还在暗自思量，怎么还没有人动。"

纳丁厉声说道："这一切太荒唐了，波洛先生！那天晚

上，我们都累了。我们是该去的，这一点我承认。但是那天晚上，我们正巧都没去！"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在那个特殊的晚上！夫人，你可能比其他人服侍她的时间更多。你早已机械地接下了这个任务。但是，那天晚上，你没有提出要去把她扶进来。为什么？这是我问自己的问题——为什么？我可以告诉你我的答案。因为，你非常清楚，她已经死了……"

"别，别，请别打断我的话，夫人。"他激动地举起一只手。"你听我说——听我赫尔克里·波洛的！你和你婆婆的谈话有证人。看得见却听不见的证人！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和皮尔斯小姐离得很远。她们看见你好像在和你婆婆说话，但事实究竟如何，又有什么真正的证据呢？我有另外一套小小的理论。你很聪明，夫人。如果你冷静地不慌不忙地做出决定，要除掉你丈夫的母亲，你会作好充分的准备，干得很聪明。你可以趁杰勒德大夫早上出去游玩时，潜人他的帐篷。你相当有把握可以找到合适的药，在这一点上，你的护士训练对你很有帮助。你选了洋地黄毒苷——老太太平时服用同一类药，你还拿了他的皮下注射器，这是因为你自己的不见了，这让你很懊恼。你希望赶在大夫发现之前，把注射器还回去。"

"在开始实施计划之前，你作了最后一次努力，试图激起你丈夫的行动意志。你告诉他你打算嫁给杰斐逊·科普。虽然你丈夫十分难过，但是，并没有出现你所期望的反应——所以，你不得不将杀人计划付诸行动。你返回营地，路上碰到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和皮尔斯小姐，还很自然、很礼

貌地和她们说了几句话。你去了你婆婆那儿,注射器里已装好了药水。你轻易地就抓住了她的手腕——由于你受过专业护士训练,你做得很熟练——将药注射进去。你婆婆还没有反应过来,你就已经干完了。远远的山谷下面的人,只会看见你弯下腰和她说话。然后,你故意去搬了把椅子坐下,看上去好像和她亲密地交谈了几分钟。她的死一定是瞬间发生的。你坐着是在和死人谈话,但是谁又猜得到呢?随后,你搬走椅子,去了下面的大帐篷,发现你丈夫在那儿看书。你很谨慎,一步都不离开大帐篷!你确信老博因顿夫人的死,会被归因于心脏病(实际上也的确归因于心脏的毛病。)你的计划只有一个地方出了纰漏。杰勒德大夫因为疟疾发作,躺在帐篷里,你无法把注射器还回去。而且,你不知道大夫已经发现注射器丢了。夫人,这是本来完美无缺的犯罪中唯一的破绽。"

一阵寂静——死一般的寂静。然后,伦诺克斯·博因顿突然站了起来。

"不!"他叫道。"这是该死的胡说八道。纳丁什么都没干。她不可能干任何事。我母亲——我母亲那会儿已经死了。"

"啊?"波洛的视线慢慢移向他。"这么说,是你杀死了她啰,博因顿先生。"

又是一阵沉默。然后,伦诺克斯跌坐在椅子里,颤抖的双手捂住了脸。

"是的,不错,我杀死了她。"

"你从杰勒德大夫的帐篷里拿走了洋地黄毒苷?"

"是的。"

“什么时候？”

“像——像——您说的，早上。”

“还拿走了注射器？”

“注射器？是的。”

“您为什么杀死她？”

“你还问这个问题？”

“我就是在问这个问题，博因顿先生！”

“但是，您是知道的，我妻子要离开我——和科普一起。”

“是的，但是，你下午才知道这件事。”

伦诺克斯盯着他。“当然是下午，我们出去的时候……”

“但是，你是在上午拿走毒药和注射器的，在你知道这件事之前？”

“您究竟为什么要拿这些问题来烦我？”他顿了顿，一只颤抖的手捂住额头，“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关系大着呢。伦诺克斯·博因顿先生，我劝你对我讲真话。”

“真话？”伦诺克斯盯着他。

“对，真话。”

“老天，好吧，”伦诺克斯突然说道，“但是，我不知道您会不会相信。”他深深地吸了口气。“那天下午离开纳丁时，我已经完全崩溃了。我从来没想到过她会离开我，跟别的男人走。我——我几乎要疯了！我感觉像是喝醉了酒，又像是大病初愈。”

波洛点点头，说道：“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描述过你从

她身边经过时的样子，我注意到了。所以，当你妻子说她是在你们都回到营地后告诉你的时，我知道她没有说实话，请继续讲，博因顿先生。”

“我几乎不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但是走近营地后，我的头脑开始清醒过来，突然意识到，该责备的只有我自己！我一直都是个可怜虫！我早就该反抗继母、离开家庭了。然后，我就想到，现在可能也还不算太晚。那个老魔鬼就在上面，像个猥亵的偶像似的背对红色岩石而坐。我径直上去和她摊牌，打算告诉她我的想法并宣布我要离开家庭。我当时很狂热，觉得当天晚上立刻就能离开——与纳丁一起离开，还觉得那天夜里，不管怎么样也能到马安。”

“噢，伦诺克斯——亲爱的——”

一声温柔而甜蜜的长叹。

他接着说道：“然后，天哪——当时只要有人轻轻碰我一下，我就会马上倒在地上！她死了！坐在那儿——死了……我——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我已经麻木了，晕头了。我想冲她喊叫出来的一席话全都被压在了心底，像铅一般——我说不清楚……感觉像——像石头，像是变成了石头。我机械地行动着——从她膝上拾起她的手表，给她戴在手腕上——那可怕的、绵软的死人手腕……”

他浑身一颤。“老天——真是可怕……然后我就跌跌撞撞地奔下山去，进了大帐篷。我应该叫人的，但是，我做不到。我就坐在那儿，翻着书，等待着……”

他停了下来。

“您不会相信我的——您不可能相信我。为什么我不叫

人？不告诉纳丁？我不知道。”

杰勒德大夫清清嗓子。

“你所说的完全合理，博因顿先生。你当时处于一种很糟的神经质状态。接踵而来的两次严重打击足以使你陷入你所说的那种状态。这是韦森霍尔特反应——头撞到窗子上的小鸟就是最好的实例。恢复知觉后，出于本能，它不会有任何举动——这样它才有时间重新调整它的神经中枢。我用英语说话不太清楚，我的意思是：你当时不可能有别的反应。你不可能采取任何决断性的行动！你正经历一段精神麻痹期。”

他转向波洛。

“我向你保证，事实就是这样！”

“噢，我并没有怀疑呀，”波洛说道，“我已经注意到了一件小小的事实——博因顿先生给他母亲戴上手表，这有两种可能——博因顿先生也可能是想帮忙掩盖罪行，而这种可能的后果是：博因顿夫人看见后发生了误会。她只比她丈夫晚回五分钟，一定看见了这个动作。她去她婆婆那儿，发现她婆婆死了，手腕上还有皮下注射器留下的针眼，她自然会以为她丈夫是凶手，认为她要离开的决定，造成了与她的希望大相径庭的反应。简单地说吧，纳丁·博因顿相信自己唆使丈夫杀了人。”

他看着纳丁，“是这样的吧，夫人？”

她垂下了头，然后问道：

“你真的怀疑过我吗，波洛先生？”

“我曾认为，这不失为一种可能性，夫人。”

她倾身向前。

“那现在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波洛先生？”

第十七章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波洛重复道。

他伸手到后面,拉了把椅子坐下。现在,他的态度友好而随便。

“这是个问题,对吧? 因为,洋地黄毒苷给偷了,注射器失踪过,老博因顿夫人的手腕上有皮下注射器留下的针眼。

“不错,再过几天,我们就能确切地知道,老博因顿夫人是不是死于过量摄人洋地黄——尸体解剖会弄得很清楚。但是,那时可能就太晚了!最好是今晚就找出事实真相——凶手这会儿还在这儿,还在我们的控制之中。”

纳丁猛地抬起头来。

“你是说,你仍然相信是这间房间里——我们之中的某一个……”她的声音越来越低。

波洛缓缓地对自己点点头。

"我答应过要给卡伯里上校找出事实真相。现在障碍扫清了,我们又回到了我今天早先所在的位置。我写了一张重要事实的单子,发现了两处明显的矛盾。"

卡伯里上校第一次开了口:"能说出来听听吗?"

波洛庄重地说道:"我这就告诉你们。我们再来看一看我在单子上列出的头两件事。'老博因顿夫人服用含有洋地黄的混合药剂'和'杰勒德大夫丢失了一个皮下注射器'。把这两件事与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博因顿一家明显表现出有罪的反应——相对照,似乎可以肯定,凶手一定是博因顿家的一员了!然而,我提到的这两件事实实际上推翻了这个结论。不错,采用洋地黄浓缩液是个很聪明的办法,因为老博因顿夫人本来就在服用这种药。不过,她的家人干吗要这样干呢? Ah,ma foi[1]! 聪明的话,只会干一件事:在她的药瓶里下毒!不论是谁,只要稍微聪明点,又能接近药瓶,肯定都会这样干!"

"迟早,老博因顿夫人总会服药死去,即使在瓶子里发现了洋地黄毒苷,也可以说是药剂师弄错了。就算有人调查,也不会有什么结果!

"那么,为什么要偷皮下注射器呢?"

"只可能有两种解释。要么是杰勒德大夫搞错了,注射器根本就没被偷走过。要么是注射器确实被拿走过,原因是:凶手无法接近药瓶,也就是说,凶手不是博因顿家的一员。从这两件事实来看,凶手是外来者的可能性很大!

① 法文,意为:啊,毫无疑问。——译注。

“我清楚了这一点，却又被博因顿一家明显表现出来的有罪迹象给弄糊涂了。他们有可能是看上去有罪而实际上却无罪吗？我开始着手证明，不是证明他们有罪，而是证明他们无罪！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立场。凶手是外人，这个人与老博因顿夫人不熟，不能进她的洞窟接触到她的药瓶。”

他顿了一顿。

“这间房里有三个人算得上是这种‘外人’，但他们无疑都与这件案子有关。

“我们先来看看科普先生。他与博因顿一家一直关系密切。我们能找出他作案的动机和时机吗？似乎不能。老博因顿夫人的死对他不利。使他本来抱有的一些希望落空了。除非，他是个几近狂热的利他主义者，否则，我们看不出他为什么会希望老博因顿夫人死。（当然，有可能存在我们毫不知晓的动机。我们不知道科普先生和博因顿一家有些什么来往。）”

科普先生庄重地说道：“波洛先生，在我看来，这似乎有点牵强附会。你得记住，我没有下手的时机。而且，不管怎么样，我坚信人的生命是神圣的。”

“你所处的位置似乎完全无可挑剔，”波洛严肃地说道。“在侦探小说里，你会因此而成为重大嫌疑犯。”

他稍稍改变了一下坐姿。“现在，我们来看看金小姐。金小姐有一定的动机，有必要的医学知识，而且，她个性坚定，富于决断，只是她三点半和其他人一起离开营地，六点才返回，似乎很难找出她下手的机会。

“再来看看杰勒德大夫，这会儿，我们得把谋杀发生的真正时间考虑在内。按照伦诺克斯·博因顿先生刚才所说的，他母亲四点三十五时已经去世了；根据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和皮尔斯小姐的证词，在四点十六分她们动身去散步时她还活着。这样，中间就有整个二十分钟的时间‘真空’。两位女士离开营地的途中与杰勒德大夫擦肩而过。由于她俩是背对营地而行，而且越走越远，所以，没有人知道杰勒德大夫回到营地后的行动，他完全有下手的机会。作为医生，要伪装成疟疾发作的症状，简直是易如反掌。而且，动机也还是有的。杰勒德大夫可能希望拯救一个快要失去理智（这比失去生命更严重）的人，他可能会认为：为此而牺牲一个老而无用的生命是值得的！”

“你可真会异想天开！”杰勒德大夫说道。

波洛不予理会，继续往下说：

“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杰勒德大夫为什么要指出老博因顿夫人的死可能有问题呢？很明显，要不是因为他对卡伯里上校说的一番话，老博因顿夫人的死会被当作自然死亡。是杰勒德大夫第一个提出有谋杀的可能性。这不合情理呀！”

“好像是这样。”卡伯里上校粗声说道。

“还有一种可能，”波洛说道，“刚才，伦诺克斯·博因顿夫人极力宣称，凶手不可能是她的小姑。她那么有把握是因为她知道，当时她婆婆已经死了。但是，记住这一点：吉尼弗拉·博因顿整个下午都在营地里。这期间是有机会的——在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和韦尔斯小姐离开营地后，杰勒德

大夫返回营地之前……"

吉尼弗拉一动。她倾身向前，紧盯着波洛的脸，眼神奇异、困惑而又天真无邪。

"是我干的？你认为是我干的？"

突然，她以无与伦比的优美姿态从椅子上一跃而起，穿过房间，在杰勒德大夫身边跪了下来，拉住他，充满激情地仰视着他的脸。

"不，不，别让他们这么说！他们要把我关起来。那不是真的！我什么都没干！他们是我的敌人——想把我关进监狱里，想幽禁我。您得帮助我。您得帮助我！"

"没事的，没事的，孩子。"大夫轻拍着她的头，然后对波洛说道：

"你完全是在胡说八道，真是荒唐透顶。"

"受迫害的妄想症？"波洛喃喃道。

"是的，但她不可能那样干。你得明白，要是她干的话，她会干得非常富有戏剧性——可能会用匕首、某种华丽灿烂的东西，非常壮观——但不会是这样冷静、镇定的逻辑思维。错不了的。我们面对的是一起合乎逻辑的犯罪，心智健全的犯罪。"

波洛笑了，而且出人意料地点头致意，"Je suis entièrement de votre avis[①]。"他平静地说道。

① 法文，意为：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译注。

第十八章

赫尔克里·波洛说道："我们还有一点没干完。杰勒德大夫谈到了心理学，我们就来看看这件案子有关心理学的一面吧。我们已经找出了事实，列好了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听过了证据，现在就剩下一样了——心理学。最重要的心理学证据与死者有关——这件案子中，老博因顿夫人本人的心理至关重要。

"看看我列出的重要事项单中的第三条和第四条。'老博因顿以阻止其家人与他人的交往为乐'。'在事情发生的下午，老博因顿夫人鼓励她的家人出去，只留下她一个人'。"

"这两件事实完全矛盾！为什么在这个特殊的下午，老博因顿夫人会一反常态呢？是她突然良心发现，慈悲的本能占了上风吗？根据你们所说的来判断，这种可能性几乎为

零。但是一定有原因的。什么原因呢?

"我们仔细研究一下老博因顿夫人的性格。对她的看法,众说纷纭。她是冷酷的老暴君——是精神虐待狂——是邪恶的化身——是疯子。哪一种看法最准确呢?

"在耶路撒冷时,萨拉·金曾经突来灵感。觉得这老太太非常可怜。我个人认为,她的这种看法最接近事实。不过,不仅仅是可怜,而且是毫无价值!

"让我们尽力感受一下老博因顿夫人的精神状态。她天生雄心勃勃,渴望支配他人,渴望给他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她既没能将这种权力欲升华,又没能控制住它——没有,mesdames and messieurs [①]——她让这种欲望一味膨胀。但是最后——请听好这句话——最后怎么样呢?她并没有获得强大权力!她并没有广泛地为人们所畏惧、憎恨!她只不过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家庭中的一个小小暴君!杰勒德大夫对我说过,像其他老太太一样,她对自己的爱好感到厌倦了,想扩展活动范围,要把自己对家人的统治弄得岌岌可危,以从中寻乐!但是,这就引出了这件案子完全不同的一面。这次出国,让她第一次认识到了自己是多么微不足道!

"现在,我们直接看第十条——她在耶路撒冷对萨拉·金所说的话。萨拉·金揭穿了真实真相,毫不留情地指出老博因顿夫人的生活方式既可怜又毫无价值!现在请你们大家都仔细听好,听她对金小姐说的原话,金小姐说过,老博因顿夫人说话时'满怀怨毒——甚至看都不看我一眼'。她

① 法文,意为:女士们,先生们。——译注。

是这样说的，‘我从来不会忘记任何东西——任何一种行为，任何一个名字、任何一张脸，我都不会忘记的。’

“这话给金小姐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老妇人说话时的语气异常强烈，声音嘶哑高亢，对金小姐的影响相当大，以至于她没能意识到这话非同寻常的重要性！”

“你们有人看出这话的重要性了吗？”他等了一分钟。“好像没有……不过，mes amis[1]，你们没有注意到吗？这话完全不是针对金小姐的话而发。‘我从来不会忘记任何东西——任何一种行为、任何一个名字、任何一张脸，我都不会忘记的。’这话没有意义！如果她说的是：‘我不会忘记无礼的行为’或是这之类的话——可是不是这样，她说的是‘一张脸’！……

“啊！”波洛拍手叫道，“但是我眼前一亮！这话看似是对金小姐而发，实际上却不是说给金小姐听的！是说给站在金小姐后面的另一个人听的。”

他停了下来，打量着每个人脸的表情。

“是的，我眼前一亮！告诉你们，那会儿是老博因顿夫人一生中，心理方面很重要的一个时刻。一位聪明的年轻女士，让她认识到了自己的真面目！她内心充满挫败感引起的狂怒，就在这时，她认出了某个人——过去见过的一张脸，这真是送到她手上的牺牲品！

“我们又谈到了外人。现在我们就清楚了，为什么老博因顿夫人在她去世的那个下午，会突然变得和蔼可亲了。她

① 法文，意为：我的朋友们。——译注。

支走她家人是因为她另有要事。她想赶走不相干的人，好跟新的牺牲品见面……

“现在，让我们从这个新的角度来看看那天下午发生的事情。博因顿一家出去了，老博因顿夫人坐在她的洞窟旁。我们再来仔细地研究一下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和皮尔斯小姐的证词。后者是个不可靠的证人，观察力不强，容易人云亦云。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则条理清晰，事无巨细都观察得非常清楚。两位女士都注意到了一件事。一个阿拉伯仆人去了老博因顿夫人那儿，不知怎么把她给惹恼了，之后匆匆忙忙地逃走了。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明确说，那个仆人先进过吉尼弗拉·博因顿的帐篷，你们可能还记得，杰勒德大夫与吉尼弗拉的帐篷相邻，有可能阿拉伯仆人进的是杰勒德大夫的帐篷……”

卡伯里上校插嘴说：“你是想说，是我那些贝都因手下中的一个，用皮下注射器杀死了老太太？荒谬，荒谬之极！”

“等一下，卡伯里上校，我还没说完呢。我们假设这阿拉伯仆人，是从杰勒德大夫的而不是吉尼弗拉·博因顿的帐篷里出来的。下一步呢？两位女士都说看不清楚他的脸，无法指认出他来，也听不见说了些什么。这是不难理解的。大帐篷与岩台之间隔着大约二百码呢。对于这个人的其他方面，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则进行了清楚的描述。她详细地描述了他破破烂烂的裤子和打得松松垮垮的绑腿。”

波洛倾身向前。

“而这，真是非常奇怪。既然她看不见他的脸，听不见他说话，她是不可能注意到他裤子和绑腿的情形的！在两百码

之外是做不到的！

“这是一个失误！它让我有了一个奇异的想法。为什么要这样强调褴褛的裤子和松散的绑腿呢？会不会是裤子根本没破，而绑腿也纯属子虚乌有呢？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和皮尔斯小姐都看见了那个阿拉伯人，但是，从她们所坐的位置，她们看不见对方。这一点由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过去看皮尔斯小姐醒了没有，发现她坐在帐篷门口这件事可以知道。”

“老天爷。”卡伯里上校突然坐得笔直，“你是在说……”

“我是在说，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弄清皮尔斯小姐（唯一有可能醒着的证人）在干什么之后，回到自己的帐篷，穿上马裤、靴子和黄褐色的外套，用她方格花布的抹布和一束羊毛线做成了一条阿拉伯式的头巾。这样打扮好了，她就勇敢地去了杰勒德大夫的帐篷，在他的药箱里找着了合适的药，拿了皮下注射器，注满药液，然后，就勇敢地去见她的牺牲品了。

“老博因顿夫人可能正在打盹。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动作很快，抓住她的手腕就把药液给注射进去了。老博因顿夫人想叫没叫出来，试图站起来，然后就跌坐在椅子上。‘阿拉伯人’匆忙离开，故意装出羞愧困窘的样子。老博因顿夫人挥动手杖，试图站起来，随即倒在了椅子上。

“五分钟后，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再次去找皮尔斯小姐，对她刚才目击的情景作了一番评论，把自己的说法强加给后者。然后，她们去散步，经过岩台下面时停了一下，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冲着上面的老太太叫了一声，老博因顿夫人死了，不可能回答，但她对皮尔斯小姐说：“真是无礼，就

这样对我们哼一声!”皮尔斯小姐受此暗示——她经常听到老博因顿夫人以这样一哼表示回答——如果必要的话,她会相当诚实地发誓,说她确实听到了。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在各种委员会里,经常与皮尔斯小姐这种类型的妇女打交道,清楚该如何运用自己的名望和专横的个性来影响她们。她的计划唯一出岔之处就在于,她没能及时将注射器还回去。杰勒德大夫提前回来,打乱了她的计划。她希望他没注意到少了注射器,或者认为是他自己先没看见,当天夜里她就把它还了回去。”

他停了下来。

萨拉说道:“但是为什么呢?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为什么要杀死老博因顿夫人?”

“你告诉我,你在耶路撒冷对老博因顿夫人说话时,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离你相当近。老博因顿夫人的话是冲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而发的。‘我从来不会忘记任何东西——任何一种行为、任何一个名字、任何一张脸,我都不会忘记的。’将这与老博因顿夫人当过监狱女看守一事联系起来,就能聪明地发现事实真相。韦斯特霍姆勋爵是在从美国回来的途中遇到他妻子的。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在结婚前是个罪犯,在监狱里服过刑。

“你们现在知道她处于一种多么可怕的窘境了吧?她的事业,她的雄心抱负,她的社会地位,所有这一切都受到了威胁。我们还不知道(不过很快就会知道)她是因为什么罪行而被判入狱的,但是,一旦公之于众,她的政治生涯就全给毁了。还有一点,老博因顿夫人并不是普通的勒索者。她

并不要钱，她要的是玩弄猎物所带来的乐趣，然后，就会以惊人的方式披露事实真相。只要老博因顿夫人活着，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就不会安全。她遵从老博因顿夫人的指示，与她在佩得拉见面（我一直都觉得奇怪，像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这样自以为了不起的人，居然会愿意作为普通游客出来旅行），但她内心里肯定在酝酿谋杀计划。发现机会后，她就大胆地将计划付诸行动。她只出了两处纰漏。--是说的太多了点——对破裤子的描述——这是最早引起我注意的地方，再就是她把杰勒德大夫的帐篷弄错了，先探头进了吉尼弗拉的帐篷。当时吉尼弗拉正处于半睡半醒的状态，这样才有了化装的酋长的故事，这一半是真的，一半是编的。她讲述的方法不对，顺从本能的欲望，扭曲事实，把它编得更富戏剧性。不过，这对我来说就已经足够了。”

他顿了一顿。

“我们很快就能知道真相了。今天，趁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不注意的时候，我取到了她的指纹。如果把这些指纹送到老博因顿夫人当过看守的监狱，与档案作一下比较，很快就能知道事实真相了。”

他停了下来。

一声锐响刺破了这瞬间的寂静。

“什么声音？”杰勒德大夫问道。

“听起来像是枪声。”卡伯里上校猛地站了起来，“就在隔壁。那是谁的房间？”

波洛轻声说道：“我有一个小小的想法——那是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的房间……”

尾声

摘自《晚声报》：

> 我们遗憾地宣布下院议员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不幸死于一次悲剧性事故的消息。韦斯特霍姆勋爵夫人喜爱在偏远地区旅行，总随身携带一把小左轮手枪。在擦拭手枪时不幸走火致死。在此，谨向韦斯特霍姆勋爵表示最深切的同情……

五年后一个温暖的六月晚上，萨拉·博因顿和她丈夫坐在伦敦一家剧院的前排座位上。上演的剧目是《哈姆雷特》。当奥菲利娅的声音从舞台脚灯上方飘过来时，萨拉不禁握住了雷蒙德的胳膊：

张三李四满街走，
　　谁是你情郎？
毡帽在头杖在手，
　　草鞋穿一双。

姑娘，姑娘，他死了，
　　一去不复来；
头上盖着青青草，
　　脚下生石苔。
嗬啊！

萨拉喉咙一阵发紧。那无与伦比的纯真之美，那尘世罕见的可爱微笑，已超越烦恼与悲痛，到达如幻似真的梦境……

萨拉心中自语："她真可爱……"

那活泼轻快而又迷人的嗓音原本就很美，现在经过训练的雕琢，已成为完美的乐音。

剧末帷幕落下时，萨拉断然说道："吉尼是个伟大的演员，非常非常伟大的演员！"

之后，他们在"萨沃伊"围着一张餐桌坐下。吉尼弗拉带着梦幻般的微笑，望着身边一个留胡子的男人。

"我演得不错吧，西奥多？"

"你很棒，Chèrie[①]。"

---

① 法文，意为：亲爱的。——译注。

她唇上浮现出一抹幸福的微笑。

她喃喃地说道："你一直都对我有信心，一直相信我可以做大事——让观众沉醉忘我……"

不远处的一张桌子前，今晚的哈姆雷特正沮丧地说：

"瞧她那标新立异的表演方式！观众开始的时候当然会喜欢，但是我得说，莎士比亚不是这样演的。你没看见，她把我的退场部分都给毁了？"

坐在吉尼弗拉对面的纳丁说道："到伦敦来看吉尼演奥菲利娅，而且她这么有名，真让人兴奋！"

吉尼弗拉柔声说道："你们能来真好。"

"这是定期的家庭聚会。"纳丁微笑回顾，然后对伦诺克斯说道："我想孩子们可以看戏了，你说呢？他们已经长大了，而且，他们真的想看吉尼姑姑在舞台上的表演。"

伦诺克斯现在看起来健康快乐，双眼中闪烁着幽默的神采。他举起酒杯：

"为新婚的科普夫妇干杯！"

杰斐逊·科普与卡罗尔接受了祝福。

"不忠实的情人！"卡罗尔笑着说道，"杰夫，你最好为你的初恋情人干一杯，她就坐在你对面。"

雷蒙德开心地说道："杰夫脸红了。他不喜欢别人说起过去的事。"

他的脸上突然涌上一阵乌云。

萨拉用手轻轻碰了一下他的手，乌云随即消散。他看着她，咧嘴笑了。

"就像是一场噩梦！"

一个衣着入时的小矮个在他们桌子边站住了。赫尔克里·波洛衣着华美、无懈可击，胡子骄傲地卷曲着。他庄重地点头致意。

“小姐，”他对吉尼弗拉说道，“向你表示 mes hommages[①]。你的表演精湛绝伦！”

他们热情地向他表示欢迎，请他在萨拉旁边坐了下来。

他微笑着挨个儿打量他们。等他们都在交谈时，他身体微倾，低声对萨拉说道：

“Eh bien[②]，看来 La famille Boynton[③]现在一切都很顺利呀。”

“这都得谢谢你！”萨拉说道。

“你丈夫现在很有名。我今天刚读过一篇有关他新书的佳评。”

“可能不该我来说，不过，那书真是相当不错。你知道吗，卡罗尔和杰斐逊·科普最后总算走到了一起？伦诺克斯和纳丁有了两个非常可爱的孩子。雷蒙德说他们很逗人喜欢。至于吉尼，我得说吉尼是个天才。”

看着桌子对面那如花的容颜和金红色如皇冠般的头发，她突然微微一颤。

她的脸色变得严肃。她缓缓地将酒杯举至唇边。

“你是在举杯敬酒吗，夫人？”波洛问道。

---

① 法文，意为：我的敬意。——译注。

② 法文，意为：好吧。——译注。

③ 法文，意为：博因顿一家。——译注。

萨拉缓缓说道：

"我突然——想起了——她。看着吉尼，我第一次——看到了——相似之处。简直一模一样，只是吉尼明快，而她阴暗……"

桌子对面的吉尼弗拉出人意料地说道。

"可怜的母亲……她很古怪……现在我们都很幸福，我有点为她难过。她在生活中没能得到她想要的东西。这对她来说，一定难以忍受。"中间几乎没有停顿，她开始用颤抖的声音低声吟诵起《辛伯林》中的几行诗。其他人仿佛着了迷一般，只觉得余音绕梁：

不用再怕骄阳晒蒸，

不用再怕寒风凛冽；

世间工作你已完成，

领了工资回家安息……